域外漢文小説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説集成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説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説集成

拾陸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皇朝保大辛巳季冬

陳刘㳘奉抄

《雨中隨筆》書影

PDG

雨中隨筆卷上

海陽毋鑾范裕年

余生景興之戊子先大夫從南梟田先恭人妊中月報不樂起居如平辰迨七八月未辨其有身也五六歲辰先大夫方蒞西丞俸入頗裕木石花鳥之玩不入於懷保姆黄氏嘗扣余所欲余曰立身行道自是男子分內事此不須贅倘異日成立得以詩文鳴世使知爲某氏子吾素志也保姆以聞諸先大夫恭人並蒙獎許荏苒二十餘年膝下之言依稀在耳潦倒窮途空懷負米之嘆悠悠蒼天謂之何哉

《雨中隨筆》書影

PDG

敏軒說類

《敏軒説類》書影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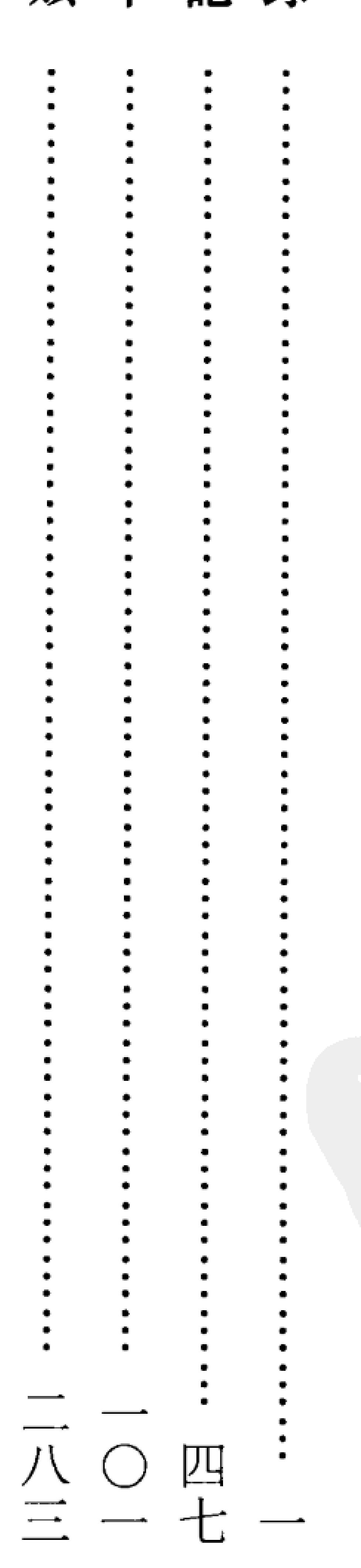
敏軒說類

鷄子盜案

黎朝添差知刑番某公性廉明遇事不苟且蒞職之始人視為龍圖包老云客有素所親者餽鷄子一籃公憐其誠強受之時群僕適他往公自起收置戶下次日廚人薦食公徐問鷄子来數令点視之九十九枚也公怒声曰豈有薪人一枚者吾為天下執法汝輩乃敢當面亂法耶命鞠之群僕五六人皆不承訊至三次痛楚備

《敏軒說類》書影

目録



南翁夢録……一
掇拾雜記……四七
雨中隨筆……一〇一
敏軒説類……一八三

黎澄◇撰

南翁夢録

楊曉藹
胡大浚◎校點

PDG


PDG

提要

陳慶浩　撰

《南翁夢録》，黎澄作。黎澄（1374—1446）初名黎元澄，大虞建國後改名胡元澄，入明後稱黎澄。字孟源，號南翁。其先祖胡興逸，本浙江人，五代後漢時守演州，其後居州之泡突鄉，爲寨主。至十二代孫胡廉徙居清化大吏鄉，爲宣尉黎訓義子，自此以後以黎爲姓。四世至季犛，累官至小司空，進封同平章事，累加輔政太師攝政欽德興烈大王國祖章皇，遂移陳祚，國號大虞，復姓胡。後禪位於漢蒼。澄即季犛長子，漢蒼兄。於陳末爲司徒，於虞爲左相國，封衛王。明永樂五年（1407）五月，與父季犛及弟漢蒼爲張輔所獲，俘至北京。澄獻神槍法，詔官之，專督造兵仗局銃前火藥。初官行在工部營繕司清吏司主事，陞郎中，又陞工部右侍郎，正統元年（1436）陞左侍郎，十年陞工部尚書。十一年七月卒，年七十三，葬北京西山南安河村旁。明人軍中凡祭兵器，並祭澄。

《南翁夢録》自序署「正統（1433）三年戊午重九日」，爲《夢録》成書之時。據正統七年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宋彰序謂「是録足以資見聞，乃命繡梓以廣其傳」，則此書爲宋彰所刻。《中國叢書綜録》

記此書有《紀録彙編》、《説郛續》卷十四、《五朝小説》之《皇明百家小説》、《五朝小説大觀》之《皇明百家小説》、《涵芬樓秘笈》第九集、《叢書集成初編》之史地類、《景印之明善本叢書》十種之《紀録彙編》等本，《百部叢書集成》亦影印此書，收《紀録彙編》本。按涵芬樓本末有孫毓修跋，謂「明陶珽《續説郛》、沈節甫《紀録彙編》皆曾刊行，而割裂不完。此舊抄本有正統間昆陵胡濙、交南宋彰及南翁自序，取較陶、沈兩本則此爲勝」云云。

本書收故事三十一則，自序謂：「交南人物，自昔蕃盛，豈可以偏方而遽謂無人乎哉！前人言行才調，多有可取者，至於兵火之間，書籍灰燼，遂令泯滅無聞，可不惜歟？興思及此，尋繹舊事，遺亡殆盡，猶得百中之一二，集以爲書，名之曰《南翁夢録》，以備觀覽，一以揚前人之片善，一以資君子之異聞。」因作者特殊之地位及經歷，所記多人所未知，有甚高的史料價值。又此書紀録多則陳朝詩人逸事，保存十多首陳詩，爲越南詩之重要資料。

此書於越南未見著録，惟黎貴惇於《見聞小録》記曾讀此書之《續説郛》本。張秀民①謂「黎澄所寫之《南翁夢録》，爲回安憶安南陳朝時之嘉言懿行，佚聞軼事三十一則，體類詩話，有其同鄉宋彰刻本。」自注曰：「越南學者向不知此書，余首先告知陳文玾先生。後越方來要，宋彰原刻本早佚，余將舊鈔本及幾種叢書本加以訂補，託人抄成一新本，由北圖贈送河内國立圖書館。」現漢喃研究院藏《北書載南事》（A.177）一書，爲近代抄本，其中收《南翁夢録》，即可能據張氏提供之本子抄録。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陳益源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一輯。

本次整理，比較《紀録彙編》本與涵芬樓本正文無甚差別，《紀録彙編》本較早，故用以爲底本，而補所缺

正統五年禮部尚書胡濙及宋彰二序，孫跋亦附焉。在整理過程中，尹玲玲、趙維國、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

【注】

見《明代交趾人移入內地考》一文，載《中越關係史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80－81。此則資料由朱旭強博士提供，謹此誌謝。

目録

胡序……九
序……一〇
藝王始末……一一
竹林示寂……一四
祖靈定命……一五
德必有位……一六
婦德貞明……一七
聞喪氣絶……一八
文貞鯁直……一九
醫善用心……二〇



勇力神異……………………………………………………二一
夫妻死節……………………………………………………二二
僧道神通……………………………………………………二三
奏章明驗……………………………………………………二四
壓浪真人……………………………………………………二五
明空神異……………………………………………………二六
入夢療病……………………………………………………二七
尼師德行……………………………………………………二八
感激徒行……………………………………………………二九
疊字詩格……………………………………………………三〇
詩意清新……………………………………………………三一
忠直善終……………………………………………………三二
詩諷忠諫……………………………………………………三三
詩用前人警句………………………………………………三四
詩言自負……………………………………………………三五
命通詩兆……………………………………………………三六
詩志功名……………………………………………………三七

小詩麗句……三八
詩酒驚人……三九
詩兆餘慶……四〇
詩稱相職……四一
詩嘆致君……四二
貴客相歡……四三

PDG

胡序

夫日星昭布，雲霞絢麗，天之文也；　川嶽流峙，草木華實，地之文也；　名物典章，禮樂教化，人之文也。普天率土，星羅碁布之國，莫不咸有是文焉。今工部左侍郎交南黎公澄孟源，性資明敏，才學優長，與予有同朝之好，間以《南翁夢録》一帙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予徧閲之，南翁乃孟源自號；　其所著之文簡約而謹嚴，豐瞻而博洽，緣情指事，陳義措辭，痛快切實，無非敍君臣之等，明彜倫之懿，闡性命道術之奥，紀家國起廢之由。以至褒贊節義，則感慨激烈可以厲風俗；　稱揚述作，則清新俊逸可以怡性情。與夫孟源自敍，餘慶所鍾，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生逢聖世，深沐堯仁，而有此奇遇之説。予有以知孟源之心，以爲偏方之異跡，今得敷張於中夏，徧聞於郡邑，抑且播聲光於後世，苟非叨聖朝亞卿之寵任，則帙中所録者，將泯滅於遐荒而無聞矣。今兹遭際，遂獲流傳於不朽，豈不爲存没之大幸也歟？因嘉其能旌善而篤於仁厚，故不辭其請，而書此以冠于篇端云。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十月望日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毘陵胡濙書

序

《語》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况交南人物，自昔蕃盛，豈可以偏方而遽謂無人乎哉！前人言行才調，多有可取者。至於兵火之間，書籍灰燼，遂令泯滅無聞，可不惜歟！興思及此，尋繹舊事，遺亡殆盡，猶得百中之一二，集以爲書，名之曰《南翁夢録》，以備觀覽。一以揚前人之片善，一以資君子之異聞，雖則區區於小説，亦將少助於燕談。或問予曰：「君所書者皆是善人，平生聞見無不善乎？」予應之曰：「善者我所樂聞，故能記之；不善者非無，吾不記耳。」曰：「録以夢名，其義安在？」曰：「彼中人物，昔甚繁華，時遷事變，略無遺迹，惟我一人知而道之，非夢而何？達人君子，其知之乎！南翁，澄自謂也。」

正統三年戊午重九日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交南黎澄孟源序

PDG

藝王始末

安南陳家第八代王諱叔明，明王第三子，次妃黎氏所生也。爲王子時，號曰恭定。性淳厚孝友，恭儉明斷，博學經史，不喜浮華。陳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宫，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於父，嗣王無異於世子也。初，明王庶長子既立，是爲憲王，而嫡子始生。長曰恭肅，癡昧不任人事〔一〕。次曰禄星，年未出幼，而憲王殁，且無嗣，禄星承父命繼立，是爲裕王。庶兄恭靖拜太尉，恭定拜左相。恭定忠信誠確，事君與親，謹慎毫髮，人無間言，接物不親不疏，臨政無咎無譽；明王棄世，居喪三年，淚不乾睫，服除，衣無綵色，食不重味，菴蘿果、海豚魚是南方珍味，自此絶不到口；事裕王十有餘年。裕王夭而無嗣，大臣議曰：「左相甚賢，然兄無嗣弟之義。」乃以國母令，召立恭肅子忘名爲王。是時恭肅亦已早世，子既立，以衆議進拜太尉爲太宰，左相爲太師，左相弟恭宣爲右相。

恭肅子少不學，好游俠，人言妾母私通外人楊氏所生，故爲宗族素所輕賤。既嗣位，居喪無戚容，舉

動多失禮，擢用親昵小人，蔑視祖父卿士。不滿期年，宗族無狀者相與作亂，既捕獲誅戮，連累枉殺甚衆。又潛謀盡去陳氏之有名目者，乃殺太宰於家，太師夜遁，迄旦，宗族官寮盡挈家奔，都城爲之蕭索。太師間道得至窮邊蠻峒，意欲自盡，左右持之，峒人留寓。旬月，人頗知之，宗族官寮相繼尋至，恭肅子遣軍追捕者亦盡歸投。右相唱率羣寮，勸請還都，以清君側，太師嗚咽謝曰〔一〕：「諸君早返城邑，善護明君，易亂致治，尊安社稷，某死亦受賜。某得罪於主，脱身逃竄，待斃山林，幸矣！豈敢有他？諸君幸勿相迫。」衆皆諠譁不已，再三懇切上書，誓死無易，逼請就途。肩輿出山，遠近雲集，歡聲震天。將至都三百里，老將阮吾郎教恭肅子出手書罪己辭位，已而擁出迎謝。恭肅子伏地請罪，太師亦仆地相抱，慟哭盡哀，曰：「主上何至如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也。」右相拔劍厲聲曰：「天命討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豈可以煦煦之仁，失於大義？」乃叱將軍掖去，促有司備禮，奉太師即王位，廢恭肅子爲昏德公。王入城謁廟，涕泣告曰：「今日之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辭免，有乖忠孝，慙懼在懷。願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乃下令勿用王車輿、衣服，器物黑漆，無以金寶丹朱，其餘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身之喪，殁世無改。乃革亂政，率舊章，明賞罰，用賢良。以己子不才，難堪大事，期年，使弟右相嗣位而同聽政，是爲睿王。

先是，占城乘國釁數來寇，睿王即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返。王以睿王之子晛嗣位。久之，晛聽奸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德公，以王小子顒入嗣位，是爲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葬於安生山，謚曰藝。

初，藝王爲兒時八九歲，侍明王，適牀上有竹奴，試命詠之。乃占口應曰：「有偉此君，中空外勁。

削汝爲奴，恐傷天性。」明王異之，佯叱曰：「此不成語，勿記録！」乃戒師傅，毋令作詩。君子謂天命有兆，誰能禦之？後果然矣。即位之後，盡取兄弟姊妹子女孫侄之孤幼者，鞠養宫中，視同己出，宗族遠近，咸被恩憐。有遭亂後貧窶不能婚嫁者婚嫁之，未葬者葬之，末派支流，莫不收録。翕然戚里，盎若春和，國人化之，俗漸淳厚。此土之君，斯其賢者歟！

【校勘記】

〔一〕「癡昧不任人事」，「昧」原作「味」，據文意改。

〔二〕「太師嗚咽謝曰」，「嗚」，原作「鳴」，據文意改。

竹林示寂

陳氏第三代王曰仁王，既傳位世子，乃出家修行，刻苦精進，慧解超脱，爲一方祖師，庵居安子山紫霄峰，自號竹林大士。其姊號曰天瑞，多失婦道。大士在紫霄，聞姊病亟，乃下山往視，謂天瑞曰：「姊若時至自去，見冥間問事，則應曰：『願少待，我弟竹林大士且至。』」言訖還山，數日至庵，分付弟子後事，奄然坐化。天瑞亦以是日卒。

PDG

祖靈定命

仁王示寂時，其子英王未有嫡嗣，止有庶子，意且待嫡子而後定嗣位。至茶毘後封骨時，子孫環拜，舍利飛入庶孫袖裏而放光，既收又入。英王拜曰：「敢不奉命。」收之乃定。尋以庶子爲世子。既久，嫡母生男不育，庶子終嗣王位，是爲明王。

德必有位

明王既嗣王位，久之，嫡母生男。至周晬時，英王巡邊在外，家事先決於嗣王，有司以周晬禮請，乃命以世子例行之。有司以王故，難之。王曰：「何疑乎？初以嫡嗣未生，故我權在此位。今既生矣，待長復辟，何難？」曰：「此事前古多危，請慎思之。」王曰：「順義行之，安危何足慮也。」卒以世子例行之。期年而嫡嗣歿，王甚哀之。君子謂明王誠心不顧於安危，讓德克光於今古。《傳》曰：「有德者必有其位。」其斯之謂歟！

婦德貞明

陳睿王正妃黎氏，靈德之母也。初睿王出師不返，妃乃披剃爲尼。會藝王以靈德嗣位，妃爲之辭讓不得，乃涕泣謂親人曰：「吾兒薄福，難堪大位，足以取禍爾！故主棄世，未亡人惟欲速死，不欲見世事，况兒子之將危乎？」乃精修苦行，朝夕經懺以報主恩。不五六年，燃臂煉頂，無不備至，遂以入定示寂。後至靈德見廢，人皆服其藻鑑先知，且感事君之誠，貞婦之節，一歸佛氏，便造門庭如此之深也，誰不哀傷而嘉奬乎？雖陳家先世妃嬪多有賢者，而此妃出於其後，又欲過之，何其偉歟！

PDG

聞喪氣絶

陳太王女號曰韶陽，方坐蓐時，王已旬月不豫，數遣人起居，左右紿曰：「王已平復無事。」至棄世日，忽聞鐘聲連響，曰：「得非不諱事耶？」左右紿之，不聽，乃慟哭長號，氣絶，瞑目而逝。



文貞鯁直

朱安號樵隱，交趾上福人也。性廉直剛介，居家篤好讀書，學業精醇，名聞遠近，弟子盈門，相繼躡青雲、登政府者，往往有之。安恬澹寡欲，不赴應舉。至元間，陳氏明王徵拜國子司業，授世子經，尋遷太學祭酒。明王歿，其子裕王逸豫，怠於聽政，權臣稍多不法。安數諫不聽，又上疏乞斬姦臣七人，皆權幸者，時人號爲《七斬疏》。既入，不報，安乃挂冠歸田里。後裕王歿，國頗亂，羣臣迎立藝王。安聞之大喜，杖策上謁。旋乞還鄉，以老病辭，不受封拜。乃賜號「文貞先生」，厚禮送回。久之，壽終於家。都城人士景仰高風，莫不嗟悼。昔安弟子爲執政者，時來問候拜牀下，得與談話片言而去者，甚以爲喜。有不善者，切責唾罵，甚至呵叱不納。其清直嚴正，名聞一時，凜然可畏，吁其善哉！

醫善用心

澄先人之外祖曰范公，諱彬，家世業醫，事陳英王，爲判太醫令，常竭家資，以蓄良藥、積米穀。人有孤苦疾病者，寓之於家，以給饘粥救療，雖膿血淋漓，不少嫌避。如此來者，待健而去，牀不絶人。忽連年饑饉，疫癘大作，乃築房屋宿困窮饑者病者，活千餘人，名重當世。後嘗有人扣門急請曰：「家有婦人卒暴，血崩如注，面色稍青。」公聞之遽往。出門而王使人至，曰：「宮中貴人有發寒熱者，召公看之。」曰：「此病不急。今人家命在頃刻，我且救彼，不久便來。」中使怒曰：「人臣之禮，安得如此！君欲救他命，不救爾命耶？」公曰：「我固有罪，亦無奈何。人若不救，死在頃刻，無所望也。小臣之命，望在主上，幸得免死，餘罪甘當。」遂去救治，其人果活。少頃來見，王責之。免冠謝罪，敷析真心，王喜曰：「汝真良醫！既有善藝，又有仁心，以卹我赤子，誠副予望也。」後之子孫，爲良醫官四五品者二三人，世皆稱譽其不墜家業也。

PDG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視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衆，隣里倉皇罔措。奉曉語其父母，不可隨人奔忙，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飯畢，持一短刀，俗呼爲斫刀者，伐木爲兵，直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隣邑被虜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畝，奉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爲界。」許之，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爲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爲先鋒，以十餘人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於家。

夫妻死節

永樂丁亥，大軍平交趾日，頭目吳勉赴水死，其妻阮氏仰天嘆曰：「吾夫事主，一生受禄，由中官至登政府，今而死節，是得所也，又何怨乎？妾若苟活，豈無所之，但夫道君恩，一時辜負，吾不忍也，寧相隨爾。」言訖，亦赴水死。

嗟夫！死節者，士大夫之所當然，猶或難之；宦官如此，古所罕聞，吳勉其丈夫乎！至於阮氏，以婦人臨危，能識大節，知夫得所而無憾，又能重義輕生，視死如歸，可謂賢婦也歟！世之愚婦，以忿投水者多矣，至於以義亡身，甚不易得也。如阮氏者，誠可嘉哉！

僧道神通

李氏時，嘗有妖物，晝夜隱形，啼叫於殿梁上，連日不止。時第二代王召僧覺海、道士通玄同來厭勝。覺海以數珠擊柱，其聲應手而止；通玄以令牌擊柱，忽見大手出梁上，將一蛤蚧擲地，其妖乃止。王占口曰：

覺海心如海，通玄道更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奏章明驗

交趾太清宮道士名道甚，元世祖至元間爲陳太王祈嗣，拜章畢，乃白王曰：「上帝既允奏章，即命昭文童子降生王宮，住四紀。」已而後宮有孕，果生男，兩膊上有文曰「昭文童子」，字頗明顯，因以昭文爲號。年長，其文始消。至四十八歲，卧病月餘，諸子爲之建醮，請減己壽以延父齡。道士拜章，起曰：「上帝覽章，笑曰：『何乃戀俗，欲久留乎？然其子孝誠，可允再留一紀。』」病乃瘳。後果有十二年壽。

PDG

壓浪真人

宋仁宗時，安南李王親率舟師伐占城。至神投海口，風浪連日，不得航海。聞近山有道士，獨居庵中，乃召請祈禱。道士曰：「王自有福力，臣保萬一無憂。明日發行，勿生疑慮。」夜半風止。詰旦，行至海外，遠望風浪如山，舟師所向寧静。時復見此道士，水上步行，或前或後，宛然明白，但人不可近爾。師還，至神投山，道士迎見，王喜謝慰勞。道士曰：「臣知王福重，故無憂。此神祐王爾，非臣也。」問之鄉人，曰：「道士自此採藥，久不在庵。」王大異之，封爲壓浪真人，賞賜金帛皆不受。後入山去，不知所之。真人姓羅，亡名，人皆以壓浪呼之。弱冠棄妻子入道，其後裔有羅脩者，舉進士，仕陳藝王，官至審刑院司而卒，余所親識也。

PDG

明空神異

交趾膠水鄉有空路寺，昔有僧，俗姓阮名明空，來治開平，出家住此寺，有德行，頗知名。一日，明空從外來，其同房僧戲隱門内，躍出作虎聲，以怖明空。明空笑曰：「汝修行反作虎耶？我當救汝。」後年僧没，尋國王李氏生世子，年幾弱冠，忽遍身生毛，踴躍咆哮，頭面漸變虎形。王廣求醫巫僧道，皆無措手，聞明空有法術，遣人乘船請來。明空以小鍋炊飯，欲食水手，使者笑曰：「水手人多，自有食，莫煩常住。」明空曰：「不然，衆皆少吃，見我厚意。」四五十人各盛滿碗，飯亦不盡，人皆奇之。臨晚上船，戒使者與水手皆熟睡一覺，待月出，貧僧唤起乃開船，不然我且不去。使者懇請不得，皆偃臥假寢，惟覺船下風聲冷然。移時月出呼起，其船已在都下灣泊矣，經行三百餘里也。乃騰空入宫中，煮水以洗世子，應手毛退，體遂平復。王問故，對曰：「修行人一念迷着，懺洗而已，無難也。」曰：「師得何神通，而能空行？」曰：「非也。臣宿有風疾，比發時，不見萬象，不知何者爲空，乃信步耳，非神通也。」乃空行回去，賜賚不受。王遂錫以「神僧」封號，因以「空路」名其寺云。世子後爲王，謚曰「神王」。

入夢療病

東山寺僧名灌園，戒行清白，慧解圓融，數十餘年不下山。適陳英王患眼月餘，醫藥不效，日夜疼痛。夢見一僧以手摩眼，王問僧自何來，其名爲誰？曰：「我灌園也，來救王眼。」夢覺，眼痛便止，數日平復。訪於僧徒，果有灌園在東山者，命人請來，宛然夢中所見僧也。王大異之，封爲國師，賞賜甚厚。盡將散施，不留一錢，破衲還山，若不經意。自後行脚遍歷山川，州縣聚落，凡有淫祀邪神爲民害者，盡將訶斥，伐其廟壇；至於猛烈大神，多有見形見夢、郊迎請命者，則爲之授戒，減損血食，使保護生民，無敢犯者。後世人猶德之。

尼師德行

清凉尼師俗姓范氏，交趾世禄家女。出家庵居清凉山，毁服苦行，戒律精勤，慧解通暢，常習禪定，面貌酷似羅漢，遠近僧俗，莫不敬仰，蔚爲一國尼徒宗師，與諸大德齊名。洪武間，陳藝王賜號慧通大師。既老，移居望東山。一日，忽謂其徒曰：「吾欲以此幻軀施與虎狼一飽。」乃入深山，兀坐絶食三七日，虎狼日日環踞莫敢近。其徒懇請還庵，閉門入定，經一夏，乃集衆説法，因而奄然坐化，年八十餘。荼毗有舍利甚多，官爲建塔於本山焉。先是嘗囑弟子：「吾去後，當分取吾骨，留此間磨洗人疾病。」至收骨時，衆議不忍，乃盡函封。經宿，忽得肘骨在函外桌上，衆皆異其靈驗。後凡有人以病來禱，弟子磨水與之，一洗莫不立愈。其誓願弘深，乃至如此。

感激徒行

陳太上之孫名道載、號文肅者，是仁王之從弟也。自少有才名，十四歲乞入試場，遂登甲科。仁王深器重之，有意大用，不幸短命而亡，故未及爲相也。仁王出家修苦行，文肅自此徒行，曰：「主上行脚遍山川，我縱不能隨從，何忍棄車馬乎？」卒世不易。仁王一時入城，文肅來謁，命官厨以海味食之，笑語盡歡。王占口曰：

紅潤剥龜脚，黄香炙馬鞍。山僧持浄戒，同坐不同餐。

觀其君臣兄弟相得如此，足感激也。

疊字詩格

陳家第二代王曰聖王，既傳位世子，晚年頗閑適。嘗游天長故鄉，有詩云：

景清幽物亦清幽，一十仙洲此一洲。百部笙歌禽百舌，千行奴僕橘千頭。
月無事照人無事，水有秋涵天有秋。四海已清塵已淨，今年游勝舊年游。

此詩作時，蓋經元軍兩度征伐之後，國中安樂，故結意如此。其命意清高，疊字振響，非老於詩者，焉能道此？況自性清高，天然富貴，國君風味，與人自別矣。



詩意清新

竹林大士《詠梅》詩云：

五出圓葩金撚鬚，珊瑚沉影海鱗浮。個三冬白枝前面，此一瓣香春上頭。

甘露歌凝癡蝶醒，夜光如水渴禽愁。嫦娥若識花佳處，桂冷蟾寒只麽休。

其清新雄健，迥出人表。千乘之君，趣興如此，誰謂人窮詩乃工乎？又《山房漫興》二絶句云：

誰縛更將求解脱，不凡何必覓神仙。猿閑馬倦人應老，依舊雲莊一榻禪。

是非言逐朝花落，名利心隨夜雨寒。花盡雨晴山寂寂，一聲啼鳥又春殘。

其瀟灑出塵，長空一色，騷情清楚，逸足超羣。有《大香海印集》，頗多絶唱。惜其地遭兵火，不得流傳，余只記誦一二而已。吁，可惜哉！

忠直善終

范遇、范邁，本姓祝氏，交趾莊仁人也。兄名堅，弟名固，皆少年登高科，有才名。至正間，在陳明王，歷官清要。王以祝氏古無顯人，乃改祝堅爲范遇，固爲范邁。王叔父爲上宰，傳國柄不避嫌疑，且與宰執有隙。適仇人上變告，誣搆上宰。國相率百官彈劾，議置大辟，獨范邁爲御史中丞，固請緩獄慎刑。時上宰被收，而家臣寮屬、親戚奴僕，下獄殺戮甚衆。邁連上諫疏，面折法司，辯析冤屈，人主威怒之前，力争不已。王叔既幽死，後得誣搆實迹，坐其姦人。王甚慚愧，追贈叔父極隆，乃賜邁詩云：

臺烏久矣噤無聲，整頓朝綱事匪輕。殿上昂藏鷹虎氣，男兒到此是功名。

尋遷叅知政事，在政府多年，有清名。一日微恙，索筆題詩云：

自從謫落下人間，六十餘年一瞬看。白玉樓前秋夜月，朝真依舊傍闌干。

書畢，擲筆而逝。有《鏡溪詩集》行於世。遇亦廉正能文，與弟齊名，官至審刑院使而卒。

詩諷忠諫

至正間，交趾陳元旦以陳家宗胄仕裕王，爲御史大夫。王不勤政，權臣多不法，元旦數諫不納。裕王没，其侄昏德嗣立，時事愈甚。元旦上書不報，乃乞骸骨而去。有《寄臺中寮友詩》云：

臺端一去便天涯，回首傷心事事違。九陌塵埃人易老，五湖風雨客思歸。
儒風不振回無力，國勢如懸去亦非。今古興亡真可鑑，諸公何忍諫書稀？

後内難起，奔從藝王。王即位，拜司徒平章事，居相位頗多年而卒。其人通曉曆法，嘗看《百世通紀》書，上考堯甲辰，下至宋、元，日月交蝕，星辰纏度，與古符合。奉道精煉，祈雨有應，自號冰壺子。

詩用前人警句

陳家宗冑有號岑樓者，弱冠能詩，二十七歲而卒，有《岑樓集》行於世，墳在烏鳶江上。介軒阮忠彦亦有詩名，不及相識，行過烏鳶，有《追挽詩》云：

平生恨不識岑樓，一讀遺編一點頭。簑笠五湖榮佩印，桑麻數畝勝封侯。

世間此語誰能道，萬古斯文去已休。欲酹騷魂何處是？煙波萬頃使人愁！

簑笠五湖一聯，是岑樓之詩句也。



詩言自負

阮忠彦早有才名，頗自負，嘗有長篇詩，其略云：

介軒先生廟廊器，茂齡已有吞牛志。年方十二太學生，纔登十六充廷試。

二十有四入諫官，二十有六燕京使。

其自負矜伐如此。然事陳明王，歷樞要，登政府，卒有令名，不負儒者。官至尚書左輔，壽八十餘，有《介軒集》行於世。



命通詩兆

黎括，字伯括，清化人也。少時游學都下，其友人爲官者，當元季時，奉使燕京，括送詩云：

驛路三千君據鞍，海門十二我還山。中朝使者煙波客，君得功名我得閑。

識者知括將貴。後括登科，果驟遷，擢居政府，先於其友云。



詩志功名

范五老事陳仁王，爲殿帥上將軍。平生出身戎行，頗好讀書，倜儻有大志，喜吟詩，於武事若不經意，然所領軍必爲父子之兵，每戰必勝，侍衛勤謹，首冠爪牙之臣。嘗有詩云：

橫槊江山恰幾秋，三軍貔虎氣吞牛。男兒未了功名債，羞聽人間說武侯。



小詩麗句

陳家宗胄有號愛山者，頗讀書，學詩偏好花情，多吟小詩，時有麗句。嘗有詩云：

寶鼎香銷沉水煙，碧紗春帳薄如蟬。洞章吟罷愁成海，人在闌干月在天。

又曰：

窗畔香雲暗碧紗，平分午睡不禁茶。相思在望登樓怯，一樹木綿紅盡花。



詩酒驚人

演州人胡宗鷟，少年登科，頗有才名。初未甚顯，適至元宵，有道人黎法官者，張燈設席，以延文客。宗鷟受簡請題，一夜席上賦詩百首，飲酒百杯，衆皆環視，嘆服無與敵者。自是名震都下。後以文學爲人師，臣事陳藝王，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兼審刑院使，詩酒無虚日。年八十餘，壽終於家。

詩兆餘慶

澄太父之外祖曰阮公，諱聖訓，事陳仁王，爲中書侍郎。性甚仁厚，少年登高科，最能詩，當時無敵，後人稱爲南方詩祖。嘗有《田園漫興》詩，其一聯云：「巢鳥寄林休伐木，蟻封在地未耕田。」識者嘆其仁心及物，必有餘慶。後其女配我曾祖，生太父及陳明王次妃。妃生藝王，卒有贈典，尊榮門閥昌盛之福，果如識者所言，其兆先見於此詩乎！以至四世外孫如澄今者，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溝斷之餘，濫同成器，豈非先人之澤未劊，乃得生逢聖世，深沐堯仁，而有此奇遇也歟！

詩稱相職

陳藝王初爲相時，有《送元使詩》云：

安南老相不能詩，空對金樽送客歸。圓傘山高瀘水碧，遥瞻玉節五雲飛。

其弟恭信，性文雅，好詩畫，後爲右相，亦有《尋幽》詩云：

橋七八重虹宛轉，水東西折緑縈迴。不因看石尋梅去，安得升平宰相來？



詩嘆致君

冰壺司徒《題玄天觀》詩云：

白日升天易，致君堯舜難。塵埃六十載，回首媿黄冠。

蓋爲相時不有功效，而興此嘆。是亦憂愛在懷，情歸忠厚，詩人所可取也歟！



貴客相歡

軍頭莫記，東潮人也。出身行伍，酷好吟詩。元統間，伴送元使黃裳，裳亦好詩者，旬日江行，相與唱和，多有佳句，裳甚歡之。至界上留別，詩云：

江岸梅花正白，船頭細雨斜飛。行客三冬北去，將軍一棹南歸。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吴仕旦覆訂

後序

《南翁夢録》者，今工部左侍郎黎公所作也。公字孟源，南翁其別號也。公交南之巨擘，賓興天朝，久沐清化，以耆才碩德，受知列聖，累遷至亞卿，實奇遇也。公文章政事，兩濟其美。每於公餘之頃，追念舊日賢王良佐之事行，君子善人之處心，貞妃烈婦之操節，緇流羽客之奇術，與夫綺麗之句、幽怪之説，可以傳示於後者，具載成編，名曰《南翁夢録》。予與公有鄉曲之好，一日，以斯録見示，乃遍閲之，因而言曰：

地有遠近，而所同者此心；心有彼我，而所同者此理。以天下之大而言之，交南乃蕞爾之偏方，固不敢與中國齒。以録中所載者而論之，其修身制行，持心操節，又何異於中國之士君子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以此歟！雖然前人之嘉言懿行縱多，然非公之好善有誠，固不能樂聞而著之於心胷之間。今也不徒聞之而已，而又筆之於書，使前人湮没之餘，一旦言行彰彰然表暴於世，若予之後生晩學，於事有所未聞者，亦得一覽而知之，匪唯前人之幸，而亦予之一幸也。是録足以資見聞，乃命

繡梓以廣其傳，俾覽者知仁人之用心，而亦以見遐方之多才也歟。禮部尚書胡公既爲序引，予姑識歲月于後云。

正統七年歲在壬戌五月中澣亞中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交南宋彰書

PDG

跋

右《南翁夢録》不分卷，黎澄撰。澄字孟源，别號南翁，安南國人，入仕於明，累官至工部左侍郎。越裳立國，南交文化，素同於震旦。其撰述之見於簿録者，惟黎崱《安南志略》、無名氏《越世略》、裴璧《皇越詩選》而已。此書記彼國賢王良佐之行事，騷人墨客之出處，貞妃烈婦之節操，緇流羽客之奇術，可喜亦可觀。明陶珽《續説郛》、沈節甫《紀録彙編》皆曾刊行，而割裂不完。此舊鈔本有正統間毘陵胡濙、交南宋彰及南翁自序，取較陶、沈兩本，則此爲勝。

庚申五月無錫孫毓修跋

李文馥◇撰

掇拾雜記

陳慶浩◎校點

PDG



提要

陳慶浩　撰

《掇拾雜記》，李文馥撰。今知存同名抄本三種。

一本藏於越南國家圖書館，編號R.92。頁面尺寸爲27×16公分。每半葉8行，行25—28字，共53葉。扉頁正面除書名外，又有藏書者阮氏之題名，背面書「旹嗣德三年歲次辛亥孟秋月望」。次葉書名「掇拾雜記」下，又書明「嗣德三年歲次」，接「余少時講肄之暇，嘗得之家庭及場屋間居常說話，多可人語，乃皆野史稗官之所不見載者。歷歲既久，遺忘殆盡。今尚依稀記憶十之一二，因掇拾而存之，不拘門類倫次，有記輒録。其中或一兩字不真者，率以己意附補，以博弟子輩之觀云。永順克齋李文馥鄰芝記。」此爲作者序，「嗣德三年」則似爲作序之年，「孟秋月望」則爲此書編成之時。正文38則，計11葉。後附《二氏耦談記》(3葉)，又附《國音雜記》18則(5葉)，附《國音原作》(9葉)，内收《西海行舟賦》、《舟回阻風嘆》、《舟回自述》、《不風流傳》，又《使程便覽曲》附《南關至燕京總歌》(24葉)。此本有硃墨眉批及圈點，註亦間用硃筆。《使程》、《南關》兩曲註明「凡用大圈者皆府州縣名」。此抄本此兩曲地名處皆用硃墨

大圈圈出，可知抄録甚細心也。

一本藏于漢喃研究院，編號爲AB. 132。《越南漢喃文獻目録提要》（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2年12月出版）記載如下：「154頁，高32公分，寬22公分。由五種圖書組成，其一爲三十篇越南人物的漢文小傳，主要爲擅長字義、詩文、對答者如段氏點、狀瓊等；其二爲若干喃文傳，如貧士討米等；三爲喃文散文，如《游船賦》、《回舟阻嘆》以及敘述一私塾先生吝嗇卻向往風流的《不風流傳》等；其四爲《二十四孝演歌》，李文馥撰序，杜俊大寫跋，講述中國的二十四孝子，每條前爲漢字原文，後爲喃字譯文，附有李文馥與中國紳士題詠唱和詩文；其五爲《婦箴便覽》，李文馥撰，內容爲女子對家庭和社會應有的態度。」

又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有一抄本，亦名《掇拾雜記》，編號爲A. 1792。不題撰人，考其內容，非李文馥所著書。

前兩種抄本，除《掇拾雜記》本文及其附録外，又雜抄入多種與本書無關之漢喃文詩文，二本所抄入者，亦不盡相同，此爲越南當日抄書常見情況。

本書作者李文馥（1785～1849？）字鄰芝，河內永順人，爲阮朝重要的漢喃文作家和出色的外交家。李氏先祖爲福建漳州龍溪縣人，任明朝官，於明清易代之際舉族遷至越南。傳四代，至祖父李克敦（1720—1789），中黎朝丁卯科（1747）鄉薦，歷官至謹事郎太常寺寺丞。父李致位（1765—1824），生當亂世，業醫課童爲業（見李文馥編《李氏家譜》）。李文馥於嘉隆十八年（1819）領鄉薦。明命（1820—1840）初授翰林編修，充史館。後歷任禮、工、兵部職位。自明命十一年（1830）起十年間，曾先後十次被

派往小西洋、吕宋、新加坡、福建、廣東等地辦理外交事務。其中有三次到廣州。紹治元年(1841),特授禮部右參知,充如燕正使。《大南正編列傳二集》謂其於「嗣德元年(1848)遷郎中,辦理禮部事務。明年,擢光禄寺卿。尋卒。追授禮部右侍郎」,故一般以嗣德二年(1849)爲其卒年。然如「嗣德三年」爲此書之序,則應卒於此年之後。

李文馥十一次到國外公幹,皆有漢喃字詩文紀録,此爲其作品之重要組成部分。五次到中國之紀録,皆已收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復旦大學2010年版)中,除其本人詩文外,亦録入甚多與其交往之中國文人作品,尤以繆艮(1771—1840)爲大宗,甚可注意。李氏另有《驩州風土記》、《二十四孝演音》、《金雲翹傳》、《玉嬌梨新傳》等作品。

《掇拾雜記》載越南當日流傳於文人間的詩文、特别是聯語之趣事逸談,可視爲民間文學的資料。第一則是紅霞女史阮氏點之傳説,亦見於《南天珍異集》、《大南奇傳》諸書,可參。附録之《二氏耦談記》下有雙行註:「此記原在《周原雜咏集》,以事爲雜記,再附於此。」此篇記佛道二家争論高低不下,求判於青衿子,而結於作者之評論,表儒者之立場,亦爲「爭奇」小説一流。

本次整理,只取抄本《掇拾雜記》漢文亦即正文部分點校,而不取其附載漢喃文詩文。AB.132只見前二頁,校R.92,文字全同,唯有二處句讀,R.92正確而AB.132誤標;R.92之硃墨眉批,AB.132未抄,可知R.92抄録質量較AB.132更佳。因此,今徑據R.92點校排印。在整理過程中,黄寶華、孫遜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序……五五
昔北使南來者正副二員……五六
故黎時北使南來……五七
昔有國使北往……五八
紡絲女白氏者……五九
有家奴色美……六〇
有士子遊學長安……六一
寺有老僧……六二
行客有日暮至關者……六三
素業把令司者……六四



官二千石者出諸途……六五
寺僧楹聯……六六
昔有夫妻二人……六七
閒軒有聯……六八
乂安進士裴公仕暹登第時……六九
清池參從裴公輝璧爲諸生時……七〇
慈廉國老阮公貴德……七一
學場先生講到「誨女知之」章……七二
一士者與農者爲友……九三
有文士屢試不第……九四
殘臈有聯……七五
客來拜新年……七六
風水師自詣屠家……七七
日有并明分晝夜……七八
北使二員同住公館……七九
故黎時僞賊阮有俅者……八〇
大蒜社某先生才學宏博……八一

青鳥家與吃素者善……八三
榜眼某公……八四
新婦初嫁……八五
出猜令者曰……八六
明嘉靖間……八七
夜渡船……八八
賈人子請媪婆爲其妻護産……八九
又有當官而聾者……九〇
妓女還良……九一
僧與妓狎……九二
錦緞店與當錢店對門……九三
涵泳窗琴情静性……九四
醫出遇少女……九五
春夏秋冬此四時……九六
雅言詩書執禮……九七
附：二氏耦談記……九八

序〔一〕　嗣德叁年歲次

余少時講肄之暇，嘗得之家庭及場屋間居常説話，多可人語，乃皆野史稗官之所不見載者。歷歲既久，遺忘殆盡。今尚依稀記憶什之一二，因掇拾而存之，不拘門類倫次，有記輒録。其中或一兩字模憶不真者，率以己意附補，以博弟子輩之觀云。永順克齋李文馥鄰芝記。

【校勘記】

〔一〕「序」標題原無據文意擬。

昔北使南來者正副二員〔一〕

昔北使南來者正副二員，渡珥河，既岸，見茶酒肆有美姝，艷而雅，因戲之云：「南邊一寸地，不知幾人耕〔二〕？」姝立應之云：「北國二大夫，皆由此途出。」使者驚愕，以爲販女知是，都人士可知。自此一路不敢復言詩文矣。相傳此美姝是文江紅霞女史阮氏玉點，蓋當事者用之，以聳北使之觀聽也。

【校勘記】

〔一〕「昔北使南來者正副二員」，此題目原無，據首句補，下同不注。

〔二〕「不知幾人耕」，此句天頭原有朱批「二大夫羞也不羞」七字。

故黎時北使南來

故黎時，北使南來，公事既完，猶久留不去，大書「不」字於館門，以杜言歸者。當事疲於供億，咸難之。有一高士請於朝，乃於當門館上大書「之」字以對。使者以爲國内有人，即日起馬北還。蓋「不」與「之」合，乃「丕」字也。相傳此高士是弘化阮瓊先生。



昔有國使北往

昔有國使北往，許久不得歸。當路者出聯云：「十口心思，思國、思家、思父母。」使者應之曰：「寸身言謝，謝天、謝地、謝君王。」當路白於朝，厚賜遣歸。十口心，思字。寸身言，乃謝字〔一〕。

【校勘記】

〔一〕「乃謝字」，此一則末原有「王家生頭戴竹冠英年二十」共十一字，爲下一則正文羼入，今删去。

紡絲女白氏者

紡絲女白氏者，途遇士人王生[一]，兩美相悦。女問士年幾？以二十對。士時有戴笠，女出聯以難之曰：「王家生頭戴竹冠，英年二十，當其『筭』也。」士詢知女年十八，即對云：「白氏女腰纏緑線，青春十八，不亦『樂』乎[二]？」遂成配。竹王二十乃「筭」字，白絲十八乃「樂」字[三]。

【校勘記】

〔一〕「途遇士人王生」，「遇」原作「過」，據文意改。

〔二〕「不亦『樂』乎」，此句天頭原有朱批「對句更勝」四字。

〔三〕「白絲十八乃樂字」，此一則文末原衍一段「白氏女女腰纏絲線青春十八不亦樂乎」共十六字，今删之。

有家奴色美

有家奴色美，同里士人見而悅之，執其手爲謔。奴歸以告。主人催士責之曰：「奴手曰拏，怪爾敢拏奴手。」士謝曰：「人言爲信，願公勿信人言。」主人喜，以奴賜之〔一〕。

【校勘記】

〔一〕「以奴賜之」，此句天頭原有朱批「主人亦豪」四字。



有士子遊學長安

有士子遊學長安，帶一弟子相隨。士素貧儉，有小堝，容飯僅三小碗。臨餐，士食二，弟子食一，日以爲常。久之，弟子覺苦，乘士詣場未返，自題詩一首於館壁而去。詩曰〔一〕：

長安飯店小堝兒，弟子食一先生二。叶平聲。先生食二先生飽，弟子食一弟子饑。
弟子饑兮弟子瘦〔二〕，先生飽兮先生肥。先生肥兮先生在，弟子瘦兮弟子歸。

【校勘記】

〔一〕「詩曰」以下，此段天頭原有朱批「宛轉五十六字，卻只有八個字，要之歸結只重一『歸』字」共二十一字。

〔二〕「弟子饑兮弟子瘦」，「瘦」原作「庾」，據文意及平仄改。下同不注。

寺有老僧

寺有老僧，牙齒盡落，發語不能掩其唇，常出聯云：「拂拂放風旛，法派飛符方奉佛。」衆僧中有口吃者對云〔一〕：「兢兢觀古偈，高歌警句究窮經。」

【校勘記】

〔一〕「衆僧中有口吃者對云」，此句天頭原有朱批「是僧是小」四字。



行客有日暮至關者

行客有日暮至關者，門閉矣，力求閽者爲開其小門。閽者出聯云：「至關遲，關閉，肯容過客過關？」客應云[一]：「出對易，對難，但請先生先對。」閽者笑而啓之。肯[二]。

【校勘記】

[一]「客應云」，此句天頭原有朱批「不對之對」四字。

[二]「肯」，原爲大字，據文意應爲小注。

素業把令司者

素業把令司者，老而出家，有聯云：「從松踪，張子之踪，踪性醒，何踪辟穀；適釋迹，玄師之迹，迹情醒，幾迹當蓬。」



官二千石者出諸途

官二千石者出諸途，有羣兒方丸土爲戲。官至，咸趨避，中有一兒不少動。官見其面帶墨污，語之曰：「汝能對，我與汝吃餅錢。不然，笞責不貸。」乃出聯云：「五三子無如爾巧。」其兒應口云：「二千石莫若公。」官怪其少一字。兒請曰：「大人果賜餅錢，當填『廉』字，不則填『貪』字矣〔一〕。」官器其敏，賜之錢數百。兒後成達，其時方七歲也。

【校勘記】

〔一〕「不則填『貪』字矣」，此句天頭原有朱批「官不得不賜錢，真智哉兒也」十一字。

PDG

寺僧楹聯

寺僧楹聯云：「五福先曰壽，奉請如來；萬罪不如貧，今當請解〔一〕。」

【校勘記】

〔一〕「今當請解」，此句天頭原有朱批「句好」二字。



昔有夫妻二人

昔有夫妻二人，皆讀書知禮。一日，友至，設酒食以款，家中屢空〔一〕，買酒僅少許。其妻恐不雅觀，欲以清水攙和之，而恐其夫不悦；當坐請命，又難於啓齒，乃於灶房中朗吟云〔二〕：「君子之交淡若何？」夫恐其水多忤客，乃於當坐續吟云：「北方壬癸不須多。」其友會意亦吟云：「願君勿作『金生麗』。」妻復結之云：「武帝初年木未波〔三〕。」四句皆暗藏「水」字。

【校勘記】

〔一〕「家中屢空」，「屢」原作「婁」，據文意改。

〔二〕「乃於灶房中朗吟云」，此句天頭原有朱批「是夫是婦是友，可稱三絶」六字。

〔三〕「武帝初年本未波」，此句天頭原有朱批「一席快吟，是撫千古」八字。

閒軒有聯

閒軒有聯云：庵幕散霜驚碧柳，夜園纏雪照黄梅〔一〕。此聯逆讀之則國音。按：此体最難學。

【校勘記】

〔一〕「夜園纏雪點黄梅」，此句天頭原有朱批「妙在逆讀」四字。



乂安進士裴公仕暹登第時

乂安進士裴公仕暹登第時，有下列者不服，申于官，請與比試。蓋是時猶有此例也。臨期，考官謂之曰：「二君皆以才學名，文章餘事，不須考試，但燃香一寸爲限，有能通計古今文武足百人者，即爲優等。」其人即揮筆歷寫，未得兩行，而公已寫完投納矣，燃香尚未半也。考官怪其敏，亟閱之，乃「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止十二字而已。當堂示之，其人愧服而退。

又，公少時肄於場，場師尚未出，適有彩輿過門者，婢僕甚盛，蓋鼎甲貴官之十六歲愛女也。同輩戲出賭金曰：「有敢開其簾而親嘴之者，本場人給米一碗、錢一陌。」公家素貧，利其得，亟追及之，自捲其簾，親嘴之者三，且曰：「進士公親嘴進士夫人。」遂大步徑走入曲巷中。役者尋之弗獲，歸以告之貴官。官怒甚，親就學場，責其師以教誨不嚴之過。師惶懼請罪，遍問之，諸生以情對，立催公至。官盛怒以待，罵之曰：「汝年少學生，安得如此無禮？」公從容供寫首罪詞，有句云：「但爲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蓋士語稱「嘴」爲「昏」也。官偉其才，即以女妻之。

PDG

清池參從裴公輝璧爲諸生時

清池參從裴公輝璧爲諸生時，工部張先生廷暄以大臣知國子監。先生年已老，其眼花，其行步艱。值監課，先生適後出，同官先已評過一卷。先生怒其不少待，厲聲曰：「且問諸官與諸生輩，曾識今之眇者、跛者爲誰耶？」滿堂悚慄不敢對。公從容起立拱對曰：「小生竊以爲夫子自道也。」先生頷之，顧語同官曰：「此生語氣非凡，臺鼎器也。」公果以甲第登首相。

慈廉國老阮公貴德

慈廉國老阮公貴德，幼時肄於塲。塲與家相近，腹偶饑，不辭而歸。師怒，亟呼之，厲聲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志，且問女知之乎？」公於階下拱立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竟辭回。後公以甲第登首相，爲廟堂定策元老。

學塲先生講到「誨女知之」章

學塲先生講到「誨女知之」章，以其語似鳥音，出聯云：「知爲知，不知爲不知，是知。鳥喚枝頭談魯論。」一生對云：「獨樂樂，與衆共樂樂，孰樂？蛙鳴池上説鄒書。」亦以其語似蛙音也。

PDG

一士者與農者爲友

一士者與農者爲友，農者出聯云：「山山出白水之泉，禾乃秀也。」士對云：「夕夕多文子之斈〔一〕，日曰昌哉。」

【校勘記】

〔一〕「夕夕多文子之斈」，「斈」爲「學」俗字，析爲「文子」，與「泉」析爲「白水」相對，故仍其舊。



有文士屢試不第

有文士屢試不第，捨而之醫。同學諸友鄙之，弗與遊，然猶日望其改也。一日，諸友同行，遇醫者於途。以别久，相邀於松柳樹蔭間，買杯酌爲樂。諸友勸之曰：「道本在近，道豈遠乎哉？」醫者曰：「醫不執方，醫者意而已〔一〕。」諸友恚曰：「子何見執之堅耶？」即景出聯云：「避暑好依松樹影。」醫者應曰：「傷寒須服桂枝湯。」諸友復曰：「柳千行，花萬朵，無限風光。」醫者復應曰：「姜三片，棗一枚，不拘時服。」



【校勘記】

〔一〕「醫者意而已」，此句天頭原有朱批「才步如此，而終困於場屋，惜哉」十二字。

殘臈有聯

殘臈有聯云：「一歲兩立春，前正月、後正月；半夜二行讜，新當年，舊當年〔一〕。」

【校勘記】

〔一〕「舊當年」，此句天頭原有朱批「更□第二句，皆對仗」八字。



客來拜新年

客來拜新年，見主人庭外單有一句，粘於標樹云：「孑孑干旄，春到擎天扶日月。」問何以無對，主人曰：「對句在家灶中。」入而觀之〔一〕：「茫茫塊土，冬來掃地鎮江山。」

【校勘記】

〔一〕「入而觀之」，此句天頭原有朱批「粘對之□亦奇」六字。



風水師自詣屠家

風水師自詣屠家，要買猪心爲食。屠者曰：「我有一句，能對則免其出價。句云：心猪補心人〔一〕。」風水者立應曰：「福天待福地〔二〕。」蓋皆俗語也。

【校勘記】

〔一〕「心豬補心人」，「心豬」即豬心，越語語法與漢語不同，中心詞前置，此處涉及與下句相對，故仍其舊。

〔二〕「福天待福地」，此句天頭原有朱批「以俗對俗，正自不妨」八字。

日有并明分晝夜

日月并明分晝夜，己酉相配定干支〔一〕。日月是「明」字，而日爲晝，月爲夜。己酉是「配」字，而己爲干，酉爲支。此聯對得恰好。

【校勘記】

〔一〕「己酉相配定干支」，此句天頭原有朱批「絶對」二字。



北使二員同住公館

北使二員同住公館，門外題成句一聯：「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有士人來訪，乃大書「二虫」兩字於門楣上而去〔一〕。使者怒，甚傲，追詈之。士曰：「我自咏景，諸公乃不悟耳！」亟請其義，曰：「二虫乃風月無邊也。」使者愧而謝之。

【校勘記】

〔一〕「乃大書『二虫』兩字於門楣上而去」，此句天頭原有朱批「奇想」二字。

PDG

故黎時僞賊阮有俅者

故黎時，僞賊阮有俅者，僭位號，置官屬，勢甚瀰漫。曾脅徵一士人，欲重用之，出聯云：「王藏一點，入爲主，出爲王。」士則欲勸其歸順也，應之曰：「土去半分，順者上，逆者下〔一〕。」賊怒，杖而遣之。或語之曰：「何不對『斌有全才，左是文，右是武』？」士曰：「豈以全才而甘心從賊乎？」惜此士獨遺其名。

【校勘記】

〔一〕「逆者下」，此句天頭原有朱批「有才有守，其見一般」八字。

大蒜社某先生才學宏博

大蒜社某先生才學宏博，尤長於八韻賦。有士人亦以賦藝自名，詣門請試曰：「經史中多已賦過，或可勦掠，求先生即景命題。」適庭前有雄雞以足脚打於土壁間，或中或遠，不相聯屬，先生笑曰：「即景如山水花草，亦多陳言，當即以『雞打壁』爲題。」士於坐間鍊句構思，甚難之。先生出入厨灶中，令家人具酒食爲款，若不經意者。頃之曰：「我已完了。」士方梳櫛，起聯八字未竟，不勝駭愕，以爲先生謊言也，立而拱：「願先聞起破一聯。」先生口誦云：「天傾西北〔一〕，地滿東南；緬想三皇之女，挺生五帝之男。虞后命九官，子儀光弼；黄帝得六相，蕭何曹參。」士再拜曰：「其才其智，萬萬弗及矣。」然猶欲悉其能也〔二〕，自請曰：「小生竊有『鳳巢阿閣，麟遊囿苑』題，鬮題韻，仍要句句有物類名，求以起破一聯賜教。」先生應聲曰〔三〕：「龜非負洛，馬不出河，懿彼有熊之世，邑於涿鹿之阿。」讀未竟，士止之曰〔四〕：「只此八字雙關，先生天才，領略盡矣。小生有眼不識泰山，愧甚。」遂拜謝而退。先生又嘗戲作《中便賦》，記其二句云〔五〕：「本從中出，自非外來，亦其勢之不得已，豈其心之所欲哉！」其才步類

此。時人爲之語曰：「大蒜先生賦，不問當自悟。」

【校勘記】

〔一〕「天傾西北」，此句天頭原有朱批「天外奇文」四字。

〔二〕「然猶欲悉其能也」，此句天頭原有朱批「真是匪夷所思」六字。

〔三〕「先生應聲曰」，此句天頭有「可稱賦聖」四字。

〔四〕「士止之曰」，此句天頭有朱批「既遇大巫，乃能憬然自失，此生正自不凡」十六字。

〔五〕「記其二句云」，此句天頭原有朱批「題甚俗，文卻甚雅鍊」八字。



青鳥家與吃素者善

青鳥家與吃素者善，出聯云：「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拱抱。」吃素者對云：「一人是大，大力大覺大慈悲。」

榜眼某公

榜眼某公，幼時拜年於會魁先生，先生出對云：「鬼星抱斗，拜觀今歲舊魁元。」公左右視，見庭邊有大樹一章，即對云：「木幹侍旁，培護他年新榜眼。」口氣具見一般矣。鬼斗乃「魁」字，木旁乃「榜」字。

新婦初嫁

新婦初嫁，事姑惟謹。家有佛像九尊，其姑又名九，蓋家人之所難避而易犯也。一日，姑以錢九文給婦，令買花九串，以備薦獻。婦領命而去。比歸，纔抵門，姑卒然問曰：「頃我給你錢數若干〔一〕？要買何物？作何用？已幹完否？」婦斂容曰：「頃承尊姑給下七二文錢，當即買了四五串名花，敬謹遞回，以獻於三三之佛。」語中各含九數，而不曾提及「九」字。姑嘉其才之敏而行之細也，深器之。

【校勘記】

〔一〕「頃我給你錢數若干」，「若」字原無，據文意補。

出猜令者曰

出猜令者曰：「二九一十八，而非一十八。三八二十四，而非二十四。四七二十八，而非二十八。五六三十之，而非三十之。問猜出《四書》何句？」猜者曰：「要之，皆什一也」。按猜數散見於記載甚多，不必贅録。惟此句幼時曾聞之，而未讀見，故特記之。

PDG

明嘉靖間

明嘉靖間，出聯云：「洛水靈龜單應兆，天數九，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數衍成三大道，道原太始天尊，一真不妄。」奉使者對云：「岐山鳴鳳兩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聲聞透九重天，天生嘉靖皇帝〔一〕，萬歲無疆。」此句曾疑有典，乃亦未嘗讀見，故并記之。

【校勘記】

〔一〕「天生嘉靖皇帝」，此句天頭原有朱批「忽插入『嘉靖皇帝』四字，比對『元始天尊』，有是才大如海」二十一字。

夜渡船

夜渡船，一士、一僧、一妓、一卜者在焉，相與出令聯吟，不拘成句造句，但要自敘其本色，而連聲即應者爲佳，遲則照金谷例論。士先唱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僧者曰：「佛法不生還不滅，天厨無量亦無邊。」妓者曰：「一雙玉手千人枕，半點朱唇萬客憐。」次至卜者，方左思右想，衆促之，窘甚。忽記野鶴一成句，遂續吟曰〔一〕：「乾兑金兄土父傳，木財火鬼水子然。」同舟之人，爲之噴飯。

【校勘記】

〔一〕「遂續吟曰」，此句天頭有朱批「今讀之亦不禁噴飯，然猶勝於曳白者，正不可少」二十字。

賈人子請媪婆爲其妻護産

賈人子請媪婆爲其妻護産，既完，面謝之，竟無所與。媪既出門，顧語曰：「賈子無文天可賣，吾今得見其人矣。」賈子曰：「媪婆就事月空歸，你獨不聞其語乎？」



又有當官而聾者

又有當官而聾者，自作云：「人生樂事棋詩酒，聖代良臣目股肱。」似戲而趣。



妓女還良

妓女還良，畫柳於扇，題一絶其上云：「曾向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摇〔一〕。」

【校勘記】

〔一〕「不許東風再動摇」，此句天頭有朱批「詩好」二字。



僧與妓狎

僧與妓狎，妓出對曰：「慾海沈淪，慧眼生僧無數子〔一〕。」僧對曰：「空門方便，慈心好度有緣人〔二〕。」「生僧」二字，的是妓者聲口。

【校勘記】

〔一〕「慧眼生僧無數子」，「數」原作「類」，據文意改。

〔二〕「慈心好渡有緣人」，此句天頭有朱批「僧語雖妙，其對亦佳」八字。



錦緞店與當錢店對門

錦緞店與當錢店對門，錦緞者題一句於門上云：「我有幅繡，上禽下獸，羅列四邊，康寧壽富。」當錢者亦題於門上以對之曰：「我有文錢，内方外圓，縱横四字，通寶開元〔一〕。」

【校勘記】

〔一〕「通寶開元」，此句天頭有朱批「對得方齊凜正」六字。

PDG

涵泳窗琴情静性

「涵泳窗琴情静性，唱隨閨笛婦扶夫。」各取琴笛之聲〔一〕，運以入對也。

又「雞始三號：天曰作，地曰作，人曰作；蟬鳴八座：君可爲，臣可爲，時可爲。」亦各取其聲之似也。

【校勘記】

〔一〕「各取琴笛之聲」，此句天頭有朱批「好咱」二字，「咱」爲「聽」字越南俗體。



醫出遇少女

醫出遇少女，欲與爲謔。適僧者亦出，曰：「此吾女也。我有一對，能對，我嫁之：童女牽牛只實陀僧之子。」〔一〕。皆藥味也。醫不能對，慚而去。此句從來未有對，姑記之，以俟能者〔二〕。

【校勘記】

〔一〕「童女牽牛只實陀僧之子」，此句天頭有朱批「的是絶句」四字。

〔二〕「以俟能者」，此一則末原衍有十三字：「春夏秋冬此四時，正直剛柔曰三」，係下一則開頭竄於此，今删之。

春夏秋冬此四時

「春夏秋冬此四時，正直剛柔曰三德」，對得整，亦猶「三才天地人，四詩風雅頌」，皆難句也。蓋以四對四，以三對三則犯，所以爲難。

又，「屋漏日穿，雞蛋三三四四；河流風動，龍鱗叠叠重重。」形容各妙。



雅言詩書執禮

「雅言詩書執禮，益友直諒多聞。」「執」字、「多」字，對得最好。嘗見使程公館有聯云：「東魯雅言，詩書執禮；西京明詔，孝弟力田。」「執」字、「力」字亦最整。但於上四字，尚費鎔鑄，殊不及舊句之自然也。



附：二氏耦談記

自撰附。此記原著在《周原雜咏集》，以事屬雜記，再附於此。

緇衣家與玄牝家二氏素不相服，一日下午牌，陡然相遇於學校堂門外〔一〕。其時細雨霏霏，凉風拂拂，只見豐碑巇屹，古樹陰森，竟無一人來往者〔二〕。因共坐於石級之下，各逞所長，交相舌戰。玄者曰：「吾道以虛無爲歸宿〔三〕，奚須色相之莊嚴？」緇者曰：「我佛以喜捨爲修持，何事元君之導引？」玄者曰：「老子猶龍，孔夫子有言也。君殆未聞耶？」緇者曰：「西方有聖，孔夫子不云乎〔四〕？君亦曾記否？」玄者曰：「我祖一柱下史耳，而能致東魯聖人之問禮，道之所在，不其重歟？」緇者曰：「我祖一西域神耳，而能來永平天子之求書，化之流行，何其遠也。」玄者曰：「與天不老，煉金砂九轉之丹，我之能也。子其能然否乎？」緇者曰：「起死回生，灑楊柳一枝之水，我之善也。子果善於此否？」玄者曰：「王右軍，晉之名流也，而曾寫我老子之經，可見其爲時尚所取。」緇者曰：「陸象山，宋之大儒也，而兼造我禪家之學，可見其與儒術并行。」玄者曰：「豪氣貫長虹，孔北海其名士也，而獨認李元禮爲通家，庸非我之譜誼乎？」緇者曰：「疾風知勁草，蕭蘭陵其誠臣也，而獨折傅太史爲無法，庸非我之

門誼乎？」玄者曰：「以太一天尊而見崇位號於開元皇帝，其尊崇至此極矣。」緇者曰：「以萬家生佛而見加聲譽於涑音「速」。水大賢，其品價又爲何如！」玄者曰：「黄帝、莊子皆所謂大聖玄聖者也，而世之談清净者、談性理者，必與我家之祖而并稱，何嘗不與聖人爲伍？」緇者曰：「《大學》、《中庸》皆所謂聖經賢傳者也，而後之論格致章、論德性章，必引吾家之經以互發，何嘗不於儒教有功？」玄者曰：「紫滿函關，君豈未認東來之道氣？彼其以寶像之熒煌，而見毁於廣東之經略，此時何不坐金蓮於兜率之宫？」緇者曰：「秘緘石室，君未聞西藏之真經，彼其以道君之尊重，而見辱於漠北之羈留，此時何不護法駕於玄都之觀？」玄者曰：「曹相國之治齊也，適承百戰之創殘，惟善用蓋公言，而膏火者得以沃冷水，非無爲之化所致乎？」緇者曰：「宋太祖之伐漢也，弗忍一方之鋒刃，嘗躬祝和尚院，而塗炭者得以囿春風，非不殺之仁所發乎？」玄者曰：「漢文帝玄默躬修，蓋親受《道德經》也。後元爲三代後之治平，見效如此。若夫犧牲用麪矣，而蕭梁臺城之饑不之救，豈不孤同泰之家奴？」緇者曰：「明太祖英雄天縱，實起迹皇覺寺也。大明有數百年之社稷，造端於此。若夫靈草成丹矣，而章武中和之變若無聞，又安用天台之方士？」玄者曰：「龍虎山我天師所幽棲也，而其功著於治病除瘟，歷代至今猶俎豆，顧不韙哉！」緇者曰：「普陀山我世尊所常住也，而其澤博於救民度世，普天無處不丹青，嗚呼盛矣！」二者高談闊論，援古引今，争角不少屈。日向暮，適見青衿子來〔五〕，咸起立邀坐，歷述半晌間所言，求爲第其高下。青衿子笑曰：「二氏各有所長，又各有所短，蓋魯衛耳。要之佛本在心，即心是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君子自修而已。若夫談空空於釋部，覓玄玄於道流，非吾事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遂各斂容而退。

余嘗聞：當元初廢黜儒學時，建一崇祠，奉佛老二祖講論宗旨像，而塑吾夫子伏地聽講像於其下，脅一士者爲之贊，以寫其狀。士者作贊曰：「佛氏談經，老氏說理，仲某聞之，笑而墜地。」青衿子者，其殆斯人之流乎？吟窗之暇，因援筆而爲之記。按《老氏聖紀圖》載，河上公授漢文帝《道》、《德》二經旨奥，帝齋戒受之。

【校勘記】

〔一〕「陡然相遇於學校堂門外」，此句天頭有朱批「相遇於此，談論得其所矣」十字。

〔二〕「竟無一人來往者」，此句天頭有朱批「適無人焉，談論得其時矣」十字。

〔三〕「吾道以虛無爲歸宿」，此句天頭有朱批「各從自家本領先行題出」十字。

〔四〕「孔夫子不云乎」，此句天頭有朱批「開口便言『我聖人爲重。』人心天理，固所同然」十七字。

〔五〕「適見青衿子來」，此句天頭有朱批「折衷斯人，得其人矣」八字。

范廷琥◇撰

雨中隨筆

孫軼旻◎校點





提要

[越] 臨江　[中] 孫軼旻、朱旭强　撰

《雨中隨筆》，上下二卷。範廷琥(1766—1832)撰。今知見三個抄本，皆藏于河内漢喃研究院，其編號分别爲A. 1297、A. 2312和VHv. 1466。

其中，A. 1297本題「丹輪範松年著」。存71目。共154葉，頁面尺寸爲25×14公分。每半葉6行，每行17至20餘字。初數頁爲恭正楷書，後作行草。有眉批。

A. 2312本未題撰人，正文前原題作「風中隨筆」，「風」旁改作「雨」字。僅存15目。全書共148葉，附載有詩集二種：阮克宅撰《汭川隨筆詩編全集》卷二及範貴適撰《草堂詩集》卷一；該本頁面尺寸爲28×16公分。每半葉8行，正文每行約27字左右。行草體，與附載部分字跡不同。有眉批。A 1297及此本不題抄寫年代，均有將「時」字諱寫作「辰」的現象，當是阮朝嗣德帝(1848—1883年在位)之後的抄本。

VHv. 1466本扉頁中雙框標寫「雨中隨筆卷上」，右上題「皇朝保大辛巳季冬」，左下署「陳劉淺奉抄」，知爲1941年抄本，較前二本晚出；然其爲全帙。二册共112葉，每半葉8行，行26至30字不等。

正楷書寫。

本書作者範廷琥，字松年，又字秉道，號東野樵，時稱鑾老叟，唐安縣丹鑾社（今海興省平江縣）人。出身于官宦之家，幼習經史，雅學詩文，少入學國子監，適逢内亂頻仍，遂隱於鄉村，專志於學。著作頗多，著有《黎朝會典》、《邦交典例》、《景興辛巳册封使館書柬諸集》、《安南志》、《烏州録》、《哀牢使程》、《大鑾國地圖》、《乾坤一覽》、《慶安丹鑾範家世譜》、《丹鑾範氏支系世譜》、《羲經測蠡》、《日用常談》、《東野學言》、《伴接存奉》、《桑滄偶録》（與阮案同著）及本書，其中，《桑滄偶録》亦收録于本叢書。本書首篇《自述》寫其家庭及個人生平頗詳，可參。

本書二卷，共91小目，内容駁雜，主要可分爲兩個部分。一是考證沿革，包括制度、風俗、地名等篇，如《冠禮》、《婚禮》、《科舉》、《地名因革》、《祀典》等篇，大致先敘其在中國歷史上之演變，再述其在越南各朝之變化，考其源流，辨其舛訛，以推求古人之意。其文層次細密，於考訂相當詳實。二是記人、記事，如《範公五老》、《虎妖》、《怪事》、《奇事》、《僊佃阮族》等篇。此部分多涉及因果來世、神人感應、巫卜禳災之説，且多有描寫及心理刻畫，小説意味濃厚，數量不多。

本書曾於1928年譯成現代越語，載於越南《南風雜誌》，譯者爲阮有進。1972年河内文學出版社結集出版。1992年11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越南學者臨江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二輯。

本次整理，因VHv. 1466本内容完備，兹用作底本，而將A. 2312本（簡稱甲本）和A. 1297本（簡稱乙本）進行參校。部分小目原無標題，現依文意補全，並出校記。在整理過程中，孫菊園、陳慶浩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雨中隨筆卷上

自述……一一一
王幸離宫……一一四
陸海……一一六
左至侯……一一八
西承山景……一二〇
地名因革……一二一
花草……一二四
學術……一二八



字學……一三〇
茗飲……一三三
地脈人物……一三六
中秋……一四〇
樂辨……一四一
禮辨……一四七
冠禮……一四八
婚禮……一五一
繼嗣……一五三
婚俗……一五四
郊禮……一五五
雜記……一五七
風俗……一五八
笠……一六〇
衣服……一六二
阮堯明……二六四
仕進……一六六

琴 …… 一六七
仁魚 …… 一六八
豐年 …… 一七〇
剽竊 …… 一七一
騙術 …… 一七二
門數 …… 一七四
冤枉 …… 一七五
科舉 …… 一七七
國學評文 …… 一八一
試法嚴明 …… 一八三
怪事 …… 一八五
阮敬 …… 一八六
會試 …… 一八八

雨中隨筆卷下

醫學 …… 一九三
海陽處 …… 一九七

唐安縣名……二〇一
鄰溪村名……二〇三
段尚……二〇五
范公子虛……二〇六
范五老……二〇七
范居士……二〇九
下邳村……二一〇
杜公汪……二一一
汝公琮……二一三
李公道載……二一四
武太妃……二一六
俊傑社廟……二一九
重喪復葬忌……二二〇
北客藏窖……二二一
古迹……二二二
祀事……二二三
帝釋祠……二二四

PDG

虎妖……二二六
小兒福神……二二七
馬公主廟……二二八
高相公祠……二二九
范鎮與杜汪……二三一
裴世榮……二三三
武晟……二三五
文體……二三七
試法……二三九
科舉……二四〇
制義文體……二四一
四六文體……二四三
詩體……二四五
策問……二四七
奇事……二四九
仙佃阮族……二五二
榕樹……二五五

PDG

土星……二五六
祀典……二五七
喪禮……二六〇
葆神禮……二六一
臣禮……二六二
拜禮……二六三
官名……二六五
喪下……二六六
祭禮……二六八
拜禮……二六九
黎祖……二七〇
册封……二七二
喪祀……二七三
喪志……二七四
祭相君……二七六
夙緣祠神……二七八
改換……二八一

雨中隨筆卷上

海陽丹鑾范松年

自述[一]

余生景興之戊子。先大夫從南省回，先恭人妊中，月報不爽，起居如平時。迨七、八月，未辨其有身也。五六歲時，先大夫方莅西承，俸入頗裕，木石花鳥之玩，不入於懷。保姆黄氏嘗扣余所欲，余曰：「立身行道，自是男子分内事，此不須贅。倘異日成立，得以詩文鳴世[二]，使知爲某民子，吾素志也。」保姆以聞諸先大夫恭人，並蒙獎許。荏苒二十餘年，膝下之言，依稀在耳。而潦倒窮途[三]，空懷負米之嘆。悠悠蒼天，謂之何哉！

先大夫歷仕南省西承，篋藏幞頭衆冠各一，余嬉戲中每戴之，而衆冠尤其所愛，禁之不能也。有以國音小傳及聲色博奕事相聒者，掩耳不欲聞。既涉史書，而國音不能盡辨，歌詞琴譜，過耳茫茫然。甲辰得病，時有性命之憂；先長兄教以象棋[四]。習之數年，對人輒北。逾冠，從諸知交，始解奕，略知攻守，便不置之懷抱。至於抹馬、攤錢諸技，素非所好，間戲習之，數久不解其術。天分有所暗，不能强也。

流落以後，酷嗜北茗，雖甌坻不具，資用弗繼，而愛之如命。毫烙松桂，隨品遍嘗，屢斷之而不能絶〔五〕。憶先恭人在時，常以博奕茶酒爲戒，今年逾而立，四者已犯其三。清夜細推，不勝愧憤。嗣當矯勵自克，以無負先訓也。

余九歲，受《漢書》，歷四年，而先大夫即世。苫塊之内，寒曝靡常，免喪纔捨史而經。至於古書古詩，愛之不能去手。歲壬寅，先長兄馳騖京邸，仲兄客居下洪，惟余留籍侍養。時先恭人在内寢，余獨居中堂。堂製七楹，坐東朝西，舊爲先大夫正寢。西承接霤〔六〕，客堂五楹，前瞰方溏，種紅白蓮〔七〕，環以青柳盧橘〔八〕。南去客堂五六步，横樹竹籬，自中堂南厢西届沼畔；其北則對植，迤邐華屏。沼之東，薄客堂砌，栽茉莉、月季、木樨、山丹三五本。遠臨曠野，隔竹旅館，隱隱在焉。每朝飯初罷，出就客堂，傍堆羣書數架，隨意抽閲。日向夕〔九〕，村童驅牛，行歌而過，或卷葉作觱栗聲；午睡初醒，不減若邪溪頭聽漁舟欸乃歌也〔一〇〕。新月既上，散步塘周，哦初唐詩數聯〔一一〕，時倚柳根，舉花鼻觀，或掇蓮細嚼。歸來堂上，花香月影披拂几榻間〔一二〕。恒至雞鳴乃寢。是歲冬季，先仲兄從客中返，與余共晨夕者又幾一年。今二兄既没，故里蕭條，余且落魄奔走，河山邈矣，能不爲之涕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得以詩文鳴世」，「詩文」甲本作「文章」。

〔三〕「而潦倒窮途」，「而」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四〕「先長兄教以象棋」，「象棋」底本、甲本皆作「棋象」。

〔五〕「屢斷之而不能絶」，「而」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六〕「西承接霤」，「承」字甲本作「禁」。

〔七〕「種紅白蓮」，「紅」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八〕「環以青柳盧橘」，「盧」字底本闕，據甲本補。

〔九〕「日向夕」，「日」字底本闕，據甲本補。

〔一〇〕「不減若邪溪頭聽漁舟欸乃歌也」，「欸」字底本作「疑」，甲本作「欵」，皆誤。

〔一一〕「哦初唐詩數聯」，「詩」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一二〕「花香月影披拂几榻間」，「影」字甲本作「朗」；「榻」字，底本作「榴」，據甲本改。



王幸離宫〔一〕

甲午、乙未二年〔二〕，國内無事，聖祖盛王，留意玩好，遊觀西湖、紫沉、湧翠諸離宫，屢興工作。月三、四幸西湖蓮瑞宫，侍候兵環列四岸〔三〕，内臣巾幘，服婦人服，於湖邊列肆，陳百貨。御舟所至，扈從大臣，任意泊岸，貿易如市中商旅然。時坐樂上於鎮國寺鐘閣，及樹陰石窪中，遥奏細樂〔四〕。人間珍禽異獸，古木怪石，盆花小景，搜括無遺。常見取一榕樹〔五〕，自江北濟江而來〔六〕。枝幹槎枒，肖倪雲林懸崖老樹〔七〕，根蟠數丈，環一奇兵舁之，上坐數四人，各執鑼劍，以節行止。府中，隨地點綴，與海瀛山陬無異。每秋夜静，禽獸之聲四徹，或中夜喧𠽋，如飄風驟雨傾巢失所狀，識者以爲不祥之兆。宫監小臣藉端騙吼。偵人家花鳥佳者〔八〕，編「奉取」字於竹籠瓦盆間。越宿〔九〕，陰使同輩率吏卒絜之去，隨以乾没供奉物入人罪，赫取財物。木石之重大者，輒撤屋毀垣而出〔一〇〕。富厚之家，竭産哀訴，多搥石艾花，以避其禍。余家壽昌之河口，前堂樹梨一株，高數十尺，花時，香雪繽紛；中堂赤、白榴各一株，結實甚美，先恭人並命伐之，蓋爲此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內文補。

〔二〕「甲午、乙未二年」，「二」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三〕「侍候兵環列四岸」，「環」字底本闕，據甲本補。

〔四〕「遥奏細樂」，「奏」字底本作「卷」，據甲本改。

〔五〕「常見取一榕樹」，「見」字底本作「具」，據甲本改。

〔六〕「自江北濟江而來」，「江北」底本作「北江」，據甲本改。

〔七〕「肖倪雲林懸崖老樹」，「懸」字底本作「縣」，據甲本改。

〔八〕「偵人家花鳥佳者」，「偵」字底本闕，據甲本補。

〔九〕「越宿」，「宿」字底本作「宮」，據甲本改。

〔一〇〕「徹屋毁垣而出」，「而」字底本作「以」，據甲本改。



陸海

京中三十六坊，各有坊長。奉天府尹少尹兼撫字廉察之任卒，壽昌、廣德二縣尉〔一〕，判分治之。仍以重臣提領四城軍務，分正、副二營，專掌擒防譏察。屋比人稠，多有火患，兼之貴游賭鬥，無賴箧胠，種種不可枚舉，殆古之所謂陸海也。安王時，阮尚書公沆秉政，分二縣爲八區，置長區、副區；五家爲北，二北爲閭，閭各有長；四閭爲團，團置管監一，管默二，上隸於區，參掌於提領。蓋倣古人保助扶持之意。而防火、防盜及一切徭賦，咸以責之。以故，縉紳良家不屑其役，往往委之闤闠光棍與提領屬校，表裏爲姦，受壓之民，不勝其擾。噫！生一事不如除一害，詎不信然。

京坊舊例，無庸調，計壓爲率，不拘官户、雜户，每歲修旗纛壇，剷宫庭，供築作。輪番備棍繩、鈎鐮、竹梯、火炬、水桶，隨提領官兵，宿直斥堠，科役甚繁。大略無錢不行，徒飽姦儈之腹。雖云「扶本抑末」，然非太平之良法也。

【校勘記】

〔一〕「壽昌、廣德二縣尉」，「壽」字底本闕，據甲本補。



左至侯〔一〕

中貴左至侯，順王時内侍。恩王靖難，漏網得不死。黨禁既弛，挾技往來紳宦家。狀貌雄毅，彷彿國老曄義公，而性涉風顛，往往使酒罵坐，惟袖中出青蚨，則咯咯然作鵓鳩矣。解按摩、度曲、雜技及風鑑術，尤善傳神。如京、鄺墅二太妃真容〔二〕，皆出其手。常至余家，一日值内集，先恭人指家長嫂問之，答曰：「婦人家能戴孝哭夫，方爲中饋終事。」又問余，答曰：「此子神情舉止於尊大夫酷肖〔三〕，年登周紀，恐不免陟岵之嘆，蓋神授之矣。」扣其窮達，曰：「異日必顯，然殊不似當今人物〔四〕。」當時，疑信相半，亦不置之胸臆。景興戊戌，先長兄内悼。逾年，先大夫捐館，又七年而國變，侯之言信不誣也。顧余壯年失偶，作他鄉飄泊人，種種情頭，筆舌不能述。豈星相之説，有不可盡信也哉〔五〕！

左至侯嘗爲先大夫傳神，蓋五十時真容也。先大夫題五言排律於其上。余每瞻仰，不禁羹墻之感。憶平南時，潘公仲藩以大學士隨軍贊理。一日，侯携潘公行樂圖示先大夫，曰：「先生懷貴門人否，今行將返矣。」未幾，潘公還，入僉都臺。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如京、鄘墅二太妃真容」，「墅」字底本闕，據甲本補。

〔三〕「於尊大夫酷肖」，「大夫」底本作「夫人」，據甲本改。

〔四〕「然殊不似當今人物」，「當今」底本無，據甲本補。

〔五〕「有不可盡信也哉」，「哉」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西承山景〔一〕

先大夫參西承，余陪從遊任所。一日，登卧佛寺。寺在山坡中，前堂左右奉旃檀佛、龍神二位，中間挂竹簾，簾匝地。砌蓮花數重，花心一石長丈許，巉巖陸離，極力辨認，彷佛如人形仰卧，不知所從來。有云：舊爲道中水閘石，踐之者得病，祈禱輒應，始移今處，建寺奉之。

又嘗遊遠山寺，山去司治，一望高阜，童然無雜樹木，頂上寺屋數十間，相傳爲古鈐大地。登山四顧，遠近村落如畫。喝江繞其東，望之白鍊一條，由北而西，西而東，逶迤曲折。紛然如竹葉點綴練間者，行舟也；磊塊然如瓜子菴羅子往來於沙中者，行人與村童驅牛也。至今垂三十年，山前風景，猶時在人心目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地名因革

奉天府二縣，古爲國威中路。國威府中諸縣爲上路，青池、上福、青威爲下路，李、陳總稱威路。壽昌，古爲永昌；青威，古爲清威；青池，古爲清潭；蓋清字避清王美字減畫，潭字避世宗同音諱改池。而中路改奉天下路，青威改屬應天青池，上福改爲常州，永昌改壽昌。國史缺而不載，大約自黎興以後。

按，鋭江發源慈廉之西儋，經青威青池，南與蘇瀝江合，二水中間斷岸，尖如鶴嘴，名其邑曰鋭江，因以爲江號。而中則名清威江，曰威路，曰清威縣。左、右、上、下清威社，皆由此起。又古江口坊，後改河口，地逼珥河，河水分流入蘇瀝江，歲苦頽決，莫可爲計。中興時度河口坊津以處北客，北客啓乞載石堆磯嘴子上流，水患始殺。沿河南下，漸孕浮沙，人烟輳集。由是太極、東河、東閣諸津，坊屋鱗比，而鹹槎二灙，及西龍津，迄今爲都會焉。

吾洪古爲洪路，後改爲洪洲，又分上、下二府。余縣裴舍監生阮律少遊其邑之寺，見一北製陶爐，底

識「仁洪府唐安縣裴舍社阮某功德」，不知何時物也。吾縣與唐豪古合爲唐安。余曾問范公貴適，詢其沿革世代，公亦不得其詳。至如花堂原玉局社芃村〔一〕，中興之後，始爲別邑。徵之《登科録》所載前賢貫籍〔二〕，概可想見。

上福之蕊溪，古玉限社，改稱蕊溪，從鄉賢阮公飛鄉別號也。先朝狀元阮公直封翁，清威人，隱居不仕，別號具溪，後亦因爲邑號。

中興間，慈廉東鄂延慶寺，地中得古鍾一，銘稱「凍額坊延祐寺鍾，延祐二年鑄，信宦宋珍施金一兩」。文頗古奥，詢之故老，有云：凍額舊瑞香地，始析爲東鄂，若延祐之爲延慶，則避其宗諱也。鼎革後，潘公仲藩撰重修券文曰：「鐘銘延祐之年，松茂長秋之蔭」，良有所指云。

嘉福杜松、段松、陶松、范松四社，杜公汪《富穀橋記》所云「四松」是也。後避哲宗諱，改稱「四柯」〔三〕。

安邦承宣避英宗諱，改稱安廣。新安、維新、新福，皆避敬宗諱，改新爲先。宣光道在襄翼帝時稱明光，今稱宣光，或疑避莫明德年號。然國初太祖皇帝《實録》已稱宣光，要之不可考也。嘉興、歸化二路，合爲興化承宣，詳見《風俗總録》。清華在國初爲清化，中興從今稱。

望江在陳爲鎮，屬明爲府，改三江爲三帶，皆不知始於某年。延河黎公貴惇博洽宏肆，爲儒林領袖，奉使時，曾謁廣西提學朱公佩蓮。朱公問：「貴國閫朗道縣，今屬某道？」黎公不能對〔四〕。返詢之，則今延河也。洪德二十一年定天下版圖，高平府四州隸太原道。中興初，明人安插莫氏於此，分據四十七年，兵争不息。《擔米》之謡，蓋當時征夫所作也。清康熙間，雲南鎮守平西王吴三桂反，莫氏爲之聲援，

本朝移咨内地，提兵勦之，始別爲鎮，命武公榮進領督鎮。其後，相沿多爲文臣之任，與諒山略同，以其地接雲、廣，咨柬往復，非文臣不能辨也。

他如富良改爲富平，沱陽改爲端雄，摩義改爲明義，古藤改爲弘化，梁江改爲端源，清潭改爲清漳，清沔改爲青沔，細江改爲文江，長津改爲嘉福，武寧改爲武江，清廉改爲青廉，神投海門今爲平地，大惡海門今名大安，古賢古爲縣，而今并於鄰縣，海東古有府，其後直隸鎮司，此類甚繁，不能遍舉。文獻不足，世俗罕傳，好古之士，往往爲之三嘆。

【校勘記】

〔一〕「至如花堂原玉局社芃村」，「芃」爲喃字，意如「棉」。

〔二〕「徵之《登科録》所載前賢貫籍」，「録」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三〕「改稱『四柯』」，「四柯」甲本作「四林」。

〔四〕「黎公不能對」，「能」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花草

古稱蘭爲王者香，以其太雅不羣，非妖葩淫草所能擬也。九畹名目，至今不得其詳。姑即余所見而論，石蘭、青蘭不數得，素蘭亦未易購。冬蘭乃古蕙種，而俗稱蕙花，則野蕙草也。惟建蘭一種盛行〔一〕，花瓣外蒼内白，微帶絳色，雞舌點點如鷓鴣班，名曰玉桂。種之者加意珍惜，置之北窑花磁盆〔二〕，擁以经煆糞土，或雜以角屑香茗滓覆其根，灌用魚腥宿水，拭翠剪凋，日至數四。抽葉青葱，有經一尺者，每箭至數花，臨風燃松脂香賞之。時以葉之長短、花之繁寡相賭。噫！豈花之本色哉！殆以肥紅濃艷視蘭，而不以蘭視蘭也。昔靈均行吟澤畔，紉蘭而佩之；夫子停車幽谷，援琴雅歌，嘆蘭之芳，不見知於世；而蘭始以國香名。當時湘、沅江上，龜蒙谷間，雅操幽香，伍於衆草，顧安從得培擁、灌溉之助，而結知於大雅哲人耶？况濃爲淡仇，香與臭反，糞土、魚腥之穢，雖閑花野草尚不堪之，而謂絶品名花胥此途出，吾蓋不之信也。若曰糞土既焦，魚腹水久亦無臭，烏能爲國香之仇，則用既敗之氣，以資草木之發生，緣木求魚之愚，當不如是。至於焚香花下，已經笠翁力辨，無容再拾唾餘。茗滓覆盆，則花根常

濕，陽氣之所不及，結花遲而香力倍減。惟剔蠹去蟲，自不可闕。蓋草木之性，淡者愛静，香者惡濕，倘種藝稍失其所，使蟓蝥賊之於外，蟲蟻戕之於内，葳蕤弱質，能不爲其所傷乎？故曰：「剔蠹去蟲，二者不可闕也。」然亦有説焉，濃肥者蟲蛆之聚。語曰：「木腐而蟲生，羶腥而蚋集。」不惟可以喻大，即栽花種樹之術，亦當如是。觀彼曰以糞土擁之，魚腥灌之，而望其蟲蠹之不生，吾恐旦旦伐之而不能勝也〔三〕。

余少年多蹇，糊口於四方，不暇留意花草。然每過同人齋頭，輒低回竹影間，不能自止。嘗疑建蘭葉茂而神粗，花繁而味薄，笑曰：「屈平、燕姞前身，不應如此。」豈古人之論别有所指，而今人姑借此種爲誣案歟？乙卯、丙辰間，偶訪一友，入門香氣蓬勃似蘭花，而後拔之，味勝之，初不解爲某種，芳襲人。余乍挹天香，不覺極口稱道，而主人方以不違培養，赧赧致辭。余始悟世人於蘭，賞之以目，而不賞之以鼻，殆亦得花之形，而非得花之神也。夫瓦盆非山谷之幽，市壓非落村之地，稍安幽静，便發如此奇香！則湘蘭之佩於靈均，谷蘭之賞於夫子，雅調高風，照映千古〔五〕，古豈欺我哉！此可爲知者道耳。花草木石之玩，漢時已有之，歷代相沿，日新月異，金谷、輞川、緑野、平原之勝，至今爲天下美談。蓋古人神遊物外，而世教天倫有不容恝，故假叢花拳石以寄高懷，隨地而樹，累塊而山，使榮枯代謝之機，峻拔崚嶒之狀，時呈露於庭除户牖間耳，曷嘗物物而致力哉。其後，世變既降，人心漸灕，木之直者，劈劃而拳曲之，石之堅者，斧斫而瘦漏之，人工愈加，天趣愈遠。夫理無不在，即物可以觀人。江上公以道貌淵粹，取重於漢文，而樂廣、衛玠，氣爽神清，往往爲流輩所稱道。至刀鋸之餘，

駝尫瘻瘤之賤，仁者矜之，不仁者侮之，仁者食之，不仁者擯斥之，未聞進之几席之間，而樂與之笑談也。獨於玩物，則故咈其常性，豈理也耶？然亦有可諉者，化工造設之妙，物有不同，如泰山之松，闕里之檜，姑射之梅〔六〕，英州、洞庭湖之石，新奇古怪，不可名狀。古人筆之書畫，後人得之傳聞，卧遊不足，而欲親見之，按圖印本，伎倆日生，曰此肖某家老樹，彼肖某家孫枝，此倣某處懸崖，彼倣某處飛瀑，刻畫摹寫，雖失其本真，而嗜古好奇，猶可原也。嘗怪近世之好花石也，率用臆見，務勝前人，而不悟其反拙，揉木堆石，求類物形，爲龍驤，爲虎仗，爲獅子笑天，爲麒麟踣地，種種名色，不可遍舉。夫使木石盡如禽獸，則造物無乃技窮〔七〕，而亦何玩之有！譬之龍虎蹯踞，麟獅吼怒，與夫蛇神牛鬼〔八〕，環集于一室之中，觀者能不閉目吐舌而悖走哉。而世觀以此相高，則余之所不解也。

【校勘記】

〔一〕「惟建蘭一種盛行」，「盛」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二〕「置之北窑花磁盆」，「置」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三〕「吾恐旦旦伐之而不能勝也」，後一「旦」字原作「且」，據甲本改。
〔四〕「長僅五六寸」，「寸」字底本作「尺」，據甲本改。
〔五〕「照映千古」，「照」原作「昭」，據乙本改。

〔六〕「姑射之梅」，「梅」原作「枚」，據甲本改。
〔七〕「則造物無乃技窮」，「造」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八〕「與夫蛇神牛鬼」，「鬼」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學術

書籍所載，如禹聞昌言則拜；周公赤舃几几，自視欿然；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若無，實若虛。夫禹、周皆能及天下，顏子雖窮，猶能身傳道統，有功於後世，而顧自處於極卑之地若此，豈矯情飾貌，以於世譽哉！誠謙謙之至，不自知其聖也。

近世之學，專事口耳，於修齊治平全不相關。而淺夫俗子輒昂然自詡，無論部屢之才，不可以語霄漢。使果然有得，僅足以榮其身，肥其家，蔭其宗黨而已矣，烏能致主澤民，以及於斯世哉！况學術不正，究之於用，必誤天下蒼生。人將督過之不暇，而何可驕加人也？嘗見拘儒曲士以末技自鳴，扼腕攘臂於父兄賓友之前，謂公相可立致。及其終身黄馘，則貿然怨造物之不平，罪有司之失選。往往形之篇什，甚至斥當世之顯者，以爲皆昏夜乞哀中人，没齒而不自悟也，不亦可哀乎！

余少孤失學，及長，復理舉業，每爲輕薄子所揄揶。追思古人「己所不欲」之戒〔一〕，誓心不蹈覆轍，而言行未免尤悔，人或以此擬我。他山之石，敢不奉爲指南。

【校勘記】

〔一〕「追思古人『己所不欲』之戒」，「己」字底本作「以」，據甲本改。



字學

我越字學，自丁、黎以前，不可得見。李、陳而後，取法宋人，説具《安南紀略》。今所可考者，如勇翠塔碑，佛迹山天福寺鐘刻，唐安、梆溪、三廂周公別業碑，皆筆畫遒勁。至如東花門扁，係李朝御筆，天然雄秀，迥不猶人，而撇捺拘挑，已胎南字之祖。

大興門扁，乃洪德時製，真、楷相雜，古法至此一變。莫延成間，沱國公女莫氏建具庵寺，磨崖勒銘，字畫彎頭拖脚〔一〕，與今南字相似，惟左昂右劣，差爲可怪。想國初及莫時書法大略如此〔二〕，近日順、廣字體近之，亦存古人之舊也。

中興以來，業舉子者從事古楷，增損訛僞，半失其真，謂之儒字。官府文移，别用南字；詢其始別，蓋防民間冒僞，故置華文字學；六年一閲，中者，充各衙門書寫。然冒僞者類皆胥吏之所爲，宿弊日滋，官長不能禁也。真、草、篆、隸久無師傳，間有習之，率用臆見，潦草塗鴉，彷佛畫工之著色，閲之令人掩卷。景興中，聖祖盛王始嘉北字，學者稍變南字以奉之，不拘某字某體，只取粗直、方勁以合時眼。有

PDG

一字而參用篆書之點、隸書之挑、真書之簪勒者。或遇繁畫，輒借草字以通之，謂之「對聯字」。草書則祖舞劍體，湍捍粗鄙，全無翰墨之致，謂之「題詩字」。他如真方、真行、老草、嫩草、大篆、小篆、古籀、小紀、小楷〔三〕，皆以類推。商攔及瑶琰輩，以此鳴名於時，後學奉爲師法。平居相語曰：「此爲瑶先生宗派，彼爲瑶先生緒餘。」侈然自居，前無千古。有問及古今諸家字體，則絶然不知。夫胥吏之學，務以干世，固無足言。

余竊悲近代士大夫之不一留意於此也。古者「禮、樂、射、御、書、數」並列於學宫，少而習之，長而究之於用。秦漢而下，以書名世者，代不乏人。漢之蔡邕、鍾繇，晉之衛夫人、王羲之父子，遺韻餘風，前後相繼。唐文皇以萬乘之貴，酷愛飛白及梁武帝、王逸少諸書。當時名卿鉅公，如魏徵、褚亮、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下逮顔、柳、韓、白，亦各自名家。有宋三百餘年，先儒輩出，周、程、張、朱、真、魏諸君子，與夫二蘇、黄、宋墨迹，至今如新，未聞以此而掩其勲名德業也。

我國文獻與中土無異，獨於字畫之學，委爲胥吏之事，而不一留意者，何耶？

余友黄君希杜，原籍粤東之新會，其父始來山南華陽鎮，遂爲南人。性警穎，稗官野乘，涉獵殆遍。兼嘉吟詩，漢、魏、三唐、宋、元、明諸名家詩集，經目成誦。嘗咏建蘭云：「羅綺叢中曾見夢，芬芳譜裏獨稱王。」又云：「珍重莫嫌知己少，騷壇久已入平章。」《客中聞雁》有云：「此回若向鄉間過，爲報秋來菊漸花。」可以見其爲人矣。幼善行草，得米南宫、董其昌心印。提管縮縮，似不能書，及落紙，姿態嫣然，有桃花帶雨、楊柳拖烟之致。知交譏集，雅不知倦。及詢及近時書體，輒默然也〔四〕。余家藏《蘭亭》、《多寶》二帖石刻本，因出以贈君，君嘉曰：「此王、顔二賢名墨，惜刷坊紙墨差不中窺耳。」每窗下臨摹，愛

之不能釋手云。

【校勘記】

〔一〕「字畫彎頭拖脚」，「拖」字底本作「打」，據甲本改。
〔二〕「想國初及莫時書法大略如此」，「時」字底本作「氏」，甲本作「辰」，避諱也，據甲本，改爲「時」。
〔三〕「他如真方、真行、老草、嫩草、大篆、小篆、古隸、古籀、小紀、小楷」，「嫩草」底本闕，據甲本補。
〔四〕「輒默然也」，「然」字底本作「如」，據甲本改。

PDG

茗飲[一]

茗飲之始，詳見《堅瓠》諸書。盧、陸諸家造樹赤幟，王、宋始見鐺鼎瓷器。然大約皆煮泉泛茗，如介甫之品陽羡茶，子瞻之潑密雲龍茶是已[二]。明清而後，其製精，其用周，毫種、松焙諸色，與夫甌壺瓷碗、炭火、爐銚，無不經營慘淡。而武夷茶、成化窑、陽羡砂壺，遂爲天下絶品。俗尚時製[三]，間或不同，亦不出此數者而已。至於蒙頂、雪牙、紅心、泉窟，雖中州人士未得遍嘗，蓋未可以臆論也。

我國嗜好與中國略同。余生長景興盛時，字内無事，戚里公侯紳弁子弟，以侈靡相高，一壺一碗之費，至十數金者。每經遊茶肆，繫馬商纏，白緇青蚨，從者相屬；閑居對啜，或賭茶候之早晚[四]，或績市價之低昂。彼愛香，此喜後味，傾壺覆碗，指號索名，甚至下定金以購正山，賃商艚而陶新器。種種好尚，可謂極矣。然茶之真趣，豈在是哉！蓋茶之爲物，其性介而潔，其臭清而香。風晨月夕之暇，瀹而薦之，與酒陣詩城，相爲主客，可以醒幽夢，可以浣俗腸。古人尚之，良有以也。近代以降，賞鑑日精，味之稍别，製之稍佳者，類以别之。而爐鼎甌瓷，亦各取其適用。然而刊經類譜，識者尚厭其煩。若乃味

雙槍於蠅蚋之場，歌七碗於圜圚之屋〔五〕，塵囂聒耳，俗慮縈心，雖宋樹盈甌，古窑奪目，吾不知其真趣之所在也。茶仙可作，當不以此言爲誣。

歲戊午秋，余就館河柳之慶雲村。在京諸生，時相問遺，雖蔬水不甚裕，而茶品未嘗闕也。慶雲處蘇瀝下流，北接春泥，南臨杜河，黄舍、寧祝、紫沉、南公諸山遥拱其西，月蓋、大蓋、柳内、柳外皆在指顧之内。地産荔枝，扶蔞村、郭林溪頗稱幽勝。蒙課之暇，輒與鄉表蘇儒生携爐雲寺，或登邑西之三層岡汲泉細瀹。浮雲聚散，野鳥鳴啼，與夫草木之榮謝，行旅之往來，往往寄諸篇什。館後枕蘇江，循堤北上，至蕊溪橋，即村人納凉之所。一夕，余皆蘇兄登橋觀漁槎網罟，兩岸樹影參差，波澄月小，偶坐叢談，不覺心神俱爽。荏苒數四年間，余既解館，而蘇生亦已物化。錢牧庵所云：「山水朋友之樂，造物不輕與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禄者。」不其然歟？

康熙以後，始以瀹茗代點茶。大略：茶碗貴小且薄〔六〕，取其發香呈味；壺注直，則出水不留；柈面平，則放盞不側；爐底之竅厚而疏，則火性常烈〔七〕；銚心之上，凸而薄，則火氣易通——所謂「始粗終精」是已。近代用銅爐銚，製頗工巧，而金火相逼，時帶焦腥，不若陶瓦之爲佳也。然權門富屋懶於自煎，每每委之僮僕，取其易用難毁，不得不代以銅，此固不須贅筆。

景興間，蘇州火爐南來，俗争傳尚，與北炭均爲茶客必需之用。近有悟其術者，罨火而炭，摶土而爐，與北製不甚分别，人皆羡之。余因慨夫前此秉國者之未嘗留意於煎民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甲本補。
〔二〕「子瞻之潑密雲龍茶是已」，「瞻」字原作「聏」爲越南俗字，今改。
〔三〕「俗尚時製」，「時」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四〕「或賭茶候之早晚」，「候」字原作「侯」，據文意改。
〔五〕「歌七碗於圜圚之屋」，「之」字原脱，據上句補。
〔六〕「大略，茶碗貴小且薄」，「大略，茶」底本無，據甲本補。
〔七〕「則火性常烈」，「常」字前底本原有「不」字，據甲本删。



地脈人物

嘗按内閣版圖，而見我國之山川形勝，視中州不多讓焉。蓋昆侖之脈，入中國者三大幹龍：一循黄河而北，爲甘泉、山西、山東、直隸諸州；一循岷山而東，爲川、陜、河南、湖北、江右、江南、閩、浙諸州；其一循黑水南流，過吐蕃、雲南、緬甸、河仙，放於南海。黑水之西爲吐蕃、三佛齊、真獵、緬甸、大食、扶餘、暹羅、高綿、西江諸國〔一〕；黑水之東爲雲、貴、湖南、兩廣、老撾，至小昆侖别爲少祖。入我國又分三支：右支越沱江爲興化、山西、山南上、驩、愛、順、廣，又散爲海中諸山，猶中州之有雲、貴一帶，而止於瓊崖也。左支越宣光爲高平、諒山、安邦，又過海爲洪潭大人島，猶中州之有甘泉、山西而止於登萊也。其中支則自三島山而下，瀰漫連路，爲太原、京北、中都、海陽、山南下處，而昇龍、古碑適居其中，猶中州之有川、陜、河南、荆、湖諸省者也。若夫喝江以經其南，昌江以經其北，而富良大江蜿蜒於南北之間，非中州之所謂江、河、淮、濟者歟？故曰：我國之於中州，具體而微者也。

自貉雄啟宇以來〔二〕，十八子之古樸，東阿氏之忠厚，光順、洪德之治教昌明，世代風氣可考也。蘇

忠憲之忠誠，朱文貞之問學，阮忠彦、莫挺之之文章，阮廌、阮維畸之經濟，阮秉謙、馮克寬之理學，李翁仲、姜公輔之勳業，褚童子、董天王之神奇，與夫香積、竹林之禪宗，安期、范員之道行，山川英秀之氣，鍾爲人物，歷歷又可指也。至於珊瑚、玳瑁、文貝、蠙蛛之出於海濱，肉桂、沉香、胡椒、薏苡之産於山麓，古法之山藥，超類之荔枝，膠水之香附，鴻嶺之人參，山西之生漆〔三〕，宣光之禹餘糧，清華、乂安之鐵林、鐵葦〔四〕，永賴、四岐之綿布，羅溪、安泰之綃綺，金銀銅錢之壙，魚蝦鹽鹵之鄉，禽中之孔雀翠羽，獸中之屏角、象牙，間有内地之所無者。

謀國者，能因自然之産而能善用之，製作之利，服用之需，較之中州，想亦不甚相遠。況天地氣運還轉不常，洪水甫平，兖州之賦最薄。逮至西漢，而關中漕粟或取給於山東。隋、唐之後，地氣漸南，江、淮遂爲樂國。及宋考亭出於新安，文山生於吉水，明瓊山、剛峯、白沙諸子，接武於桂廣之郊。今羊城瓊州，人文物巧，駸駸與三吴並，而河、濟以北，漸爲氈裘之域。此事而論，則我國之氣運，又豈易量耶？

余常欲於羅溪、安泰、鉢場、竹批及沿山諸社揀取年少俊童，薙髮變服雜之北歸商侶，各携銀弊，游客中州，或往虎㘈陶窑，或來金陵緞鋪，與之居處，習其智巧，兼諸閩、浙、荆、揚各省〔五〕，采買茶藥，遍察土宜，業成而歸，分授以事。其他服食器用，以此例推，不出十年，可以各精其業。而有其時無其志，有其志無其時，天下之事，恐非區區之所能僭談也。

地理家諸書多謂昆侖龍分三幹：一從黄河，一從岷江，一從鴨緑江〔六〕。以余觀之，江河二幹故是，而鴨緑之説則非也。夫昆侖在中國之西，東出爲岷山之龍，南出爲黑水之龍，北出爲黄河之龍，西出爲

若水之龍，載籍歷歷可考。今截然指爲三幹，已見其説之不廣〔七〕。況黄河自昆侖北流千里，彎抱河湟，而東至龍門，始南入中國，經華山復北入青齊〔八〕，逶迤數四千里。而鴨緑在長白山東南，去碣石河之北三千餘里。就使其源果出昆侖，當在河源之西，若水之北，迂回西域、漠北、東夷，而後入海，約經中國西、北、東三方，計程倍蓰黄河，當爲二萬餘里。漢時張騫窮河源，衛、霍深入匈奴，元時又得河源，經張騫所未到地。明成祖征漠北，軍行之處，四顧北斗在南。清康熙中有奉使出口北者，地屬北海，海水凍結，望之一如瓊瑶，苦寒砭骨不可臨岸。乾隆時，熊主事踏勘西域，周行萬里。凡此數者〔九〕，皆不聞過鴨緑。西戎、北狄諸國譯書，亦無此水名。惟女真、韃靼、朝鮮北有鴨緑江，則此江非出昆侖明矣。近來金、元、清皆以長白爲祖山，業風水者以其龍氣所鍾，能爲中華君宰，必非尋常枝葉。余忖度以爲山脈出於昆侖〔一〇〕，而水從之耳，因并及之。

【校勘記】

〔一〕「黑水之西爲吐蕃、三佛齊……高綿、西江諸國」，「西江」底本無「江」字，據甲本補。

〔二〕「自貉雄啟宇以來」，「啟」原作「爭」，據乙本改。

〔三〕「山西之生漆」，「之」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四〕「乂安之鐵林鐵鞏」，「鞏」原作「撁」，據甲本改。

〔五〕「兼諸閩、浙、荆、陽各省」，「浙」字本作「淅」，據文意改。

〔六〕「一從鴨緑江」，「江」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七〕「已見其説之不廣」，「之」字底本作「而」，據甲本改。

〔八〕「經華山復北入青齊」，「入」字底本作「立」，據甲本改。

〔九〕「凡此數者」，「此」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一〇〕「余忖度以爲山脈出於昆侖」，「余」字底本、甲本皆無，據文義補。



中秋〔一〕

余館慶雲一年，己未之秋，將返京寓。八月十五夕，與慶雲蘇儒生、大蓋黄儒生會於村壚之旅館。夜向午，一、二相知從蕊溪來訪，啜茗細談。河漢無雲，樹影在地，遥望鋭江、養賢諸邑，有放飛爆者，流星點點，上下雲霄間。諸君相視大笑，至今思之，未嘗不神往也。

【校勘記】

〔一〕此段文字，甲本無。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樂辨

《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至矣，樂之爲德也。稽諸經籍，有六律、六呂、五聲、八音，起於上古，而大備於周。及秦，典籍散亡。漢興，高祖不修文學，叔孫通、戚夫人輩，爭以淫哇鄙俚之音逢迎其好〔一〕，而古樂廢壞〔二〕，不可復理。然鼓翟之家各世其業，雖不能盡知古人製作之旨，而節族聲音，猶未盡變。智慧之士，間有得其緒餘。伯喈、焦尾之音，正平、漁陽之曲，稽康之《廣陵散》，桓伊之《三弄笛》，至今膾炙人口。其後學者不得其傳，樂史之後亦寖失其本領。箜篌之悲憤，琵琶之哀怨，胡笳、羯鼓之慷慨激烈，又從而雜亂之。魏晉之末，氐、羌接迹於中原〔三〕，華夏之聲僅存於江左者，再壞於宋、齊之疏散，陳、梁之淫蕩〔四〕。隋興，合而用之，至唐始命祖孝孫定雅樂，載於《唐志》，有六十調八十四聲，略備五正二變之例。而大食、龜茲雜於夷末，仙侶、道調涉於鬼神，其他樂器，胡漢之音相半。再傳之後，武媚娘《桑條韋》、《紫雲回》、《雨淋鈴》諸曲〔五〕，與夫天竺、疏勒之樂，色雜、屈柘之詞，種種不可枚舉，而正聲至是無復存矣。降及五季，干戈縻爛，耶律氏蹴而剽之，歷代彝章，盡爲所掠〔六〕。柴周搜輯，未臻大

PDG

成。宋之太祖、太宗不復留意於樂。後之議者爭辯紛紛，或取信於玉笛之鈿，或偏主於土圭之度，古尺今尺，靡知適從。《樂志》、《樂書》，背馳不一。至羊角、山黍之大小，周元、通寶之頑圓，胡瑗、范鎮之討究不同，寶常、漢津之怪誕相襲，搜剔愈密，愈失其真。周、程、張、邵又不獲一試於用，雖有《九峰新書》之作，識者猶或非之，所謂聚訟之家，蓋不惟議禮者爲然也。

我國言語與中國稍殊，李、陳之時習俗尚質。朝庭每奏國樂，時亦傳習北樂，而各自爲用，不能相通。先朝洪德間，聖宗皇帝天縱聖明，當時大臣如申仁忠、杜潤、梁世榮諸公，學問該博，接武登朝，如講求中州聲律，被之國音，分爲同文、雅樂二署。同文主於音律，而雅樂則以人聲爲尚，皆太常僚屬。至於民間之樂，置教坊司掌之。雅俗秩然，不相參雜。然官不世授，典故罕存。光興之初，内殿徒擁虛器。同文、雅樂二署，惟郊天及朝賀大禮用之。樂史之子孫，多失其業。廟朝所奏，鏗訇亂作，不復知有腔律。而教坊俗樂，大行於世，郊廟朝賀，下及民間享神，比比皆然。樂工習爲淫靡之聲，其所奏腔調，以漸而變。考之洪德禮部，亦多不合。太常久爲序遷之官，而教坊則以近習掌之，無能正其誤者，波頹風靡，莫知其所由來。

有游心聲律者，反從樂工受業。俳優得志，肆爲奇譎，務以駭人聽聞。常見縉紳子弟，頂圓冠，曳方履，周旋樽俎間，而怡聲恭色，求媚賤工，惟恐爲其所誚。甚者習其口吻，法其步趨，以自侈於儕輩。彼拂絃按拍〔七〕，執役而侑酒者，方且公然嘲謔，目無其坐上人。不有作者出而正之，殆不知其流弊之所止也。

光興以來，同文、雅樂所用，有仰天大鼓、大吹、金、竹諸吹，龍笙龍拍，三、四、七、九、十五絃琴、笛、

管、單面鼓、薄磔、金漆鼓，串錢拍之類。阮公沆登朝時，曾就二署究其典故，終不可得。故《正和會典》於樂官尤爲略，世變然也。

洪德音律，大略有黄鍾宫、南宫、北宫、大食宫、陽嬌律、陰嬌律及河南、河北八段錦諸曲〔八〕。近代教坊所習，黄鍾宫訛爲璜宫，大食宫訛爲大石，陽嬌訛爲橋楊，河南訛爲蛇南〔九〕。其所謂彈禮喝層沏樂，則係新增。而誦賦寄詩，又摭取五言諸調雜就之，全無偏次。至其所謂編古初者，蓋略存古教坊腔調，間以新聲。景興以前，猶多能爲之者。鼎革以後，老教坊間或能之，識者或以命諸少艾，輒咋舌退避耳。

國初軍中之樂，有鼓吹騎士，分隸諸衛，及五軍把令官。中興以後，始别爲把令隊，掌於王府私人。官府所用，及民間喪祭，皆把令隊爲之。同文樂工，非有特旨者不得用。

唐、宋而下，樂之支流，别爲輓歌、扮戲二種。輓歌者，凶肆之徒挽輿而歌，率爲哀悲悽愴之音〔一〇〕，即古薤露、蒿理之餘波也。扮戲者，教坊子弟妝演列國、三國故事，以侑酒樂賓，即古侏儒、優孟之濫觴也。元、明之世，惟扮戲盛行。文人才子往往隨事加文，以發泄其牢騷瑰磊之氣，如《西廂》、《琵琶》、《牡丹亭》及古今諸稗官小説，名類繁多，不能遍舉。我國李時，有宋道士南來，教國人歌舞、戲弄，蓋亦扮戲之類。至今教坊參用爲八段錦，俗音訛爲撥段。

陳朝國喪奉梓宫歸山陵，士庶觀者填塞宫殿，龍輴不得發。當事者倣古輓歌，爲《龍吟曲》，雜引道路折旋升降之節，被之聲音，使相告戒，命扈從軍唱之。觀者聚聽，遂引梓宫下船。後世祖之，始爲輓歌。每歲盂蘭節，喪家輒集歌者歌之，以侑亡靈。其聲哀思，聞者爲之心動，俗名爲坊掉倍〔一一〕。

景興中，業輓歌者雜用扮戲嘲謔歌舞，無異戲場。哀經之家，侈然以此誇耀。政府官惡其吉凶雜揉，累傳禁戢，幾十餘年，庚戌以來，民間復有是戲。良家子弟，多棄業從之，巾幘衣服，一如婦人。平居無事時，每曼聲度曲，對客覥然，曾無愧怍。賭鬥雞酗，胥焉而生。習俗至此，良可嘆也！

教坊樂器有長筑，剖竹爲之，似匾擔，長可三數尺，每樂工悉集，惟一老婦擊筑以節衆樂。餘如竹笛、腰鼓、帶琴、荻鼓，皆管甲及諸丑末司之。竹笛俗名哨，與衆樂參奏而不能孤行，以工之者少也。腰鼓俗名𪔂粘〔一二〕，磉如小桶而長，兩面相應，臨奏傳以稻飯，始能諧聲。笛管俗名卷，二者合卷、旅行皆可人聽，亦有一藝擅場者。帶琴俗名彈帶〔一三〕，蓋中州三弦琴之流，而方底長槽，槽間竹嶶一十有六，視三弦較異〔一四〕。管甲登場，以紅巾挂腰際彈之，與陶娘唱和，隨歌調升降，剛柔應聲，顧其聲稍下，不能駕出人聲耳。陶娘所執有節拍，俗名笙，有串錢拍、俗名笙錢，皆按之所以相歌聲。又有單面鼓，俗名𪔂𥂁〔一五〕，鼓製小而且薄，飭以金漆，其聲碎蓬翕闢，陶娘初上及轉折則敲之。大略諸樂與中土不同，而其高下清濁出入轉合，各備五宮七聲。至於折旋變化，別其移宮換羽之妙，非深於聲律、與夫南北習尚之殊、山川風氣之限者，不足以語此焉。余以是知先朝之製作，極深研究，又未易以輕議也。

宮中之樂，俗稱喝鬭權〔一六〕，與古教坊大同小異。有竹笙俗名彈枯，製爲方桶，上寬下殺，彷彿古木柷狀，面排竹片鱗比如床苐然，雙槌櫟之，其聲雜應。商角有鐵弦琴，方折類瑟，嵌以瑇瑁、琿璖，奏時兼用搊撥。九弦者，俗名彈九弦，七弦者，俗名彈七弦。有箏似鐵弦琴，絙絲弦一十五，搊以銀甲，或用蘆花穗切之，並與衆樂參爲八音，實非古之八音也。宮中歌聲纖麗婉轉，視教坊差雅，然其音律亦不甚相左云。

古琴一種，我國惟陳時阮士固能之。其鼓琴則先剪弦頭紫摯，而後入曲，大略概可想見云。

把令隊，有鼓有鐸，又有蜂腰鼓，類腰鼓而一面，尾粗腰細如密蜂然。聲之輕者爲「尋」，重者爲「芃」〔一七〕，俗因名爲䕫尋芃〔一八〕。有吹管，俗名篗，以荻爲之，視教坊荻管較短，承以竹管，旁穿七孔，七聲，趺用黄銅，或編竹漸次漸大，間飭以漆，蓋古馬上鼓吹之遺。有小吹管，俗名篗小，承管只穿五孔而無趺。有蟲卷吹管，俗名篗祖螻，單用荻管而已。

大抵廟祀之樂，其聲莊雅，凡迎送灌獻，以及升降祝嘏，各隨禮意而宣揚之。臨喪則爲悽愴之音，其制差不同也。近日業吹管者争爲謠〔一九〕，以博世俗之譽，凶禮所奏率爲兒女哭泣之聲，聽者輒加嘆賞。大樂以合禮，致嚴致哀，曲盡其妙斯已矣。至於聲之悲慟，則苦吹之嗚咽皆是也，曷不静而聽之？聲之詰屈，則窮民之喑啞皆是也，曷不登而奏之？而顧求肖於一管，以亂作者制作之初意哉！噫，有守官者之不得其職，蓋不止於鼓吹之賤工也！

天地間自然之聲有五，曰商、宫、角、徵、羽，與變宫、變徵而爲七。我國言語音響與中土不同，然絲聲有性、静、情、精、嵩、藏、臧，吹聲有僻、陰、餔、寂、卒、徂、希，大略亦不出於七聲也。

【校勘記】

〔一〕「争以淫哇鄙俚之音逢迎其好」，「俚」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二〕「而古樂廢壞」，「樂」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三〕「氏、羌接迹於中原」，「接」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四〕「陳梁之淫蕩」，「蕩」原作「薄」，據乙本改。
〔五〕「再傳之後武媚娘《桑條韋》、《紫雲回》、《雨淋鈴》」，「韋」字底本無，據甲本補；「鈴」本作「漓」，據文意改。
〔六〕「盡爲所掠」，「盡」原作「書」，據甲本改。
〔七〕「彼拂絃按拍」，「按拍」底本作「拔白」，據甲本改。
〔八〕「大略有黄鐘宫」「有」底本原作「自有」，「自」字據甲本删。
〔九〕「河南訛爲蛇南」，「訛」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一〇〕「率爲哀悲悽愴之音」，「率」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一一〕「俗名爲坊掉倍」，「坊掉倍」爲喃字，意爲「倍歌坊」。
〔一二〕「腰鼓俗名𪔠粣」，「𪔠粣」爲喃字，意爲「飯鼓」。
〔一三〕「帶琴俗名彈帶」，「彈帶」爲喃字，意爲「底彈」。
〔一四〕「視三弦較異」，「異」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一五〕「俗名𪔠𥐊」，「𪔠𥐊」爲喃字，意爲「片鼓」。
〔一六〕「俗稱喝闌權」，「喝闌權」底本爲喃字。
〔一七〕「聲之輕者爲『尋』，重者爲『芤』」，「尋」、「芤」二字乃喃字，指其聲。
〔一八〕「俗因名爲𪔠尋芤」，「𪔠」亦爲喃字，意即「鼓」。
〔一九〕「近日業吹管者争爲譎」，「争」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禮辨

朱子訓「禮」字，以爲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蓋凡人倫日用，動而有則者，聖人次第而品式之，莫非天理之所在，非故爲是繁縟，使人之難曉也。中古以降，世變風移，因時爲政者，凖古施今，使之不悖於道。於是節目日繁，講求者或不得其説，甚至目爲聚訟之家。朱子始輯士庶所需之禮，爲冠、婚、喪、祭四篇，合通禮爲五，爲説明易，迥出諸家。其不及於朝廷郊廟者，良以經典具存，不敢以議禮自居也。

我越自内屬時，循用漢禮，久而寖失其真；釋、老、西洋之教，又從而雜亂之，而禮遂紊矣。有國家者，苟置之不講，將以爲政，不其雜乎？

冠禮〔一〕

冠禮久廢不行，長幼老少又不甚分別，平居交際率以分相加，忿争、仇怨多由此起。有年未弱齡，輒齒於黄台之列；有歲在髫齡，妄躋於成立之班。簪笏之間，早晚而凌長行；戚里之家，以子侄而臣諸父。乃至壽同樗櫟，謾加倨於國人，品在等夷，卻自高於儕輩。謬雜相習，莫知適從。欲有以易之〔二〕，非反其本不可也。或曰：「冠禮必用三加，今國俗推髻，緇布巾竟爲虚設〔三〕，幅巾亦不常用，幞頭爲仕宦中人不得戴之，女子又從無簪髻之飭，子欲復之〔四〕，余恐艴然之笑，不徒見於唐人也。」是亦不然。古者男女年逾丫丱，於是乎冠之笄之，而責之以成人之道。三加之服，曰緇布冠、曰弁、曰冕。至宋爲緇布冠，爲幅巾，爲幞頭，蓋取其禮，非必拘其制也。我國無緇布冠，而包頂亦所以斂髮，或時帶幅巾，幞頭非未仕者所宜，而丁字帽皆可通用。豈古之弁冕，可變爲宋之幅巾、幞頭，而不可爲今之包頂丁字帽耶？至於女子從無簪笄，而羅巾釵鈿，通爲首飭。苟有志於執禮，師其意而不泥其文，斯亦可也。雖然，此特爲士庶之好古者言之，若夫英君賢佐，得時大行，則又非常悟俗套之所能限也。

近代禮學不講，惟登鄉薦者，始從座師演習拜跪儀禮節，其餘略不經意。常見縉紳子弟，容貌韶秀，服飭高花，及加冠委佩，攝祭酬賓，則舉止失措，縮縮然如新婦見公姑，不免貽笑世俗。有欲反之者，輒矯情飭僞，戲謔嘲笑，以亂其實，而不知莊隋造次，欲蓋而彌彰矣。禮其可不學乎？

古者束髮於頂，以緇布冠固之。故弁之尖，冕之桶，冠巾之重臺，皆爲藏髮之地。我國散髮而峨冠，於義無取。而變俗移風，非王者之必世，後仁不能也。婦人古有冠髮，我國只用羅巾斂髮，其見尊長，則散垂爲敬。顯宗時，宮人始戴側髻冠，其製圓而重臺，惟常侍時戴之。至於奏樂，仍用圓樣丁字，與王府侍嬪無異〔五〕。外庭命婦，則未定制云。

丁先皇始製四方平定巾，其制方而平頂，以皮爲之，蓋軍裝也。後世變爲六稜，而殺其上，製用紗漆，是爲祭服，曰「平頂帽」；又刓方爲圓，折直爲曲，爲朝侍通用之冠，曰「丁字帽」。正和保泰間，阮相公沅再加區别。平頂帽，自公相下至吏士，各以制之高低爲等級，而御服則以金線别之。丁字帽分而爲三：圓體平頂，織用馬尾者爲上，銷金飭額，微示等差，皇上主上燕閑，及皇子王子常侍視事戴之；六稜而頂凹，制用南紗者，爲内監常侍視事之服；體圓縮縫，制用青吉布者，爲士庶吏軍通用。時遇國卹，則大臣常侍視事亦戴之，其體各不同也。

幞頭巾，蓋古人燕居之服，見温公《獨樂園行樂圖》〔六〕。明太祖既滅胡元，倣古定制，始爲文臣大朝之冠，或稱爲「進賢冠」，其實非也。康熙二十一年，阮相公沅北使，訪求故明典憲，回國典定章服與雲錦圓領，遂爲文武大朝通用之服。若常侍視事，則文用涼巾，武用燕尾巾，則公沅所制也。

余少時見前輩燕居，常戴馬尾包頂，其製圓而頂平，高一尺許，或戴八仙巾士庶之家，則八仙巾、幅

巾皆非公服也。八仙巾用弦緞或紗絁，頂平，上裁菊瓣數重相襲，周匝襞楷，如古之竹冠横帶勒額，垂其末于腦後及兩手，有垂襜，蓋倣包頂而加文也。幅巾製用方巾，折摺爲之，詳見《家禮》。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甲本皆無，據内文補。

〔二〕「欲有以易之」，「有」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三〕「緇布巾竟爲虚設」，「布」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四〕「子欲復之」，「之」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五〕「與王府待嬪無異」，「異」字底本作「以」，據甲本改。

〔六〕「見温公《獨樂園行樂圖》」，「圖」前原衍一「園」字，據文意删。

婚禮

婚禮自庖羲以來，羣聖相因，其制大備，詳見《儀禮》、《禮記》諸書。文公集而約之，略財幣而重聘問。六禮之設，名數雖繁，而中人以下，皆其力所能任也。

我國自王公卿相，至於士庶之家，惟行問名、納聘、親迎三禮，大概以銀幣爲主，儀服次之，而擇配論德之意，罕有存者。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吁，可慨矣！古者男家發聘，女家復書，而周旋於其間，媒氏而已。今之俗則不然。自初婚至於成禮，男家則舉族以行。而「之子于歸」，女家亦舉族以往，儀幣服食，取美目前。有婚嫁未完，而田産盡傾者。夫嫁女之家，三日不滅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古人於人倫之本，風化之原，務使不失其正斯已矣，豈可徒爲耳目觀乎？

儷皮之儀，至周始有婚書，後世又有庚帖，蓋即問名、復書之遺體，而加文之，亦古人待哀世之意也。

我國無書帖，有蘭萑〔一〕，捨禮數而用錢銀，已爲可鄙。况輕重多寡，民俗靡常。兼之閭巷兒童遮道

要索，至有停輿開説，質物取途，甚非盛世之所宜有也。余嘗疑「蘭萑」二字，全無意義，求之不得其説。及讀莫明德時詔書，始知「蘭萑」舊爲「攔街」，近代訛傳失真。而官府行下時亦用之，不覺啞然大笑。

禮，内兄弟不得爲婚姻。太真玉鏡臺，蓋晉人禮教之崩弛，非可以爲常也。内兄弟即中表親。我國姑舅兩姨之子亦不通婚。惟舅子姑孫得相嫁娶，俗諺傳爲美談〔二〕。然姻婭往還，稱謂相牴牾。夫婚禮以正人倫，而輒先亂其外家之昭穆，是豈大雅君子之所忍聞乎？

近世婚禮有停喪行聘者，最爲傷倫，昔賢曾已力辨。至于聘財不足，交契爲婚，或亦以此興訟，是於論財之中，更進一步，庸非夷虜之罪人乎？

古無女子承家之禮〔三〕，故中堂命醮，便作別離，三月歸寧，義無再往。儀禮稱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昔賢注疏以男子出繼〔四〕，女子出嫁，爲其父母服，與夫爲父後者之爲其母當之〔五〕，正謂此也。

【校勘記】

〔一〕「有蘭萑」，「有」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二〕「俗諺傳爲美談」，「爲」字底本作「之」，據甲本改。

〔三〕「古無女子承家之禮」，「禮」字底本作「樂」，據甲本改。

〔四〕「昔賢注疏以男子出繼」，「疏」字底本作「注統」，甲本作「疏注」，據文義改。

〔五〕「與夫爲父後者之爲其母當之」，「夫」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繼嗣

我國有無男用女之例，不知始於何時。夫分内外爲二家則無統，合疏親而並祀則亂常〔一〕。况世次漸遷，恩情愈薄。或未滿四代，而就食於無服之曾、玄；或别有宗親，而附祭於異姓之祖、禰。徒使二本之教，越千載而復行，而非類之歆，强鬼神於所不當祭。仁人君子能不爲之動心乎？此大宗無後，小宗繼之，古人所謂以諄勤於繼絶之義者，非爲無女而言也。常見近代之女婿外孫〔二〕，析田分産，務勝於近親，及制服則必循常禮；奉晨昏則偏殺外家。甚至買怨啓争，相率以充貪官之囊橐。雖持心近厚，如許桓夫人之唁衛侯，秦康公之送晉文公者，間有其人，而末俗日趨，其弊殆不勝言矣。

【校勘記】

〔一〕「合疏親」，「疏親」，甲本作「親疏」。

〔二〕「常見近代之女婿外孫」，「代」字底本無，據甲本補。

婚俗〔一〕

衰世婚俗不可屈指。余少時，見無賴子弟有先娶寡婦而後并納其女者。此風始於景興末年。其後，縉紳之士，亦或效尤。夫妻之女，非女行乎？禮繼父同居者，服期年，其爲後世慮者至矣。當事者固恬然而不之問，敗禮傷化，殆莫甚焉。余謂繼父娶前夫之女，當以亂倫無別罪之，即飼獸汙宫，亦不爲過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甲本皆作「婚禮」，據内文改。

PDG

郊禮

我國郊壇，始於李氏，先朝中興，再加修葺。正中昭事殿基，約高一丈，石欄石陛，雕刻工巧。內砌石臺，合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次左右丞相。堂左右兩廊，奉大明夜明之神，及周天星宿、際地神祇。歷代帝王，分列從祀。第一門外，皇上更服，大次在其左；出第二門，折而東南，經王上權御次；至第三門外，對構七楹，則節制府扈從之所也。李陳郊祀禮制，今不可考。先朝於春旦三日內擇吉郊天。中興以後，政歸王府〔二〕，內殿徒擁虛器，惟春首謁郊，與會試御講武殿，略備鹵薄威儀，都人傳爲盛事。舊例，南郊奉事，一百四十五貫五陌五十四文，户部領在户番，付司禮監承諭局備辦。帝祇位前有三才齋品及芭蕉菓食，左右殿廊，以次降殺，無牲玉燎瘞之儀。至日設皇上拜位於殿庭、御道中，王上位在御道之左，稍次，節制位又次之。二品以上，在第一門外，三品在第二門外，其禮止於上香、宣奏，前後八拜，可謂略矣。

聖祖盛王既登，政府郊天不復陪祀。暨大行皇太后升遐，皇上亮陰，遂命首揆阮公院代行。次年盛

王親自攝祭。既而年殺不登，寇盜竊發，天下往往以此怨咎，亦可見人心之未去也。西山據國時，設北城鎮於東京，即敬天殿，爲返望臺，而南郊遂爲雩塋之所。歲遇亢旱，則鎮撫大員集教坊，把令於此祈雨，或舁四法佛像，暴之第三門外，鹵莽滅裂，殆無足言。

辛酉之夏，西山少王棄富春北走，升北城爲北京，築圜丘於柳市門外，甃方澤於西湖，以冬、夏二至，分祀天地。而南郊昭事殿，則倣中正朝大光明殿，仍爲祈禱告謁之禮，及改元告謝而冠免。人以此卜其亡云。

【校勘記】

〔一〕「政歸王府」，「政」原作「正」，據甲本改。

雜記

南郊第三門内，有柳杏公主祠，磚屋方廣尋丈，横據御道。詢諸皂隸，則鼎革後，郊殿監守，及四旁業巫覡者始爲之備，云帝女朝天待漏之所。其説迂鄙不經可笑。第二門右側一樹，己酉庚戌間，并出一菌，其大如盤，仰而望之，文理堅密，久而不萎，傳爲穀神所附。道旁廢井，丙午春，青火浮於水面，高數尺許，三日不滅云。

PDG

風俗

古人以江河之推移譬世故之遷變〔一〕，竊謂風俗亦然。余少當景興時，俗尚猶厚，平居交際，循循然有敦讓風，一有不善，輒恐爲人所知。至於戚宦貴遊無賴子弟，亦未敢公然肆行；其或不循經制，良家父老，輒陰擧爲子弟戒。鄉黨聚會及親戚宴飲，惟年登耆艾以上者與焉。幼壯以下，施邀與偕，每逡巡畏縮。有事商確，惟年位尊者裁之〔二〕，餘則拱聽而已。春秋祈報，或徵歌以侑神，殽饌纏頭，賞歌錢不甚奢侈。有稍過之者，羣共非笑之，曰「此非前人成例也」。親友過從，非大禮及上賓不宰鵝鴨。北茶價賤，而好者亦寡，惟權門世族乃有之。接賓酒用小琖，似拇指大，數酌即止，過此則目爲沉酣。聞諸前輩，談及龍德、永祐之前，以此爲渾厚較勝，惜余未及見也。自盛王寢疾，粃政日滋，戚里之家，下及遊蕩子弟，争爲詭僞以相勝。什器之中規矩者，易而歪褰之；服用之有軌度者，變而增損之；交接、酬酢、飲食、起居，凡事之關於節文度數者，必從而矯揉溷亂之。日異月新，傳相慕尚。有堅立不回者，恣加訕笑；甚乃擠陷之，傾覆之，而習俗澆矣。

【校勘記】

〔一〕「古人以江河之推移譬世故之遷變」，「譬」字，底本作「啻」，據乙本改。

〔二〕「惟年位尊者裁之」，「者」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笠〔一〕

余八、九歲時，見老者多戴竈殼笠俗名籢笄解〔二〕，或三江笠俗名籢三江； 官家子與學校諸生，戴方斗大笠俗名籢蘿〔三〕； 官家内眷年高者，戴古洲笠俗名籢桅〔四〕； 中年及少者，戴蓮葉笠俗名籢蘿蓮； 京城士庶男婦，通戴古洲笠； 幼者，戴小蓮葉俗名籢汝困〔五〕； 村邑男婦戴春雷小笠俗名籢壽黜〔六〕； 軍士戴掉笠俗名籢掉榮〔七〕； 厮養及軍人婦女，戴圓斗笠俗名籢枯〔八〕； 僧道戴笥面笠俗名籢麵簏，喪家戴春雷大笠俗名籢及〔九〕； 期功以下，戴古洲笠加藤綏，惟權門勢户喪者，戴笥面笠以自別。 至於清、乂二處，通戴圓箕笠俗名籢乂，外鎮蠻儂，通戴尖光斗箬笠形如籢枯麻尖，頂朋補笆笠〔一〇〕，與四政不同。 壬寅、癸卯年，三府兵亂，挾功肆行，人多戴圓箕笠以混之，輾轉成俗。 丙午國變，復捨圓箕而笥面，有期功緦服者以素綏別之。 在村塢則倣竈殼之制而殺其上，謂之酸皮笠俗名籢補稻〔一一〕，其戴春雷小笠者，間或有之，而竈殼、三江、方斗、圓斗、古洲、蓮葉、掉笠不復見矣。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俗名籛笄解」，「籛笄解」爲喃字，意即正文所謂「龜殼笠」，以下喃字意同正文者，不再出注。

〔三〕「俗名籛蘿」，「籛蘿」爲喃字，意謂「葉笠」。

〔四〕「俗名籛棿」，「籛棿」爲喃字，意謂「兜笠」。

〔五〕「俗名籛汝困」，「籛汝困」爲喃字，意謂「小圓笠」。

〔六〕「俗名籛壽乢」，「籛壽乢」爲喃字，意謂「小頭笠」。

〔七〕「俗名籛掉桀」，「籛掉桀」爲喃字，意謂「掉圓笠」。

〔八〕「俗名籛枯」，「籛枯」爲喃字，意謂「枯笠」。

〔九〕「籛及」，此爲喃字，意謂「大圓笠」。

〔一〇〕「形如籛枯麻尖，頂朋補笓笈」，此爲喃文，意謂：其形似枯笠而尖，用竹筍皮來制其頂。

〔一一〕「俗名籛補稻」，「籛補稻」爲喃字，意謂「稻皮笠」。

衣服〔一〕

舊例士庶以下，公事服青吉衣，平居服緇衣，村塢小民則服布素。近者通服青吉衣，而緇、布二色鮮有服者。舊例青吉衣以火明爲上，微明次之，賤者用葵色俗名袄味皺〔二〕又次之。倘遇國卹，則王公卿士皆服葵色。近來不拘貴賤，皆以葵色爲尚，而次明、微明委爲樸魯而不用矣。舊例喪者，平居服粗布，戴笠散髮，掩口而行；有事於公庭者，著葵色青吉衣，事迄，返初服。近來雖無公事亦常著葵色衣，卻笠推髻，談笑於街衢，略無愧怍之色矣。舊例有期功服以下者，衣素散髮，終其身，不與人家宴飲。近者公然吉服，羣飲聚食與常人同；有略存羞惡，移席內室略示違異而已。

若夫，良家之裔，棄素業而遨遊；戚畹之童，挾門閥而倨傲。雙槍七畹，辨味遍於輿胥；方丈盈樽，常奉過於喪祭。親戚勸酬，則童丱躐躋而耆耄不敢斥其妄；閭里會飲，則髫亂羣吠而尊長不可司其成。康色低聲，乞憐於下賤，而畏倡優之訕者，甚於月旦之評；傾囊倒橐，取美於目前，而充歌筵之贈者，倍於牲盛之奉。甚至退居林下者，喪心於弄筆而刁風興；儼然堂上者，眯目於苞苴而貪風起。

期孟姜於河上，不止淫奔；禦商客於國門，競爲寇盜。風俗至此，可謂極矣！雖江河之推移，豈能盡肖其狀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俗名袄味鮻」，「袄味鮻」爲喃字，意謂牛角色衣。

阮堯明[一]

阮君堯明，名俊，余之忘年友也。長余一十九歲。原籍下洪之長津，鼎革後，僑居壽昌鼓舞。少舉於邑，補郡庠。戊申之秋，署篆水棠。未幾，解綬而返。爲人沉静，喜散誕風流，時出入權要間，而酒榼茶甌尤喜與韋布儒流共晨夕[二]。歲在壬子以後始識余，與黄君希杜過從往來無間。希杜與堯明對門，而余客太極，亦不甚相遠。每暇輒集於堯明内室，下簾細話，科頭跣足，如家人兄弟。入夜，則布几庭前，煮茶泛月。時余落魄故京，無志於當世。而希杜以巨家子遭變蕩産，由華陽鎮來京，值世故方殷，亦不留意家人産業，故常與堯明遊。一日偕相知數人，賞蘭南榮，頃之，新月初上，相顧而笑，遂頂蘭社譜。月夕風晨，往來尤數。堯明時内悼，一女，髪纔及眉，依依膝下。常得硃砂、淡紅、鶴鴒、鸚瓜諸菊，蓓蕾半含，秋色艷目。堯明命僕分藝庭除，余與希杜適在坐，見小女汲水澆灌，余戲成一絶句云：「倚檻課童分菊種，可知陶令舊生涯。垂髫卻解人深意，繞砌携壺學灌花。」既而席地中庭，携爐啜茗，聞長空鴈聲，希杜鴈詩。轉眼八、九年間，堯明落魄河北，希杜食貧京邸，而余踪迹飄浮。回想半生，始知相聚之不數

得也。

堯明蘭盆開時，余與希杜各有詩送，粤東關君天池評閱，希杜最爲擅場。余詩有曰：「雞舌半含紅點點，雀翎初刷緑依依。」及「嬌如燕姞餘香在，恨寄靈均雅調稀」之句，亦頗爲天池鑑賞。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尤喜與韋布儒流共晨夕」，「韋」原作「當」，據乙本改。

仕進

舊例，倡優末技不得遊學校、仕正途。初意良善，惜無雋異登進之路，以收不羣之才。自禄溪侯以伶官子不得應舉，委質河南，當事者始悔蒐羅之不廣，然未公然弛其禁也。暨以如京張國母由樂籍供奉入晉光王邸，誕僖祖仁王，亞旅卞長宫，復得寵於僖祖，教坊諸姓，始得與良家齒。其後，大科顯宦，或由此出，士大夫久與之習，而優孟之家，亦自忘其世矣。世運風俗，可於此驗焉。

PDG

琴

我國帶琴及箏爲絲音。大略惟性、静、情、精四聲,又假借爲嵩、臧、藏三聲,七音互爲主客而已。近代始尚月琴,蓋古胡琴,一名阮咸,以四、上、合、尺、五、工、六、仩、凡諸音,配七聲、十二律,詳見《九峰新樂書》。然南北殊風,工之者少。景興中,内殿供奉管仙右隊阮廷滌變爲南音,略可人聽。然清濁雜沓,全無腔調。安泰武君支桐亦好月琴,始學北調,既解音節,信手彈爲南音,參考琴箏南譜,剛柔婉轉,心手相應。乃知聲音之類,無不相通者。

仁魚〔一〕

阮公宗珵爲乂安督視，初到任，有仁魚死於海岸，長百餘尺，闊稱是，地方以告。公偕同僚往，爲文以祭之。後數年，有童子容貌韶秀，年可十四、五，著儒衣詣門，問阮兄宗珵在衙否。閽者斥之曰：「乳臭子觸嫚長官，不去，鞭樸將及之矣，何問爲！」童拂衣笑曰：「吾憶故人，不憚遠訪，無已當自去，不消如此張皇。」閽者異之，聞於公。公具冠帶，出肅容，童子去已遠矣。命衙從追請之，苦要乃返。坐定，笑謂公曰：「别來久憶，兄獨不念及故人耶？」公謝不敏，設酒談叙。童子喟然曰：「弟與兄俱從仙曹謫降。兄入世途叨科甲，猶不甚失本來面目。弟自得譴，混入禽魚，紅塵苦海，徒令人悶悶耳。」公請其詳，童子曰：「余初謫爲百舌鳥，性慧而善鳴，都城遊冶子以重價購得之，晨夕玩弄，不啻拱璧〔二〕。如此十餘年，思脱皮毛，未得其策。一日開籠縱恣，時主人方瀹茗欵客，砂壺瓷碗約值百餘金。余躍上客筵，飛舞跳躑，拌甃粉碎。主人陡怒，操煙筒斃之。上帝以其謫限未滿，復降世爲海中仁魚。凡三年，忿不勝辱，乘海潮登岸暴鱗自斃。時兄偕同宦往祭。幽顯異路，不能一談。及讀祭文，妙思靈機，殊增健羡。嗣

蒙上帝準滿謫期，聽於山谷潛修，仍補舊職。今當回朝帝所，故來與故人一別。他日相會於紫府清都，想不遠矣。」公因留宿，密問前程，其語多不外泄。次早辭別，具衣冠送之，出門不見。公未幾卒於任仁魚俗名魣翁獡〔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不啻拱璧」，「啻」原作「譬」，據文意改。

〔三〕「仁魚俗名魣翁獡」，「魣翁獡」爲喃字，意謂「象翁魚」。

豐年〔一〕

景興甲午，先大夫從西承歸居河口坊宅。時天下承平，比歲豐稔，市纏間物價甚賤。密熬二枝，值錢一文，南茶二大盌，芙蔔二口，價亦如之。有不甚渴者，輒以一錢買茶一大盌，芙蔔一口。點心飯店，儘力量而食，不過十數錢。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剽竊

延興、同樂二坊之間，有見成衣舖。每月初一日、初六、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一、二十六、三十等日，白馬墟期，衣舖最爲喧閙。篋胠之徒，乘間剽竊。或摸手客袖，括其所有；或故爲喧閙擁擠割截衣幅，搬取行貨；或喧傳象逸馬風，列肆與途人擁擠趨避，貨物狼藉。及知其誕，則偷兒已厭所欲矣。一日，有綵輿停於東閣銀舖門前，婢僕騶從如雲，採買紋銀，估價未定。輿中人命傳姆捧銀色數十錠〔一〕，回衙呈相公開驗。店主不之疑也。既而婢僕漸少，轎夫亦四散。日向暮，不見傳姆還報，店主始就輿前索銀，則一老盲丐，罩紅綃衣，坐輿中，茫然不知所言。輿故而敝，約估不過十數緡，四下尋覓，茫無影響。此類甚多，不能遍舉。奸騙伎倆誠爲可笑，然亦足以見昇平之盛事也。

【校勘記】

〔一〕「輿中人命傳姆捧銀色數十錠」，「數」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PDG

騙術

景興壬辰，會試四場畢。有一嫗詣東河席舖一巨室閑話，道及會試中格，某公者是其所知。主人問新貴人年貌貫籍，嫗具言其詳。且言貴人家故貧，中饋尚虛，庭試屆期，不知錦旋日作如措置。主人不覺心動，對嫗言：「某有室女頗不陋。姆倘能作合，錦旋之費，當不煩貴人挂慮也。」嫗故難之，復往數四，已而要貴人詣巨室相女。主人留貴人宿，夜出其女見。嫗慫恿主人〔一〕，命女伴貴人寢，訂賜第後成婚。明早辭去，餽遺頗豐。主人妝其女候親迎〔二〕。及傳臚賜宴，沓不見嫗來。主人命家僮遍訪于新貴，皆非曩日留宿人，始知爲其所騙，懊恨不已。此事喧傳城都，聞者以爲笑話。夫騙術固神，然非巨室之誕慕新貴，欲要非分之福者，亦何能售其術哉！

【校勘記】

〔一〕「媪慫恿主人」，「人」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二〕「主人妝其女候親迎」，「人」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斗數〔一〕

懋軒先生以景興辛未閏五月生。其斗數吉星湊會，兼數貴格，蓋不易得也。先仲兄嘗言先大夫閲先生斗數，謂：「潘先生名壽不兩立，掇大科則減算，享遐齡則減名。」己酉之歲，先生得疾，余嘗舉此言勸。懋軒先生名於鄉元，壽止於知命。二者不相短長，余亦不解所以。

庚戌歲，余嘗夢見文亭榜，見鐫朱塡金，優中一名鄭公權，中項一名潘輝瑢，其次中項、次取多不記。及覺，嘗以聞諸先生。時監生鄭公君權没已久，不知其何意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冤枉[一]

維先壽棣監生阮允密，鼎革後，村居授徒。敝屋五楹，東房爲長子允拔，西房爲允拔之弟室，中間三木楹，則監生老夫婦與其母居焉。允拔有室[二]，久而琴瑟不調，其歸寧每累月。允拔就館於隔江之小邑，歲時歸省，在室者無幾。其婦或於背人處懟其夫，監生夫婦亦末如之何也[三]。辛酉歲，允拔弟既婚，夫婦頗相得。一日，於其室得允拔之褻衣，出以歸其兄。監生心疑之，屏人召允拔責以整冠、納履之嫌。允拔力白其無，而苦無佐證，鬱鬱得心疾，舉止言語迷惘不常。一日，詣其舅，歷訴哀衷，且言將以死自白。舅斥其妄。次日絶早，辭其父如館。出邑傍黎舍渡，就所知家借刀。所知者以其顛也，不之借。乃咬食指，以竹簽染指血大書於邊江木綿樹曰：「人莫予知枉斷腸，此冤須訴與雲長。」已而唤渡，至中流，返舟而躍。舟子撈之不及。聞諸其父，傭水居户搜覓。日暮得於江心深處，盤膝而坐，面色如生，惟右手食指頭咬碎。監生號哭藁葬之。樹上血書，字可掌大，得日成絳紅色。居人恐驚動官府，刷洗之，久之乃净。

PDG

余聞而異之。後晤黎舍李司講公長子，細詢之，與所聞合。扣其故，則曰：「弟舍之褻衣，或云弟婦誤挾之，或云是允拔之婦所爲，皆不知其然否也。」夫世之峨冠博帶，危坐闊步，口聖賢之書，齒縉紳之列者，不少矣。平居無事，鮮不以道學自任，名教自居。及其事變之來，處得喪而臨死生，往往進退周章，失其所據。允拔一初學少年子耳，乃不忍中冓之污，而喪身於江魚之腹，人豈易量乎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內文補。

〔二〕「西房……允拔」，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監生夫婦亦未如之何也」，「如」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科舉〔一〕

李朝取士有三：教科、大學生科、亦有進士科，登進之途不一。至陳亦然，然惟進士一科得人視諸科爲最。先朝洪德以後，專以進士科爲掄才大典。莫氏因之。中興二百年間，登是科者，以清流自居。其他文武才略致身公相，亦不爲清流所重〔二〕，世變然也。中興初，馮公克寬參内幄，號功臣，剔歷部寺，且屈身場屋，以一第爲榮。而梁公有慶，勳業文章與馮公伯仲，獨以在莫，見抑於禮圍，不肯入於庭試。及歸先朝，歷官清要，體貌既尊，弗屑與舉子家較勝。執史筆者，以其非科目中人，略而不備。非有梁氏家譜，及諸名家私集〔三〕，則梁公之勳名，將與尸位具臣者同其淪没矣。

其後，慕澤武公惟志、青林阮公廷派，皆一時名臣，考之於史，莫能得其梗概。纍籍之士，積習相沿，漸有唐末清流之弊。景興初，吴公時仕文名大噪，甚爲當路者所忌，會試考官暗中搜索，稍涉近似者，輒相語曰：「此時仕口吻也。」極力而擯斥之。縠祖知其故〔四〕，場事既畢，輒命取吴公落卷親閲之。考官多被黜罰，竟不能止。丙戌科，吴公得洩瀉病，入第四場，草草完卷。考官閲之，曰：「此卷今文練達，允

爲會家，然文氣頗弱，當非時仕所爲。」及閱阮公伯暘卷，曰：「此卷俊警頗似時仕，然今文不足，時仕必不爲此。」疑不能辨。吴公遂領會元。靖王總政時，范公撝謙以文學結主知，少年挾氣取忤於時，禮闈之見斥，亦與吴公類。晚歲學日遂，訴爲文章，必痛改舊習。己亥盛科，改名阮攸。第二場一卷，語頗馳騁，考官相賀曰：「撝謙在是矣」，則相與疵謫而黜之。及榜出，而公名固在也。第三場一卷，亦以疑見斥，而范公卷無恙。第四場阮公文醇而簡，范公貴適則汪洋大肆，氣格不同。内場官擬華堂范公卷第一。阮公伯暘獨指鄧田范公卷，曰：「此卷簡古深奥，非老師宿儒不能及。」進讀王府，鄧田公首是科，而華堂公次之，果如阮公所料。文停榜出，阮公頓足曰：「科甲固有命，不可以人力争也。」蓋前此諸科，鄧田公見黜，阮公之力居多，至此獨執鄧田公卷爲首選，造化之戲弄亦可謂巧矣。

世傳盛美正妃之弟茂挺〔五〕，由鄉科起家〔六〕。妃欲厠之紳録。及會試，密囑彌封吏撰號，茂挺卷號必用其字爲識。又囑内場官加意培植，或劣不可取，待有旨博訪，當以此號進呈。第四場畢，試卷進呈，茂挺卷不在其列。妃請於王曰：「衡尺限人，恐或未廣。請博取蓄儲諸卷進覽，聽妄信手製取，以廣敷求。」王恐重違其意，許之。妃製得一卷，則所識其號也。退命宫監以其事告茂挺，預以爲賀。及製彌封寫中榜，則武公輝挺也。妃怪之，以問彌封吏。吏對：「受囑時，心緒忙亂，記憶不精，逮至彌封，猛憶妃旨所囑『挺』字，遂將此卷填作某字，初不知其誤也。」妃不覺驚嘆。聞黄公五福掌府時，一事亦與此略同，惜不得其姓名云。

蓮池武公綿，少不甚慧，鎮日咿唔，纔得中景紙一頁，攻苦不輟，遂以文學名于時。然文思頗澀，恒苦日力不足。戊辰會試第四場，題目皆所素講，而簷晷不給。及暮，納卷而出，至寓解裝，則誤納草藁，

而印卷固在囊中也。嘆恨不置，姑取日間所爲文加工磨練，書於印卷。天將曙，文成而寐，向午睡覺。搜諸篋，則印卷不見。心頭忙亂，懼禮部催取印卷，無以應命。徬徨者累日。榜既出，喧傳蓮池武綿登會元。公不之信，詣廣文亭視之，果然。且喜且愕，不解其故。或傳「公家三世不養猫，故得此報」，未知是否。

萊石阮公倜，探花公僜之弟也。壬辰會試四場畢，納卷而出。探花公索閲草卷，始知誤留印卷。是夜仍加修削，及早袖卷及百金，徘徊試場門外，不知所謀，日向申，一武弁問公何事徬徨，以實告或能分憂。公以實對。弁欣然曰：「此易事也，某請爲公任之。」受卷返金，且囑公曰：「出榜後如蒙見念，當詣同春坊某家一訪足矣，何以金爲。」言訖而去。已而果列中格，往同春訪之，則隨號某員，死已百餘日矣。公始知爲鬼神之助，既登仕路，時恤其家云。

己亥盛科會試前，有夢入殿庭，見傳臚新科進士，至十五名吴暹，執簿諸員相語曰：「此名學問雖不甚優，而福德可取也。」夢覺，遍訪親朋，皆不知有吴暹名。蓋公以是年始登鄉薦，人鮮知之者。及會試第四場，日已暮，而公卷纔得古文第一段，猶拈筆構思。一采察内臣問：「場門既閉，新進士何故猶在號籠？」公始知日已暮〔七〕，懇求得助爲地〔八〕。内臣命執筆硯以從。至十字堂後，時堂中撰卷，壁間微漏燈光。内臣謂公曰：「坐此屬文，完卷當以告某。」公如其言。内臣時來問省。雞三唱，卷始完，以授内臣。就彌封吏房投入。仍以丁字帽授公，雜傳鐸官吏投出場。已而果中。後常往捲蓬堂、小筆店、棗樹店物色其人，迄無所遇，終不解其故云。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內文補。

〔二〕「亦不爲清流所重」，「所」字，底本作「自」，據乙本改。

〔三〕「及諸名家私集」，「名」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四〕「毅祖知其故」，「其」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五〕「世傳盛美正妃之弟茂挻」，「世傳」，底本無，據乙本補。

〔六〕「由鄉科起家」，底本作「由卷鄉號科起家」，據乙本改。

〔七〕「公始知日已暮」，底本作「始日暮」，據乙本補。

〔八〕「懇求得助爲地」，「得助」，底本無，據乙本補。



國學評文[一]

景興甲辰、乙巳間，余始遊學長安。每月朔望前一日國學評文，輒隨兄執往聽。上堂中間南面三竹席，上爲知監官位，中爲參從行參官位，下爲陪從官位。侍郎三都等官，則位東面西。其餘悉位西面東。讀卷閱文，皆在西席中間。政府官總大綱，而東席官則時相參酌，蓋舊例也。時太傅院郡公公俒起復知國子監，坐中間上席，繼烈侯裴公輝璧以行參從獨相坐中席，武毅汪公士琠、慕澤武公輝挺、收獲潘公瑾、安偉陳公功燦，以陪從坐下席。東席則李公陳瑻、阮公廷濯。而黎公輝璿以下，咸坐西席。每讀卷，黄公永珍之聲清爽響亮，阮公俅之聲明白平易，劉公睫之聲響短而不明，韶公昶之聲多不可聽。然黜陟取舍，惟裴公操其柄。次則陪從諸公，互相商確，而知監阮公默不一言，時復憘怡微笑而已。余心疑之，問諸同輩，多笑而不答，疑益不解，輒詢之長者，或云：「阮公學問甚不愜士林望，故胄監論文，漫不加可否。」或云：「公少年以相門子領鄉元，其復領會元，二圍之文，皆非日力所及。」此皆得之傳聞，姑存之以備考。

胄監評文日，知監官爲主。初集時，知監官立中間上席之西，參從陪從官各立本席之東稍南，東席官立本席之東。知監官向中間、中下二席一揖，參陪官答揖。次向東席一揖，侍郎三都官答揖。又向西席一揖，西席各官答揖。訖就席序坐中間及東席，芙匣唾壺，各隨見在員數，而西邊每席芙匣唾壺各一。日平午，知監官役目董皂隸整午飯，食饌頗豐，例出知監官私厨，蓋皂隸民禄，及徽文諸湖公税所供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試法嚴明[一]

中興間，試法甚嚴。倡優之子不得應舉。故禄溪侯陶惟慈有高才，能文章，會試中格，以伶官子之故，削出中簿。余於《桑滄偶録》既及之矣。及如京張太妃，亞旅辨修容，並以教坊家起身，而倡優應舉之禁始弛。

考官私徇法制亦密。曹山梁公宜、覽山阮公文滂，並以徇私備徒刑；三山吴公策諭、策詢，亦以此絞。其後政體日頽，始容竊吹。世傳蘭溪阮公俒會策，合六名士之力爲之，未知是否。或傳：公之父參從豐郡公儆獨相既久，庶僚無不震攝聽命。有館閣某公得譴閒散。一日，赴豐郡公召，慰於内室，久不得見。几上惟策試一題，覽之稔熟。終日銜役奉承欵待甚周，至暮而返，不解其所以。及王府召文臣入撰御題，此公獨在其選。阮公俒遂首科，此事與南宋時省試《日星爲紀》賦，秦熺領大魁，頗相彷彿，意好事者附會之也。余嘗見一老儒，爲余言：「景興戊子間，羅溪吴公維垣、鄧田范公阮攸、忠勤阮公仲鐺，以一時名流，久要至契，嘗會文於蘇瀝江戛橋之旁，掄次撰題，既有，互相評閲。一日，公出一題，已而相語曰：『此題頗中時宜，鄧田范兄久被主眷，倘兹科會試被召撰題，幸當留意。』自是不復會文。會舍旁

一初學少年心識之而不敢言也。己丑會試第三場，范公獨被黜。及第四場，御題與所構者無異，吳、阮二公遂捷南宮。」

此事人鮮知。然吳公爲東鄂平章潘公門人，初入門《威容德器》賦一篇〔二〕，文甚醞藉，潘公曾以事業許之。己丑會試之前，扶董天王祠官常聞正殿内喁喁如會語聲，又如試場讀卷聲。及吳公領會元，試卷傳寫民間，内「赤壁淮淝」之句，則與祠官曩日之所聞約略相似。是又未可以輕議也。

戊戌科第二場，國老汝公廷瓚三公子公瑀首選，卷中有「方方種種」字，而四公子公瑱壬辰四六卷亦有之。阮公伯暘曾摭此語啓聞，事寢不報。然行文用字，諸名家氣習，各自相沿，或未可致疑也。

乙未科會試，羅溪阮公惟宜充内場考官，拜恩阮公國彦，其門人也。拜恩阮公少時亦常受業於明杲阮公輝旺。將届試期，明杲公來訪拜恩公，密叩師傳心印。拜恩公力辨其無。明杲公拂袖出門，嘆曰：「甚矣，名利之溺人也！師生之間，猶不可以情動，況他人乎！」拜恩公聞之，要明杲公留宿。是科二公並登第。後阮公伯暘具彈啓。羅溪阮公内斥此科七名策卷可疑，不報。此皆得之聽聞，然亦可見世道之日趨也。按，乙未登第凡十八名，内傳心印，有貞周百度之句十六卷，蓋不止於十名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初入門『威容德器』賦一篇」，「初」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怪事[一]

西人壬戌春，安山石炭有黄牛産男子，數日暴長如十二三歲兒[二]，頷下出髭，食倍常人，惟不能言行耳。或恐其爲妖，密殺而瘞之。疾疫大作，纔月餘，邑人死者數百。有舉户枕藉而同盡者，人多遠竄而避之云。

嘉隆乙丑秋，山南仙侶有婦人生男兩頭，自臍而上似兩體，此合有痕。兩頸中間並出一手，八指，餘兩手、兩足與常人同。一首吃乳納哺無他異，一首不能食僅以乳汁滴之，數日而斃。地方官圖形轉申北城鎮署，不知其何怪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數日暴長如十二三歲兒」，「歲」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阮敬〔一〕

屬明前黎間，石室易耨有地人姓阮者，窶而乞食，爲其邑之洒夫，構小屋於巷間，煮南茶爲活。屋後有土阜、小水夾遶，樹木叢雜。乞諸其邑長，伐以供薪，漸次除治，因家於阜上。生子敬，仕黎光紹間，官特進輔國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莫氏之興，疏附有力，遂以西國公開府〔二〕，親戚多爲顯官。莫主忌之。乃與泗陽侯范屯奉莫宗王，稱正中元年，據諒山城，東攻欽、廉，拔之，連拔廣東州縣。貢路中絶〔三〕，明人責之。莫主懼，使人招敬。敬復歸莫。賜姓莫氏，封西岐王。正中爲明所敗，返諒山，莫大破之，走海陽。范屯死，正中尋滅。敬復以壽終葬勤儉之土山。子玉瓘尚福成公主，累官特進宣力功臣、輔國上將軍、中軍都督，掌府事，宗人府宗人令太傅沱國公。時莫勢日削，玉瓘以勲戚居重任，憂悶不知所爲。易耨邑旁，有野渡橋，上蓋飛屋，乘暇輒與村人鬥棋於此。玉瓘素稱國手〔四〕，人鮮能勝之。一日，鬥正酣，對手將北，有老叟從旁指點數著，轉敗而勝。玉瓘知爲異人，邀歸其家。叟不聽。咨以天下事。叟笑曰：「老野何知，既雅意諄諄，敬以一物爲贈。」懷中出紙袱授之。辭去，數武，倏不見。啓視

之，則一破鏡，分書黎、莫二字而已。玉瓘不曉所以，特把玩之，黎字日濃以大，莫字日淡以小，鏡片之大小亦隨之〔五〕。玉瓘悟，遂捨宅爲佛寺，盡室而行，得不及其禍。其女莫氏玉挺〔六〕，蔭封郡主，嫁大同鎮守武國公，陽和間重修易耨邑寺，追薦其父母。碑刻猶存云。

按，清大學士張玉書奉勅纂修《明史列傳》，附載石室阮敬爲莫强臣，及其輔正中據有安南之半，攻陷欽、廉，明人爲之旰食。而南史不之見，可謂略矣。

吾海陽洪江、荆江沿水多小廟，祀泗陽侯。傳云：古之戰將死於水，浮尸所至，輒能爲疹。即莫范屯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遂以西國公開府」，「以」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貢路中絶」，「絶」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四〕「玉瓘素稱國手」，「素」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五〕「鏡片之大小亦隨之」，「片」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六〕「其女莫氏玉挺」，「其」字，底本作「與」，據乙本改。

會試〔一〕

光興壬辰科，賜第纔三名：鄭公景瑞、吴公致和與其父致知而已〔二〕。時中都未復，會試於普賴行在。兵火之後，士業荒廢，試題既出，鮮能記憶。吴公致知五十有六歲，猶應會試。子致和素負賅博名〔三〕，逐句背寫，以資其父。而號籠勢不相及，乃倩傍籠鄭公爲之介紹。其父與鄭公以此入彀。當時之文運與人生窮達之定分，蓋亦於此并可見矣。

瑰池寧氏，其先至靈寧舍人也。先朝洪德間，以兵亂之後，田多荒廢，議行占射法，命世家豪右隨力所及開墾荒田。成田之後，籍其數於户部，仍許永爲已私，謂之「占射」。寧氏墾荒於安謨，居聚既繁，始柝爲瑰池社。近代寧公迪，由會元賜第，有文名。寧公遜別號敏軒，其從子也。既冠，以次通庠生，領鄉薦，頗喜古文辭。景興中年，士習日卑，文體日陋，鄭靖王欲稍變之而不能也。一日，幸沿翠山，見山寺壁間之詩，則知之爲敏軒作。特召之，由番僚僉副進朝，添差知番，頗得主眷。裴公輝璧《乂安詩集》所云「敏軒居士今才子，政府添差古列卿〔四〕」，蓋指公也。

戊戌科會試第三場，敏軒公入彀，而石洞范公阮攸被黜。二公皆得幸帥府〔五〕，情好頗相得。三場榜既出，石洞公肩輿遇敏軒公之寓所。敏軒公心知其侍題帥府而退也，閑蹝門前向之。輿中不交一語，口誦《論語》箋注所云三陳九卦終於巽以行權而已。敏軒公悟其意，次早赴第四場，披《易繫辭》「三陳九卦」段，扯取二頁挾之以入試。策既出，多士鮮能記憶。進讀五卷，首卷安偉阮公諒，古文並優，至今文區處南陲，有「蔡人必爲吾」之句。王笑曰：「此子學問頗贍，而不習時務，盍黜之，以老其才。」餘四卷中格，范公仲烜、朱公允勵、阮公時，並以今文入彀。而寧公遜今文諳練，古文惟「三陳九卦」一段最爲充贍，其尾段置乾而不言，未詳書旨，則扯二頁之所不及也。已而敏軒公領會元，石洞公以國語詩戲之，若曰：「庠生三縉得地靈，會魁半句由天榜。」蓋有所指也。

按古者取士於鄉里學校，三物之目，藝居其末。漢策試賢良，始以文詞爲主。然其所試經傳大義，以及古今治道，猶得古人之遺意。故出於其時者，董、賈、劉、楊之徒，各以文學名世〔六〕。隋唐以後〔七〕，捨策論而尚詩賦。當時之士，挾珠懷璧，皆擅所長。而究之于用，與政事岐而爲之二。至宋熙寧間，王金陵復以策論試士。其時士習相沿，以其出於創見，羣起而訐之。久而相安〔八〕，漸復漢人試策之舊。陳同父大庭對策，孝宗嘉其經濟之學，特授建康判官。文文山廷策，讀卷官稱其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請以得人賀。蓋策論之文，非貫穿經傳、含茹古今者，不能下筆構詞。自科舉之法既行，求能彷彿古人取士之旨，惟此一科而已。

先朝順天定科舉制，合制策試之體而爲文策。紹平以後，得人爲多。余嘗見武公睿、梁公世榮廷對

之文，宏博汪洋，信非後世鮮淺之士所能擬效。中興之後，試法日僻。會試、鄉試策題並從中出。帥府密召文臣奉撰，謂之御題，惟取險題僻句，務以難人。殿試制策必命同進士撰之。蓋以撰題官既殿三甲，必不使人勝己，故策題最爲險僻。三魁多不具員而賜策第，或止於二甲、第三甲者。噫，科舉之弊，一至於此！文運世道之日降，可勝言耶！石洞范公《國語詩》云：「生徒巴綴如丸坦，進士姘句悒榜歪〔九〕。」

先朝東閣科例，三品以下，有由廷元、會元、鄉元者，始得應試。或非由三元，而御題選舉曾經首選，既登大科，亦得應東閣試。賜第恩典，視制科進士加倍，蓋曠格也。

武公公鎮未第時，曾夢觀文停榜，見前項一名字畫繁不能辨，次武公鎮，次阮公宲，凡三名。時阮公宲〔一〇〕登第已久。武公私念，以一介布衣，與顯貴同榜，必無此理，必緒徬徨，往往付之浩嘆。保泰甲辰，武公以第三甲同進士出身，始笑前夢之迂也。九年戊申，倍祖議開東閣科。時阮公宲督視乂安，武公遺之書，勸其回朝應試，且預以前夢爲賀。既而入彀三名，賞一格一名，范公謙益以吏部左侍郎述郡公賜第；賞二格二名，武公鎮以兵科給事中署翰林院校討賜第，阮公宲以寺卿兼祭酒賜第。可見科甲自有定數矣。

東閣科榮回舊例，本總民構作私室，用鐵林木本，蓋瓦屋三連，而迎接人役，則用本縣總民。范公謙益登第時，閔邑人之窮也，爲本省總民構作之費，人多感之。其後，奉爲后神，遞年春秋，椎牛歌唱〔一一〕，以報其德。鼎革之後，他邑后神往往廢祀，而范公之祀，則以豕易牛，相繼不輟。可見遺愛之在人也。

夫先朝之待士甚厚，簪花賜宴，顯親蔭子，耀晝錦而還故鄉，斯亦足矣。至於構室供役，一以責之於民，使邑里之氓，何以堪處。且登第之士，既同邑人供己役，不得不大爲犒晏，以酬私勞，多方假貸，求清

目前。甚至瞰富屋之女而易糟糠，受行錢之名而押息契。積習既久，遂有負債進士、賠嫁夫人之弊。欲望其恪敦廉節，毋失官常，胡可得哉。

按，景興間，賠嫁夫人之弊，不可枚舉。丁丑科范公進登第，有富室妻以女，約受榮回之費。錦旋日，與嫡夫人争道。嫡以事啓聞，朝諭停其保舉。壬辰科武公宗琰、阮公伯宗登第，黎公貴惇皆以姪妻之。其後武公嫡亞不相長幼，始分爲二室，往來於其間〔二〕。阮公之嫡，不能勝其亞，遂得心疾。景興季年，奉傳禁戢。戊戌科以後，其弊漸止。

安泰縣丞武度，巨室之後也。縣丞没，家頗落，有子女各一。縣丞孺人勤儉拮據，猶不甚失其體貌。景興乙未，阮公國彦登第而未婚，孺人心羡之，多方假貸倩冰，繩其女於阮公。公納之，錦旋之費，皆新夫人所出也。初授科給官頗閑，需用不足，新夫人謀諸其母貸金，通内府關節錢八百緡。政府官奉旨，計山南督同。唱名府堂訖，公隨得病卒。未幾，縣丞孺人亦卒，家計日削。鼎革之後，阮夫人猶時受債家之累云。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吴公致和與其父」，「其」字，底本無，據乙本及文義補。

〔三〕「子致和素負賅博名」，「賅」字，底本作「該」，據乙本改。

〔四〕「政府添差古列卿」，「添」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五〕「二公皆得幸帥府」，「皆」字，底本作「僉」，據乙本改。

〔六〕「各以文學名世」，「世」字，底本作「士」，據乙本改。

〔七〕「隋唐以後」，「後」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八〕「久而相安」，「而」字，底本無，據文義補。

〔九〕「生徒吧綴如丸坦，進士姅句悒榜歪」，喃文，大意爲：三綴生徒如糞土，半句進士恃天榜。

〔一〇〕「凡三名。時阮公寀」，底本無，據乙本補。

〔一一〕「椎牛歌唱」，「椎」原作「推」，據文意改。

〔一二〕「往來於其間」，「間」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雨中隨筆卷下

海陽丹鑾范松年

醫學

醫家之學，炎帝、黄帝始之，雷公、岐伯佐之。聖人之開物成務，所以爲生民計者，無不極其至。中古以降，名醫相繼，方書日繁，大略不出八經八緯而已。經者何？針、砭、灸、湯、丸、散、膏、塗是也。病之在肌膚者，必用膏、塗；在經絡臟腑者，深用針、砭、灸，淺用湯、丸、散，夫是謂之八經。而其權衡斟酌於其間，必以望、聞、問、切、攻、補、平、散爲之八緯。望者，望其體貌；聞者，聞其聲氣；問則叩其源委之詳；切則求之六部之脈；過者，攻之；不及者，補之；偏而不正者，平之；結而不通者，散之。是十六者不可闕一，然後可以爲醫。若夫伐皮、削骨、洗胃、滌腸，則又用之至變，非醫之至神者，不足以語此也。

我國自董仙、鄒醫之後，學者寖失其傳。八經之針、砭，八緯之望、聞，已視之爲太羹玄酒之具。至如灸者，不究銅人之穴分；切者，不知脈訣之指歸。是十六者，已去其六，深去而淺存〔一〕，精亡而粗

在，而欲其起沉疴，司生死，以求古者養生之遺旨，胡可得哉？夫斯民生於三代之後，教養之政，既不足言，而衛生之術，又一至於此！先儒所謂「命制乎天」者，信不誣矣。世之仁人君子，體冠裳而口仁義，亦曾念及否乎？噫，可慨也！

近代之醫，分爲二家，曰內科、外科二者是也。外科之中，又分爲三：保慈阮氏、扶寧阮氏、雲隴阮氏。各守其師傳，膏塗之藥，屢獲奇驗。至於內服之藥，專以攻伐消耗爲主，其積習然也。然外科之治，膏塗多而内服少，雖有所暗，其所傷猶有限也。

内科之學，則分爲二〔二〕。主滋補者，視大黄〔三〕、樸硝爲仇敵，虚損之病，遇之誠爲有益〔四〕。至於充實之病而誤加培補，則爲助火之油；感冒之病而誤用閉藏，則爲絶流之堰，其戕人性命，更甚於鴆毒。而業之者，輒翊翊然曰：「此王道也。」王道也！曾不知用粱肉而養癥瘕，操芒刃而嬰髖髀，其視偃王之仁義、襄公之不禽二毛，亦何異哉！主攻散者，以仁參肉桂而爲信砒。充實感冒之病誤用寒涼，則寒上加冰，雖噬臍而何及；耗損之病而誤用攻散，則風前燃燭，雖保護而無由，其誤人性命，較甚於挺刃。而業之者亦翊翊然曰：「此所謂藥石以攻病也。」曾不知加斧斤於孤樹，激風浪於虚舟，其視廉來而助虐，申商之刑名，相去無幾。二説相激，莫知所從，雖高明之士，鮮能合之于一。余嘗旦夜思之，不覺闊然頓悟。

古人云：「醫通於相。」蓋醫者，司人之性命，而相則係國之安危，分雖不同，其道則一。爲國者，德刑不可偏廢，則醫者之攻補，又何可執哉！故病之果於虛耗也，吾用藥以補之，猶爲相者之必用德化也，何必用刑罰以求申、韓之近名。病之果於壯實也，吾用藥以攻之，猶爲相者之不可無威刑也，何必費

仁恩以長七國之驕恣。生長肅殺，吾亦何容心哉？

或曰：「子説固然，然吾何以真知善者之可施德，惡者之可加罰也？」余笑曰：「向不云乎八經八緯不可闕一者是也，本之《内經》、《素問》以求其端，參之歷代醫書，以廣其用，不必執景岳、馮氏而厭聞攻散消導之談，不必主《醫學回春》而仇視培補滋益之説。知之不罔，而行之有方，則雖相爲，可也，而何有於醫乎？」

余少時聞遼舍黎懶翁客居乂安，爲當世和、扁。所著有《懶翁全集》、《夢中覺》、《疹痘準繩》諸書。靖王常召來京，翁出其全集，撮略約中景紙五、六十張。視王府侍茶，春育阮參議，近來學者，稱爲珠玉格言。余曾見其書，學力甚邃，持論甚確，然亦罕及於攻散，意亦世之所謂王道也〔五〕。惜未窺其全豹。或云：「翁，黎公有喬之子。」名未考。

春育阮侍茶名貴，由監生知先明縣。常途遇北客，得醫學之傳，脈學甚邃，藥多奇效，靖王時升安廣處參議。余曾親見，公時年登七十，性閑散風流，所談多莊老之旨，其客堂聯有云：「人欲無涯，人豈能違天性者；天與有限，天果必從人願乎？」又云：「智水仁山，適意願希君子樂；天年國禄，從心閑養太平身。」可以知其爲人矣。

余從表兄中式范君宗嶠，頗知醫，其室人産後作兒枕痛〔六〕，以問公，公問：「有肉桂否？」曰：「有之。」曰：「用全歸一刃，沏煎至八分，磨肉桂三錢，當無患矣。」表兄出門，人請其故。公笑曰：「血遇寒而凝，得温則行耳。」問：「何不立方？」曰：「此君知醫者，何以方爲？」

余仲兄之室病，誤服大黄，腹脹膨膨然，引飲無度，二便俱閉。邀公至，視之，笑曰：「此病當不死。」

命取洋參一斤，揀取一兩，如法炮製，入牛膝五錢，大附三錢，煎投之，二便利而病愈。

石瑰監洗生阮君倘，先大夫及門之士也，曾遇公，邀診其脈，曰：「出一年，當得大病。」阮君笑其迂，不以爲意，逾年以疾卒。

余仲兄之歿，公亦知於三年之前，蓋亦神矣。景興壬寅，其門人儒生阮圓身體浮腫，循床匍匐發譫語，攻補俱無效。公從春育來京省之，作附子理中加大黄利下，病遂愈。諸若此類，不可枚舉。

【校勘記】

〔一〕「深去而淺存」，「存」字原脱，據乙本補。

〔二〕「則分爲二」，「二」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視大黄」，「視」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四〕「遇之誠爲有益」，「有」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五〕「意亦世之所謂王道也」，「意」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六〕「其室人産後作兒枕痛」，「室人」原作「人室」，據文意改。

海陽處[一]

海陽處，古爲洪路、册江路，屬明時，止爲南策一府，而中間公置上、下二洪、荆門、南策四府，總十八縣，此其沿革之大概也。余常考今之四府，地邈人稠，而在古僅爲二路一府，大小不侔，求之不得其説。或曰：「古之郡縣甚大，漢之慈廉鄉，即今丹鳳、慈廉、壽昌、廣德、青池、青威、上福等縣。」

李、陳之威路，即今之國威一府，及常信府、應天二府之半。明之清化一府，即今之清華、丞宣，分爲四府。可見古今地理分合大小，代有不同，則海陽之僅爲二路一府，未可疑也。然李氏有國時，順化之半，未入職方。陳時始兼有順化。而廣南諸府，至洪德時始置郡縣。則李、陳疆界，較今及十六、七、八，乃其分天下爲十餘路，而吾海陽僅居其二，一可疑也。屬明時，國界南盡升華，考之洪德十五承宣，版圖所不及者，廣南承宣之半耳。張輔、黄福分我國爲十七府，而吾海陽僅居其一，二可疑也。况山西、京化、清華、乂安、順化、廣南諸道，山莽雜錯，在古或爲蠻僚之鄉，或爲異國封域。其後漸次除治，始同編列，就中地勢平坦，山川開豁，早染清明文物之教者無幾，則夫疆理之制，先粗後精，因略致詳者，蓋有之

矣。吾海陽土地磽確，無甚川澤之利，其視他鎮，誠不之及，而其勢平而脈疏，水酸而近淡，原非夷僚嵐障之境，蓋自秦漢以來，已與龍編、峯水均被華夏之化，乃其疆理之分合、大小如是可疑。余生於其地，而學問固陋，又值更革之世，書籍散逸，無可稽考，恨不能起樵隱、桂堂諸公以質之。

我國郡縣，古今沿革不一。求之《禹貢》，以地名川之法不必盡合。惟吾海陽，意義若有所取。考之内府版圖，二洪皆平原曠野，惟荆門之水棠、安老、安陽、宜陽、南策之光明，地接東海。然海東一帶，環抱其外，則朝紋雖通，而視之山南、清華、乂安之襟帶斥鹵者，迥自不同。且古人山之南、水之北乃謂之陽。吾海陽居海東之西，謂之陽固不可。且其南界山南諸縣，皆爲平野，又寧可謂之海乎？余自束髮讀書，輒懷此疑，而無從剖之也。近見古志，始知我國從古南滇灤入山南，而海陽、清華夾峙其傍，古之海口在今黄江，去今之鹽户、茶哩乃數百里。以此言之，則吾海陽在古南届于海，庸非在海之北乎，謂之海陽，蓋取諸此？今山南下之羣英社斥鹵漸成桑田，歲不下數百畝，其勢相與闢闔合爲平陸。想數百年後，海瀕之地，人煙湊集，當不異今之太平上路茶哩〔二〕、鹽户諸海門，行爲黄江海口之北。不知後之癖古者，又於何考訂也。

吾洪古爲洪路、洪仁路、仁雄府，近爲上下二洪。蓋洪江從西北下，蜿蜒於七縣之間，古人因以地名，猶威路，國威府、清威縣上下左右、清威社之於清威江也。今嘉福縣洪市社，是其遺迹。嘉福古爲長津，洪路治在洪市。李時段尚捕盗洪州，其後與陳相抗，常築壘于此。光紹、統元間，乘輿播越，亦即洪市爲行在所。其地水陸輻輳，上通京北，下接山南，東與南策、荆門、海東諸府，呼吸相及，亦海陽上路一都會也。洪市「洪」從上聲，而洪州近作平聲。徵之前黎諸名家詩集及内制謝表，皆作平聲。但不知李

時「洪路」之「洪」從某聲耳。

二洪都會，固以長津爲上。然平坦無山，未兼川陸之勝，語其控制山海，不若南策之至靈。前黎海陽都督兵使司建治于此。明人都司亦治至靈，以孤城抗王師，積歲不下。直至東關三司總治，俱全軍北返，可見地利不爲無助。中興之初，亦以其地爲鎮司治所。龍德、永祐間，阮選管兵隨鎮，誘執鎮將，據城以叛。王舅炳郡公奉差攻討，以兵七奇官象七隻，躅躇安仁、安富間，坐視鄙墅故里，焚蕩無遺，懾不敢追。其後始移鎮治於錦江之毛田，去京一日，南至華陽鎮，北至市梂鎮[三]，亦各一日，取其聲援之近、遞驛之均而已，蓋當時柄國者，未之深思也。丙午之夏，鎮守彦領侯以五、六奇兵，據倉廩之富，不能自保，至乞哀於偃苗之夫，易服而遁，人皆笑其怯也。及案都王北幸，昭統帝兩番遜國，與近歲西山之亡，鎮將皆不能以一日守，是雖机棿之運，任方面多非其人，然亦據險制勝之無其本也。

余自少飄蓬，未嘗一至鎮治。壬戌孟秋，清璋吴侯協鎮，余從京宅來謁，留覽鎮城。其地皆平陸臨小江，北江回望，地勢漸高，不礙庭除之於堂陛，而錦江窄狹，又非帆播匯聚之地。夫建邦設都，惟取聲援之近、遞驛之均，而不求之形勝，將以制控山海，拱衛邦畿，不亦難乎？余時有詩云：

洪路上游海陽鎮，依依古戍點寒刁； 帝畿衛翼贍依近，海國關河控御遥。
牢落清涵毛布月，回環緑漲錦江橋； 沙平野闊閑吟眺，遺鏃殘戈迹未消。

蓋有所感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內文補。

〔二〕「當不異今之太平上路茶哩」，「今之」，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北至市棣鎮」，「至」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PDG

唐安縣名[一]

吾縣唐安之名，不知始於何時。按《唐德宗紀上》爲唐安公主造塔，平章事姜公輔力諫，忤旨罷相。唐制，公主封號多取縣名，而《唐書地理志》中土無唐安縣，其時我國正内屬唐，則吾縣之爲唐安，或在貞元、建中之前，未可知也。

慕澤武公《私記》謂武公渾經略交南，愛慕風水之勝[二]，除地建邑，以唐安名其縣，可慕名其村，則唐安之名，自武公始，似爲近之。然武公生於唐末，去德宗時已遠，而唐安二字，已見於《德宗紀》，《私記》之説，何可遽信。且武公私譜，自武公經略時，至陳之世，數百年間，世次支派，官封謚號，皆不能備載，而建邑名縣獨詳著於後人，《私記》果可信乎？ 姑識之以俟來哲。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愛慕風水之勝」，「愛慕」，底本作「愛笠慕」，據乙本改。



郝溪村名〔一〕

吾洪人才甚多，陳朝琮琤朱公，昌符間，典三厢禁兵，所居成聚，後人以朱舍名村。其後生齒日繁，又別爲社，因朱加附爲郝溪，近又訛爲鄒溪。司徒文肅莅侯元旦，常爲三厢公子撰碑，文奥而字古，風雨撼，行畫間有剥落，亦吾縣一古迹也。

按公顯於昌符赤嘴侯方執政柄，在庭諸臣同之者，多至顯達，異之者，弗保爵位。冰壺公元旦席帝冑之親，兼舊相之貴，乃心王室，形諸歌詩，且汲汲以身後爲慮，至挈二子以托之。公以異姓典禁衛，立於其朝，則其異同之間，想必有以處之矣。乃其立朝，始卒不見於史，而諸家傳記亦不之及。非有陳公之碑，則其姓名官爵且將與流熒宿草，同歸於埋没。世之乘軒駕馬懸金佩紫，昂然於一世，轉眼之間，化爲烏有，又何可勝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段尚〔一〕

下洪之長津，有東海大王，姓段名尚。李氏忠臣，已見《桑滄偶録》。今唐豪、安仁、安富及嘉福、洪市諸社，奉爲福神。又有淞江大王，姓阮名復，長津段松人，屋諸松江。洪德間南征，督運失期，請當軍憲〔二〕。事見《烏州近録》，今順化松江祠奉爲上等神。而故居松江，今改椿渡，有墓在焉。相傳十二海口漁户多奉之，稔著靈應，猶閩建之有林天妃也。嘉隆癸亥，有商舶長津，言語衣服與乂安人相似。商賣事清，返棹而南。是夜神墓發，而遺襯不見。意商舶人所爲，然不知何意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請當軍憲」，「當」字，底本作「諸」，據乙本改。

范公子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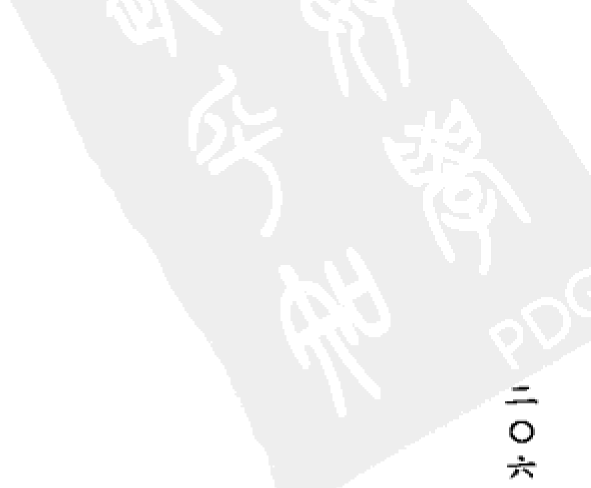
《傳奇・遊天曹録》所載范公子虛，吾洪州府錦江之義閭人〔二〕。義閭今爲義富。邑人相傳，公歿後，謚忠貞大王，今爲海外福神〔三〕。然史籍皆弗之載，姑存之以備考。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吾洪州府錦江之義閭人」，底本無「州府」，據乙本補。

〔三〕「今爲海外福神」，「爲」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范五老〔一〕

唐豪扶擁范五老微時，嘗盤膝官路旁削竹。適興道王從萬劫回京，前驅呵之不起，怒飛槊中其髀，牢不可拔，委之不去。王輿至，怪問：「爾髀中傷，何得漠然不動？」公對：「適思兵書數句，不暇及耳〔二〕。」王停輿試公兵略，應如流。王奇之，載與俱，妻以養女。從王擒胡有功，累升典禁衛。衛士賤其迹，請於朝與公角。公假歸數月，日於村旁大阜習跳，屢跌，阜爲之扁。假滿入朝，與衛士角。衛士三五爲羣〔三〕，向公叢擊。公猱進猿躍，倏忽往來如神。衆皆爲所踣傷，始束手請命。其後，哀牢入寇，縱象入爲陣，棋行不可遏，命公討之。公命斫大竹根，長可數尺，隨地堆積，麾官軍退，獨往與賊鬥。賊縱象陣蹂之。公隨在挈竹根亂撞象趾甲，賊陣大亂，官軍合擊破之。此皆公之逸事，不見於史。今祠在村西，橫踞扶擁江，以二公主從祀。其一，公配興道王養女也；其一，公女陳朝静妃。世傳公祠因舊宅坐東朝西，内堂水浮金印，半里外長鎗作前官。扶擁江爲虎水朝逆，風水家多稱爲陽宅福地。

及先朝初平高平，邑紳武公榮進以少年科宦，提重兵督高平鎮。邑之耆老多忌之，隨事排抑。每賽

神鄉飲，輒托故擯，不與武公同席。武公備白金百兩並牛米爲謝，衆卻不納，且邀武公親詣。武公乃牽牛捧金以獻之，委曲得其歡心。積久前隙既解，因謀移神廟北向，事竣，招魂投于江，詛之曰：「此鄉既薄科宦，當勿復有爾也。」武公歿後，邑中學者鮮能成名，始知悔其所爲。丙午、丁未間，復移神廟朝西，既而災疫爲厲，民不寧息，遂仍北向。噫！大樸既散，民風寖澆。固有客遊裘敝，而見薄於妻嫂，亦有賣薪負卷，而取笑於鄉鄰者矣。及其佩六國印，駕太守車，則世之輕薄褻慢者，方且望塵迎拜之不暇。讀歐陽公《晝錦堂記》，昔人之處此道〔四〕，蓋有其道矣。何必區區咒咀，與小夫、寠人分其過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不暇及耳」，「及」字，底本作「入」，據乙本改。

〔三〕「衛士三五爲羣」，「士」字，底本作「生」，據文義改。

〔四〕「昔人之處此道」，「此道」，底本無，據乙本補。

范居士〔一〕

范居士，東潮人，爲段將軍尚謀主。見李末將亂，勸段先聚洪州。其後陳太宗受禪，遂專制東方。陳太師守度，謀以玩蟾公主妻懷道孝武王阮嫩，使出兵從京北之桂陽，南襲錦江。段悉衆禦之。守度以大兵渡珥河，東犯唐豪。段使范留捍錦江，而西抗守度。段兵敗於安仁，范亦全軍大潰，由錦江南遁，至獲澤創重而歿。今獲澤祀范，而以段配享； 段之故里洪市，則祀段而以范配，皆其遺迹也。夫當李陳禪代之際，守度以陰謀取國，斷德江之脈，絶古法之宗，妻天極嫁昭皇，所謂不忍人之心。其存者無幾，十八子之遺臣，束手靦顔爲其臣妾。段、范以疏逖之臣，乃能割據一州，以死自許，可謂烈丈夫矣。興亡定數，雖非人力所能游移，而浩然之氣，直與穹壤長存。守度諸人，能不愧死於地下乎？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下邳村〔一〕

吾縣下邳從古未有登顯官者。故老相傳：光紹間，邑人有爲鎮國大將軍，嘗擁大兵歸故里，挂鎮國大將軍金扁子邑之裴村亭前。而載籍弗傳，姓名弗考。今按國史，光紹、統元間，國内乖離，乘輿播越，嘗建行在於長津。想東方豪傑應命勤王，則其爲大將擁重兵，亦理之所必有。既而莫氏僭國〔二〕，史官失職，使忠臣烈士埋没無聞〔三〕，吁可慨矣。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既而莫氏僭國」，「國」字，底本作「幹」，據乙本改。

〔三〕「使忠臣烈士埋没無聞」，「没」字原脱，據文意補。

杜公汪〔一〕

長津段松杜公汪，其外祖母寡而貧，設茶店于周道。有北客發古窖瘞於茶店，去而遺其銀。未幾復返，嫗如數還之。厚酬不受，客感其義，曰：「此處有一地，世出公卿，請以相報。」嫗愀然曰：「老身無子，僅遺三代孫，安用公卿爲也。」客笑曰：「外孫亦可，但發福弗長耳。」因請爲嫗遷之。後杜公庭試中榜眼〔二〕，仕莫至侍郎。中興初效順，與吾縣汝舍汝公琮同修邦交詞命，以文官目扈從關上對勘，各仕至尚書。未幾，莫孽稱兵，四宣弗靖，帥府謀奉駕回安場，杜公力請固守。王疑之，手金鎗剌死。既而追封福神。余嘗至段松認其發迹墓，見大水砂周回數十畝，砂上凹凸關鎖開闔，形勢宛然，正中小水圓旋，内突金星一頂，前十餘步，一字水横截，合之成乙字形，想高王地鈐所云「水彎乙字」，或即此也。以世卿之地，借發外支，客之術亦神矣！顧公既得禍，而其子孫亦衰魯無聞，則人力之巧，不若造化之自然。業青鳥者，蓋亦可以悟矣。雖然，延成、光興之際，邦交詞命所係匪輕，天生是人，將以了南關對勘之案，其生也有自來，其死有自去，亦豈堪輿家之所能游移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後杜公庭試中榜」，「中」原脱，據文義補。

汝公琮〔一〕

吾縣汝舍汝公琮，莫進士第，中興初扈從對勘，復往北使，仕至尚書。其故宅在村寺之前，可八九畝，中間一阜，公墓在焉。丙午、丁未間，獲澤汝公瑱嘗遊汝舍，過公故宅，有詩云：

古寺門前十畝隈，傳聞丞相舊亭臺；無名野草埋幽徑，不憤閑花落晚苔。
禮部三朝公斗峻，南關兩度使軺回；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寞秋風土一堆。

蓋有所感也。夫公遭際明時，與段松杜公同修詞命，使南北通好，功成於邦家。讀《周諮》、《綏邦》諸録，可謂華國之文章矣。獨以仕莫一節爲白璧纖瑕，誠爲可慨！然獲澤公遭亂，佯狂，潔身不浼，而屬纊僅存，乃欲邀倖於西人之一命，重泉之下，與汝舍公相見，亦何以爲情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李公道載〔一〕

玄光禪師李公道載，嘉定萬司人，以魁榜出家，事載《竹林傳燈録》。近世古都阮公完撰國語《玄光行狀》〔二〕，内載碧娘一事，不見於史册，余竊嘗疑之。憶七、八歲，從先恭人陪侍外從大姑慕澤僉事武公正室羣夫人，清閑之讌，談及碧娘故事，始知果有其人。夫人嘗云：「碧娘墓在獲澤故里。景興初年有發之者，遺櫬朱漆宛然，啓之見清水滿棺，異香撲鼻，隨復掩蓋〔三〕。」後汝公公鎮嘗有詩云：「佳人落地委金鈿。」又云：「曾向淑房誇窈窕，卻來山寺伴空禪〔四〕。」

將欲勒石墓前，既而不果，惜未見其全篇耳。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近世古都阮公完撰國語《玄光行狀》」，「狀」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隨復掩蓋」，「蓋」字，底本作「巷」，據乙本改。
〔四〕「卻來山寺伴空禪」，「伴」字，底本作「半」，據乙本改。



武太妃〔一〕

吾縣鄘墅武太妃，其先上福紫陽人也。以父偷盜，故爲鄉人所殺。妃纔三四歲，母携之海陽，傭於鄘墅武公，爲插秧婦。公一日之田間，時夏暑方酷，妃隨田畔，其所立處，有雲氣覆之，步步不爽。公心奇之，語其母，養妃爲女。未幾，母他往而歿，妃遂從武姓。既長，入侍禧祖仁王潛邸，生裕祖、毅王。裕祖進封太妃。後靖内難立毅祖，加號太尊。紫陽宗黨無復存者，鄘墅武姓遂爲國戚。義弟炳忠公又以策立勲，位極人臣。子姓肆行非法，斫石爲祠堂。海陽四府給役者，兄去弟還，而上洪三縣爲最，民不堪命。至靈寧舍阮公邁後人阮蘧、阮選乘之作亂，織竹爲笠，斫竹爲鎗，焚鄘墅外府祠，遂成庚申、辛酉之亂。今石屋坼裂，陷入平地，幾没其簷〔二〕，每大雨水注其中，近來猶存焉。庚申、辛酉之亂，吾海陽受兵者十八年〔三〕，平地皆成林藪，熊狗豪豬瀰漫郊野。居民之孑遺者，剥木皮、掘田鼠爲食，售田一畝纔得饅頭一個。吾總明倫一嫗，寡而富，鄉人保爲后神。以其貲産山積，偌號「山后神」，歲荒無從得食，挾銀五包，莩于平堤之村寺。吾邑灌莽極目。亂既定，邑中始從京中歸，誅茅薙草，重認舊址，拾殘骸而叢葬

之〔四〕。今邑之南，猶有義塚一帶，歲之七月望，邑人輒具酒饌奠之。山后神俗號娑后岗〔五〕。

吾邑儒先輩儒生范公延伯嘗爲余言：荒亂時東歸，憇食旅店，有肉味甚腥，湯面浮浮皆作半月㮣。問之，店主曰：「豫豬肉也。」食方半，有死虱出于堞間，始知爲人肉，探喉而哇之。噫，古之所謂「率獸而食人」，殆未若此之甚也！

吾邑人始歸時，烈原野而焚之，一望荒邈。聚居於神廟故址，聯疏爲親，約以守望相助，死喪相吊，疾病相扶持。其後相沿爲平寧族，蓋亦得古人出入友助之意也。景興末年，老者已死，壯者已老，而少年新附者，人僞日生，其約遂廢。近來多有訂盟聯譜者，或以見利而争，或以挾氣而鬥，屢合而屢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聖人之言不我誣也。平寧族，俗號户儀〔六〕。

余嘗見平寧族長者，言吾邑惟神廟址最高，土山次之，棟土又次之。余留意驗之，果然不謬。及昭統己酉以後，糊口四方，丁巳東回，散步郊野，見土山棟山日就低削，神廟址亦然，而同樂瑪喃〔七〕，北舊高出數倍。乃知地脈之來去有不同也。

吾邑外同談有度死館，相傳景興庚申以前，客死者歸葬，不得入里閭，必于此停櫬，因以名館。亂定後，此俗既革。僉事黎公廷璜捐貲重修，以爲耕嫁憇息之所，去「死」留「度」，單名度館。其地正當余故宅之西〔八〕，每日向夕，牧童驅牛還憇於此，歌聲篇韻，雅可人聽。余或乘暇輒來此館，遊覽平畦曠野，逸思湍生。今館既頹廢，余亦流落未歸，客夜回思，不禁爲之惘然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幾没其簷」，「没」字，底本作「入」，據乙本改。

〔三〕「吾海陽受兵者十八年」，「者」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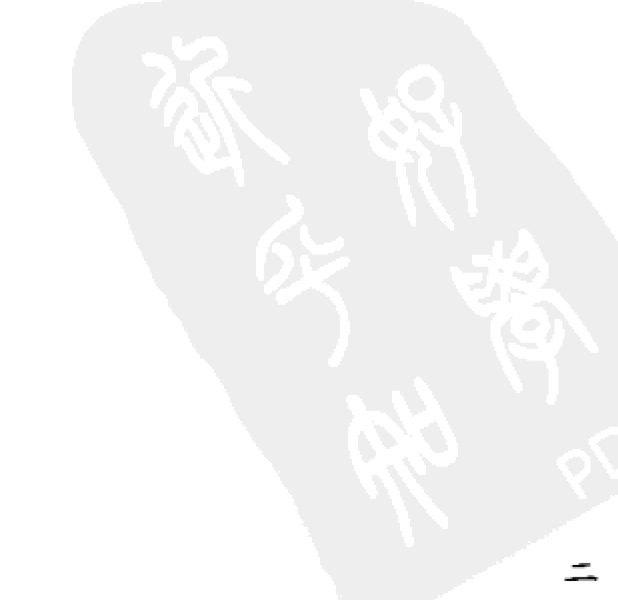
〔四〕「拾殘骸而叢葬之」，「叢」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五〕「山后神俗號婆后冇」之「婆后冇」爲喃字，意謂「山后婆」。

〔六〕「俗號户儀」之「户儀」爲越南語法，中心詞前置，即「儀户」、儀族之意。

〔七〕「而同樂墦喃」之「墦喃」爲喃字，意謂「喃塚」。

〔八〕「其地正當余故宅之西」，「故」字，底本作「正」，據乙本改。



俊傑社廟〔一〕

吾縣俊傑社奉福神二位，一爲李朝駙馬，一爲李朝公主，不知爲何帝女與其所以祀之之故。按史，李時分賜王侯公主食邑，想亦以其采邑因而奉之耳。余僅見其褒封舊敕文有云〔二〕：「鼎安南服之乾坤，革假西維之廟宇。」内「西維」字未解，所以姑存之。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余僅見其褒封舊敕文有云」，「文」字，底本作「故」，據乙本改。

PDG

重喪復葬忌〔一〕

世傳，喪家多忌重喪復葬日，值之者多遇重喪，俗每請術士書符入殮。余求之禮典，不得其故，心甚不然也。憶先恭人嘗爲余言：吾縣獲澤有任安世丞者。時方重正途，佐二多不與事。丞以田獵自娛，遍遊郊野。日將暮，見一鳥大如鴨，羽色淡紅，從天而下，踞一新塚，啄其上，塚中嗚嗚鬼哭〔二〕。丞挾銃，射中之，鳥立粉碎，哭聲亦止。次日，有一孝子具豚麥登堂拜謝，丞怪問之，對以其親没值重喪日，伊家死喪相繼。昨見亡者託夢，道爲凶煞所苦，蒙二父母憐而拔除之，故以微薄伸謝。此事在庚申之前，然非吾儒之所常道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冢中嗚嗚鬼哭」，「中」字，底本作「上」，據乙本改。



北客藏窖〔一〕

我國多北客藏窖。余讀《説鈴》，弘元、永歷間，清兵南下，南方守令多挾貲荒遁，想是其時所爲。吾邑棟土岡，相傳有古窖。田夫夜行，或見雞鴨成羣，驅之至此而没。余宅中堂前小沼水黝而味腥。歲或大旱〔二〕，甘泉俱涸，而此沼不竭。每遇晴雨之交，水輒泡沸，隨有青銅湧出，或如手掌。大魚浛而不肥，種蓮則茂。邑之南巷一沼，亦傳有錢窖。景興中間，有客户婦下沼採萍，見水中錢湧，以竹箕收之盡量而返，邀家人往視，則無所見矣。此户因之居積致富，挈室而去。數歲復貧如舊。又有一婦早行，過棟土，見第宅完壯，烙火熒熒，中有婦人按机而織，所傳古窖當有，亦不誣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歲或大旱」，「或」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古迹〔一〕

吾海陽多古迹，如紫霄庵，雲烟、香海、瓊林寺，玄天洞、流中殿、中津館、追遠堂之類。李、陳以後，金石遺文，見諸傳記，不爲不多。余窮而多蹇，故鄉名勝，未能一一領略。時於紙上彷佛卧遊。每讀張公升甫《湧翠塔碑》〔二〕，至「吾鄉勝景遊覽殆遍」之句，未嘗不悠然神往也。吾縣碑志，除三厢故宅外，鮮有存者〔三〕。少時如長津范松市，小甜段松富縠溪橋，追訪杜、范二公睹諸争道之迹，得見杜公所撰橋碑約數百，言其中叙事夾帶議論，將學者之政事，老莊之齊一，與夫釋氏之報應混作一篇文字。前黎文體，至此已覺一變。然詞意勁妥，視之光興以後諸名家，不啻雲淵之别矣。文今載《藝苑飛英集》中。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每讀張公升甫《湧翠塔碑》」，「湧」字，乙本作「洛」。

〔三〕「鮮有存者」，「存」字，底本作「謍」，據乙本改。

祀事

《書》曰：「類於上帝」，曰：「惟皇上帝。」《詩》曰：「上帝臨汝。」《傳》曰：「皇皇后帝。」蓋天神之最尊者曰上帝。以其尊言之，則曰上；以其主宰言之，則曰帝。尊無二上，故帝一而已。二氏之教則不然。道教自玉皇上帝之外，有紫微大帝、扶桑大帝、長生大帝、真武大帝、東華帝君，其位皆在三清、天尊之次。釋教則有天帝，有帝釋，有梵王天子，有日月天子，數目甚多，其位皆在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尊之次。覆幬無垠謂之天，主宰無外謂之帝，而乃有位尊於天，號尊於帝，是天外有天，帝上加帝，此九天、三十三天、四帝、五帝諸尊聖衆之説所由起，兹所以爲異端之荒唐也。然以血肉之軀，而欲致辨於無聲無臭之表，苟捨理而妄談，則捕風捉影，茫無實際。夫子之不語神，其爲此歟。

帝釋祠〔一〕

唐豪遼舍帝釋祠，蓋俗語三神三佛之一也。其靈異之迹載於武公方提《捷記》，想非無稽之言者。然顧其號曰「師」，而司一邑；其教曰「釋」，而有二妃，皆不可以理測。意者此邑有神，偶激于張巴之言，遂顯靈迹，而世俗遂以此二字强名之乎？

近尚鬼尤甚，僧道術士肆爲不經。余嘗過通衢，見人家設醮。壇上虚位一，奉佛；次黄紙衮冕位一，奉帝釋；次青黄衮冕位各一，奉天帝地祇；其餘真帝以次排列。夫加佛於天，其誕固不攻自破〔二〕。若以帝釋加諸天帝之上，尤爲不通，自可笑。謂帝釋爲天神之最尊，則位其下者號曰「天帝」，不幾於僭乎？謂天帝爲天神之主宰，則居其上者，庸出於覆幬之外乎？不特此也，自紹統己酉，疾疫大作〔三〕，民間處處建奉天樓，排設衮冕齊供，謂之奉天地。以天地之大，必需于小民之置器食品，而後降福於人民，則何能以行四時而生百物？世人不是之思，而惟彼之惑，不幾於褻天慢神耶？噫！此古之聖人所以必急於絶地通天也。

PDG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內文補。

〔二〕「其誕固不攻自破」，「固」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疾疫大作」，「大」原作「不」，據乙本改。



虎妖〔一〕

吾縣玉苟，世傳奉虎妖，以人爲犧牲。邑中歲惟一人主賽，誘孤行商旅磨脚跟皮，畜之地牢，及其祭畢，與黑黃牛肉雜切而食之。得人肉者，衆争稱賀，以爲一年順利之兆。其後一主賽他出，地牢人得間而逸，脚跟薄不能立，匍匐而行，聞於鎮將，邑人上下行賄事獲寢。自是始以牲牢代之〔二〕。然偶獲孤客，亦必殺之以享神，蓋任囂祀猖狂之遺俗也〔三〕。庚申以後，此俗久廢，行客至此，猶有戒心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自是始以牲牢代之」，「始」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蓋任囂祀猖狂之遺俗也」，「遺」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小兒福神〔一〕

吾總揚舍，古有小兒爲羣鵝所逐，墮地死，後爲其邑福神。故其俗相沿有畜鵝禁，蓋恐觸神忌也。景興季年，邑有畜鵝者，未幾人物不寧〔二〕。邑人争咎之，殺其鵝，延術士具輿衛周遊邑外陵阜間迎神。余聞之不覺大笑。夫古之祀，自天地神祇之外，有功德者祀之，能禁大災、捍大患者祀之。至於畏壓溺三者，死且不吊，况舉邑而奉之乎？未有其生不能禦禽獸之侮，而死能福斯民者乎？噫！先王之教〔三〕，不明久矣。世俗之惑豈止於此邑之小兒神哉〔四〕！

【校勘記】

〔一〕「小兒福神」，此題目原無，據文意補。

〔二〕「未幾人物不寧」，「物」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先王之教」，「王」字，底本作「生」，據乙本改。

〔四〕「世俗之惑豈止於此邑之小兒神哉」，「惑」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馬公主廟〔一〕

錦江、嘉福之間，有馬公主廟。俗傳：主，民間婦，性喜淫，逢人便與之私，而不勝其慾。聞於官，命編藤爲牝馬，納婦其中，使與牡馬合。死而爲神，求禱多獲驗。祈賽者，琢地波羅根肖陽物祀之。以一箇淫婦乃得香火千秋，與東潮范顔祠皆可怪之甚也。官祠部者，苟慪而不能去，盍不移而合之，使無爲民惑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據内文補，底本無。

高相公祠[一]

吾總明倫奉入内尚書高相公名依，李神宗時，以功加太保職，莫淳福間，褒封著入祀典。祈晴禱雨，稔著靈應。邑之西近平堤社，有丞相故居，即國語小説所傳鄧春讀書、玉珠夜織之地也。

按鄧公春母墓在桂陽寶覽山，京北人。世傳鄧公李時登科，則丞相公是李時人無疑，且尚書公爲明倫福神無遺迹。丞相公有故宅，而未詳官封。況同在李時，安知非一人者。若夫所謂丞相，不過俚俗推尊之辭，猶國語小説中之所稱長者類耳。年代既遠，姑存之以俟識者云。

明倫丞相宅故址，地勢爽塏，有半月池、蓮沼諸迹。余少時遊覽徘徊憑吊，每欲追認鄧春齋、玉珠織室，而阡陌墾鑿，堂陛變遷，不知其所從也。丙午、丁未間，汝公公瑱過此，嘗有詩云：「閥閱舊傳丞相女，風流長屬狀頭人。」蓋用國語小説故事云。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范鎮與杜汪〔一〕

嘉福藍栜范公鎮，平生學力不及段松杜公汪，而大庭對策獨占龍頭。范公仕至承政使，而杜公以侍郎效順累官尚書，進封福神。人或以爲造化承除之巧，余竊以爲不然。杜公之學誠勝范公，使能兼體古人求志行道之義，避濁待清〔二〕，如石室馮公克寬、弘化梁公有慶可也。苟爲不然，則好學善道，爲永賴阮公、東岸陳公，亦不負其所學矣。杜公不思出此〔三〕，已而卒陷於禍。回視范公之潔身不二、不玷科名者爲何如哉。

世傳藍栜范公錦旋日，築路自明倫之南，直達藍栜社，今猶稱爲狀元路。武公方提《捷記》所載〔四〕，范、杜二公並道争先至富穀橋賭詩，想是既第以後事。不然，使范公未築新路，而富穀橋西亦自有路可達藍栜，安用過橋爲耶？又《捷記》載，范公題明倫新宅，用古人「日日壽榮華」之句。「壽」字古作「受」，近來「受死日」之「受」，世人避忌讀從「壽」者，《捷記》因而不改耳。

PDG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避濁待清如石室馮公克寬」，「清」字，底本作「時」，據乙本改。

〔三〕「杜公不思出此」，底本無「杜公」，據乙本補。

〔四〕「武公方提《捷記》所載」，「載」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PDG

裴世榮〔一〕

吾邑先哲諸公及傳者，自莫時裴公世榮以後，前此無聞。余幼時見諸長者言吾邑有瓊郡公、雲郡公，征占城有功，姓名弗考。及長，讀《先朝實録》，光順初靖難功臣，洪德間五府大臣，只循國初制，封縣侯、鄉侯、亭侯、亞侯、冠服侯，未有異姓名者。竊疑世傳之誣。及讀《烏州近録》，順化有清郡公從聖宗征占城，以功賜爵。則當時異姓之臣亦加完卷，惜載籍遺逸，無從折衷云。

吾邑裴公世榮舉莫進士，爲本宗始祖妣所自出。余先大夫既附録家譜。其平生梗概，余嘗載入《桑滄偶録》。公殁後，葬邑之東南，世稱寺卿公陵。後爲邑人安平武校官講學場，松楸丘隴無復存者。余外舅尚書武公復即其地爲壽藏，其後建祠屋，築園陝，彌失本來面目。夫公以吾邑先達，去今纔二百餘年，貍首之藏，封植弗慎，後人誠不敢辭其責〔二〕。然吾海陽自中興以來，數經喪亂，前賢墳寢埋没，蓋不惟公爲然，此阡表墓志之制，古人所以不容不詳於有爲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內文補。

〔二〕「後人誠不敢辭其責」，「其」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武晟〔一〕

吾邑武公晟，祖海陽處留守洪嶺侯，父國子生。公幼時家甚貧，父子不能自贍。邑人築壘驅之就役，力不給，去寓壽昌之報天，受業於慕澤武公。慕澤公時居太廟之東丞肆巷，公子以能文名。公入門課藝，連擢第一，公子忌之，囑同門生，晨俟公巷口，肆加窘辱，公改路而往，屢爲所困，輟不赴講。慕澤公知之，公子怒遂釋。公學業日進，十餘歲領奉天鄉元。逾冠以探花賜第，累擢寺卿，陪從府堂，王深愛幸之。一日，王膳有鱒魚，味甚美，命取此魚一段，侑以别饌，召公面賜之食。公飯而舍魚。王怪問之，對曰：「請歸以遺母。」王嘉之，命取魚别段賜公母。及至僅存魚尾段，公乃食魚尾，而懷前段以歸。王愈加敬愛。未幾，以諷諫女謁事忤節制府意，免歸，遂設帳授徒于廣德之濠南砦。及門之士，成名者七十餘人。與青池月盎阮公廷柱，並爲學者師範。一日，公家廟忌辰，門人在朝者，齊集公第。適帥府召對，侍從無一人在直。王問其故，朝房吏以事聞〔二〕。王命侯來日召對〔三〕。公弟暄、子暉同科登第。榮旋日，公有一聯云：「同朝三進士，一日兩榮歸。」

人多傳誦。後卒於濠南，葬青池之光烈。至今風聲未艾。吾邑官路行客，或時相語曰：「此探花武宗故里」云。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朝房吏以事聞」，「事」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王命侯來日召對」，「日」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文體

中興以後，文體卑弱，具見陳公璡《吉川捷筆》集中。余嘗考我國文獻，李文古奥蒼勁，彷彿漢人，如太祖《都龍編詔》、太宗《聲罪王安石檄文》、仁宗遺詔之類是也。陳文稍遜於李，然典雅葩艷，議論鋪叙，各擅所長，視之漢、唐諸名家之文，多得其形似。間有三數篇，雖雜諸漢、唐集中，不能辨也。

前黎順天以後，文之傳者頗多。惟阮公薦《永陵神道碑》、《下嫁衛國長公主制》，武公永瑱《進封太宗奉陵充媛制》，雖工力不齊，然體裁氣魄，皆可追踪古者〔一〕。若順天《平吴大誥》，紹平臺諫諸疏，洪德《南征占城詔》，皆當時大手筆。而其積氣不厚，創體務新，或字字句句，不能一一穩妥，或前後首尾、精粗純駁不能相通，視之李、陳，頗有登山下坡之辨。其不能遍舉者，又從可知矣。

明德、大正之間，氣勢日下。騷人文士競趨於輕浮，蓋又視前黎爲尤遜者。然而士習未陋，其學問、文章、政事、功業，或不多讓於古人，以其所從事者，未至於僻陋乖謬之甚也。中興之初恢復，名義雖正，然權歸帥府。驩、愛之士，多據要津，其風聲氣習，與吾之四宣寬和平易，不能無異。兼之明德、大正之

政，固結於民心者未忘，故天運既還，而人心之向莫者未盡還。一時通儒文士，往往鏟彩埋光。其出而應世者，該洽少而謭陋多。而驩、愛之士，經亂廢學，及據要津，司公令，輒用已見，務勝前人。其講學課士子〔二〕，於經傳大意，古今治亂得失之原，多不致意，專向後儒詳論諸家箋注，及史籍中之險題僻句，扶摘見工。當時隨世就功名之士〔三〕，希旨向風，掇拾先儒殘吻，習爲後世枝葉文章。而李、陳以來，立教作人之意爲之盡變。積習既久，業舉子者，將經傳正文斷截句段，專學小注之文，而尤以史論爲尚。及其當大事、議大禮，苟且迂合以求集事。至於制度，文爲之末，尤鮮可觀者。士習至此，而望其經體贊元，以爲國家之用，其將能乎？

【校勘記】

〔一〕「皆可追踪古者」，「古」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二〕「其講學課士子」，「子」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三〕「當時隨世就功名之士」，「世就」，底本無，據乙本補。

試法

中興以來，庭試制策、會試、鄉試，活現拘儒、曲士辨難口頭，已全失「臨軒策士」之初意。至如判題，乃古人判事之文。余嘗見東閣鄉試出「喻德教，舉遺士」判，探花范公謙益判題，文體未合格式，不禁爲之大笑。夫喻德舉士，有何曲直是否之可判乎？以此命題，雖韓、柳、歐、蘇亦没處理會，不唯金山范公爲然也。

PDG

科舉

「賢良」、「方正」始於漢，蓋求士盛典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宋爲制科，有五等典恩，視進士科加倍。唐白公居易、宋蘇公軾以高才碩學，僅入二等。嘉佑以後，制科每虚第一等，以重其選。先朝中興初，常開制科，而阮公文嗜以第二甲魁是科，後爲中興名相。昭統初元，復開制科，平章省會擬策題。鵬公阮有整以大司馬在會，諸文官撰題呈整。整閲畢，笑曰：「某武臣何敢妄議，顧制科、舉『賢良』、『方正』，制策乃如是耶？」諸公默默然不答，以題進覽。是科所得者，陳公伯覽、阮公嘉吉二名。

制義文體〔一〕

中興間經義體，破承講括凡七節，不事文體。但公令聽用疏釋大注〔二〕，不許創新，使學者專務記誦，已非古人明經試士之制。其後相沿用舊題舊文，則其失彌甚矣。正和、保泰間，阮公公沆奉使中朝，博訪有明經藝以歸，及入相議以此課士，事竟不果。黎公貴惇《見聞小録》嘗論及此，引有清聖祖諭旨所云〔三〕：「八股文於治體無關。」其意不欲改從明制。夫八股文誠於治道無關，然習是文者，非貫穿經傳之文，非指前此于公謙、胡公士貞、王公鏊、王公世貞、熊公廷弼諸該博渾灝之文也。景興庚子，改定經義體。汝公公瑱以番僚入侍，撰程文，將書中大注箋注以次補綴，略加雕琢成篇，粘挂府堂國學堂，爲多士楷式。然體裂葩浮，又不若舊體之爲勝也。鼎革後，吴公時任復喜八股文，以阮君憲、陳君文偉掌成均造士司。教鐸者既非士望所歸，而當時學者習於圈套，於經傳大旨全未講明，每構書藝多摘莊、列荒唐稗野膚淺之説，以相眩鬻而已。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作「文體」下有小字注「制義」二字，據內文改。

〔二〕「但公令聽用疏釋大注」，「令」字，底本作「會」，據乙本改。

〔三〕「引有清聖祖諭旨所云」，「聖祖」，底本無，據乙本補。

四六文體[一]

四六文，蓋古詩之變體也。古詩六義比興爲多，故四六文率用騈儷雕琢之工。漢時四六體最渾灝，而未有聲律。唐人聲律稔順[二]，文辭葩麗。宋人因之，然氣力較減。仁宗以後，蘇氏父子始創爲新格，不尚搜刻華艷，行灝氣於對偶之中，自成一家机軸。蓋賦體多而比興少，是又四六體之一變也。元、明以後，含茹不及唐，而渾灝亦不及宋，想亦氣運使然。

我國四六，則因元、明之體而雜就之者。洪德間，《安邦試録》四六文，曾爲内地所稱，亦見其一斑耳。嘗考李、陳、莫四六之文，及國朝制策章表，蓋端慶前後，爲淳灕升降一大机。就中，端慶以前，警句甚多，而其立言大意、通篇氣魄無可瑕類者亦鮮。端慶以後，涉於疏散輕浮。至于中興，而弊尤甚，蓋或一句一聯，自開門面，語其淳灕浮澆、繁殺斟酌得宜者，不多見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作「文禮」，下有小注「四六」，據内文改。

〔二〕「唐人聲律稔順」，底本無「唐人聲律」，據乙本補。

PDG

詩體

詩之原委，先儒訓詩反覆詳悉，無庸復贅矣。至漢以四言五言爲詩，其餘協之聲律，被之管弦，隨腔逐調，長短繁促，參差不同者，爲樂府。專用七言，多協平韻，而中於音律者[一]，則謂之歌，蓋樂府之支流也。平鋪直叙，字冗句繁[二]，或始冒而終亂，或似歌而兼詩者，爲賦。至於頌、贊、箴、銘，則又賦之支流也。魏晉以後，辭愈工而氣愈醨。降及江左，而雜以虚無，流於卑弱，世運使之然也。李唐之興，詩有五言古體、五言近體、五言律、五言排律、五言絶句、七言古體、七言近體、七言律、七言排律、七言絶句、長短歌行，而其體則有省試、府試、應制、應教、書懷、即事、贈答、賦咏、次韻、聯句之類。詩家之體裁音律，至此始極其備，而取士之法，亦始以詩爲重。省試、府試專用五言排律，應制、應教則兼用五、七言排律。其中又有闕韻、題韻之差。其餘樂府詩韻、頌、贊、箴、銘及諸賦體，莫不斐然成章，井然有條。故當時之士，人挾隋珠，家藏和璧，取材晉、魏，進步《風》、《騷》，其盛蓋無以加矣。宋人之詩，多有警者，然賦咏涉於麄疏，比興淪於理障，視之唐人之法三百篇，近者差不及焉。此後，元人工於詞曲，而詩則委靡；明人偏於時文，而詩多纖麗，則欲學步唐人而失之者也。

我國李詩古奥，陳詩精艷清遠，各極其長，殆猶中國之有漢、唐者也。若夫二胡以降，太寶以前，則猶得陳之緒餘，而體裁氣魄，日趨於下。及光順至於延成，則趨步宋人。李、陳之詩，至此爲之一變。中興拘於衡尺，流於卑鄙，又無足言。永佑、景興之間，前輩名公始多留意詩律，而阮公宗圭翹然爲一時領袖。其次阮公輝儝，又其次胡公士棟相繼而起，皆能各自名家。嘗觀諸公之詩，福溪公纖麗華艷而或傷於細。萊石公位致清高，間亦涉於換倣；完厚公專以氣魄爲主，而不屑於絺繪雕刻之工。蓋詩學至此中興。然回視李、陳，諸家恐未可以當伯仲也。

若論舉子場屋之詩，則自前黎以上，雖不能並駕古人，然其命題之意，亦有能彷彿之者。中興之詩，專用七言律，有破題入題、上狀下狀、上論下論、上結下結等句，關韻專押用入題句〔三〕，苟促拘閡，從古未聞。故舉子之詩，苟且趨時，率多鄙俚。想二百年間，高才碩學出於其途者，不爲不多，而程度阨之，鮮堪傳誦。應制東閣之詩，則用五言排律長篇，多者七十韻，少者五十韻，或三十韻。其制，關韻押在首句，率用僻題孤韻，迫人於險。故視會試、鄉試詩韻題爲尤難。余每讀《吉川捷筆》，至「時欣逢至治，臣願娶三妻」之句，未嘗不爲之噴飯也。

【校勘記】

〔一〕「而中於音律者」，「者」字，底本作「矣」，據乙本改。

〔二〕「字冗句繁」，「繁」字，底本作「煩」，據乙本改。

〔三〕「關韻專押用八題句」，「專」字，底本無，據乙本補。

策問

《周官》王言之體，有曰「策」者，即傳記所云「策命」、「典策」是也。至漢天子臨軒，所以策試士。其制有二：一曰「制策」，蓋舉古今治亂之原，及當時所行政事得失，發問多士，士子各以所見對敭，謂之「對策」。始於董仲舒、公孫弘廷對之文。唐劉蕡以直言下第，宋葉祖洽以附阿首選。蘇東坡擬進士對御試策進呈。南宋文文山庭試卷，讀卷官稱其「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及近代之狀元策，皆所謂對策之文也。若夫「制策」，即「對策」，題目如漢武帝臨軒三策。南朝劉宋時試秀才五策，今載《昭明文選》集中，及後世殿試所稱「皇上制策」是也。二曰「試策」，蓋郡公所舉明經之士，或天子親策，或太常禮部策試，將所習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等書之義爲題發問，謂之「試策」。明經人各以所師説對敭。其文主於傳授記問，而不事雕琢，是爲「射策」。《漢書》：「河間獻王來朝，武帝發策三十條，王皆能對之。詔報曰：『昔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歸國，縱酒樂而卒。」

唐楊維請更明經科帖括之制，五策、三策之類。宋范公純仁就試，策題有云：「問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公對：「其行已也恭，其執事也敬，其使人也義，其愛民也惠。謹對。」此皆試策、射策之體也。明人以後，合學校科舉爲一途，及其升於公朝，則止進士爲取人之定式，其大庭試士兼制策、試策之體，單爲之「制策」，而士子之文，亦兼對策、射策之體，謂之「對策」。蓋使窮經者不偏於訓詁，經世者不涉於虛浮，其意可謂善矣。

我國李、陳試士之策，余未曾經見。前黎學規試法，詳載於《實録》，始以試策爲鄉會、庭試誠決科之準，蓋亦因明制而斟酌之。曾見洪德二十一年制策，曰：「自古明哲之理，寰宇莫不以舉清、斥濁、理財、去貧爲首務」云云，約近二百言，大略先問前代得失，次及當世所行。所問渾融，非含茹古今者不能下筆。宜其得人爲盛，有非近世之所能及也。延成以上，此風略存。光興以後，發問者專以孤僻爲題，對策者亦以記誦爲主。試策一篇，或至十數目，或三、四段，謂之「目策」。博覽强記者，每題對及十六、七、八，每段抄得書中故實二、三十字，使可争鑣奪雋，又安能商確古今、評論得失而見所學哉？近來發策，專就一目爲問，一篇多者數十段，少者十餘段，又少者三、四、五、六段，將《經》、《史》、《傳》、《書》旁通曲證，反覆邀截，謂之「案策」。對策牽强書旨，隨在宛轉解釋，惟求幸中主考之意，而古人之微旨大義，不暇顧也。故達而莅官者，公正少而偏僻多。其致事家居，及解職閑住者，平居無事，或以刁唆自鳴，蓋時習使之然也。景興甲辰、乙巳間，胄監以朔望前一日論文，文官皆在會，聽者雲集。有一婦人請入太學門瞻謁，齊夫擯之不納。婦望門遥拜，曰：「不知聖人當初設教何如？今文官判筆一下，令人無從控訴。」且泣且拜而去。噫，下愚無知，此婦誠不足責，以文學致身者，使民一至於此，亦何心哉！

奇事〔一〕

乙巳、丙午間，鉢場沙津，地面青火浮浮，或削枯竹投之即燃，而桑豆不損。南郊第一重門前，石井水面亦出青火。水棠之白藤江，流出人頭，似拇指大，戴丁字帽，鬢髮鬆鬆。槌破之，膿血相雜，如魚腦，然味微腥，三日而止。及西人據國，戊午春，白藤江亦流出人頭，戴紅巾，面白，鬢髮與前相似。好事者收置之，數日，乾皺如榕樹子。次歲夏，中都蟾蜍相出，渡珥河而北，其不及濟而漂死者亦多。

辛酉夏，西主北城，居康公府。值連日積雨，中堂前水深尺餘。忽然水落，庭中地陷，深廣各數尺許。大司馬阮文用居城中私第，一日，坐水外堂視事，空中羣鳥争鬥，其一死墜于庭中。未幾，移第城外覆浦坊，故王府東北邊。忽無雲而震，外堂雨楹柱樹裂。尋往黄江口措置水防，築壘于沙洲，夜半地忽陷没大礮三口。其東西立郊天于故博學圜丘，下拜而冠免，皆奇事也。

憶景興之甲午，余年七歲，隨侍先大夫於河口私宅。一日出通衢，路人羣立，拭目雲表。余亦隨之，見太陽已昃〔二〕，其色赤如血，析而爲二。後嘗聞朋輩言甲午平南，聖祖盛王御五龍樓，選暐公出師。樂

道楊公泱時方在京朝侍。日向昃，北回富市，問其門人阮公漢曰：「子有所見乎？」對曰：「有之，見二白龍自北而南，未幾，復自南而北，非當出師時乎？」楊公曰：「然。」阮公曰〔三〕：「此行必克，但天道好還，兵争方始耳。」時，余年尚幼，國家承平，見先輩長行，每以喪亂爲慮，輒竊笑其迂闊。及長，身親之。夫興亡固有定數，而天乃屢出災異以警懼之，可見仁愛之至。楊公身爲鄉士，見白龍之兆，不以告君，而私評於下，又何耶？

丙午之春，青威約禮井水鳴，汲歸私宅者，壜中如小雞子聲，噗噗不休，以手扣壜則止，少頃復作。辛酉二月亦然。故舉人曾君玲之弟嘗爲余言之甚悉。

西人戊午歲，南策先明一縣，野外地鳴，周回二十畝，如物之且走且啼者。武分率曾發兵丁掘其地，無所見，静聽之，聲在四旁，往來不絶。

辛酉春，至靈傑特地柝五十尺，測之無底，邑人以土蓋之〔四〕。

近庚申歲，戛橋門外一家婦女偶他出，主人獨在內室。適測近遺豬肉，置之室中，出門閑眺。既返而肉不見，意爲貓所竊，怒詈之。貓忽作人言曰：「誰食肉而見詈！」主人駭而出，鄰里驚異。余在京聞之，猛省景興壬寅聞有牛作人言者，但不知何言耳。

吾邑西北普天寺屬吾總楊舍，四旁皆吾邑地。俗傳寺原屬吾邑。古有歌姬，道經寺門，爲寺中龍神打死。時橫死人連累者，猾吏刁豪，輒藉事滋擾。吾邑人懼之，推歸旁邑，故今爲楊舍。寺中伽藍與龍神最靈，而歌姬之鬼，至景興中年，猶憑寺後榕樹，時出爲行客患。美色少年遇之者，多不起。堂之前左右各一井，左井側古松巍然螺蚵，農夫夜行，時見赤精，似黃柑大，從雲表降于樹梢，或自樹而上。人以

爲北客藏窖，亦疑爲天地之精。

景興庚申之前，吾邑東閣武公明楊，夫人范氏，嘗藏銀船于寺。藏銀之僕爲賀賊所掠死，船逸不可得。獲澤汝公廷瓚，好青烏術，嘗欲徙寺葬其先。龍神附童體，與公争辨，得不徙。余十二、三時，火居道士某，原籍楊舍，嘗治地得一瓶，因塑像數尊以答神貺。二十年來，吾海陽屢經兵火，而數椽梵宇靈迹猶昨云。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見太陽已昃」，「已」字，底本作「日」，據乙本改。

〔三〕「阮公曰」，底本無，據乙本補。

〔四〕「邑人以土蓋之」，「土」下原衍一「幸」字，據文意改。

仙佃阮族〔一〕

宜春仙佃阮公儼，起家白屋，少年登進士，歷仕臺部、參從、府堂，十餘年致仕起復。景興甲午，以大司徒春郡公充平南左將軍，卒封福神，榮貴極矣。長公名侃，爲風流進士。登第時，賜宴禮部堂，司徒公爲禮侍，親爲簪花，當時傳爲盛事。聖祖盛王在亮國府，長公爲番僚，日侍內議，王以布衣交。丁亥歸一，升知番僚，兼管一雄奇，爵喬嶽侯。時海內承平〔二〕，王頗好遊幸，賞花釣魚之會，必與之偕出，爲侍從。入則小衣窄袖，往來宮掖，特頒出入與監班同。王每賞歌，多命長公侍坐，以凉巾便服倚御床，操桴點閱。暇日，幸西湖，侍臣、衛士排列四岸，王與鄧、宣妃並坐，長公陪侍御前，流覽笑談，與家人友朋無異。宮中假山、側海、花石諸景，必經長公點綴乃可王意。累差修理龍珠、紫沉、湧翠諸行宮。陶鎔水石，詮譯風化，以此數蒙嘉獎。尤喜聲伎，精音律，每翻樂府作新聲，筆纔落稿，教坊歌工已争傳習之。余詩所云「按拍新傳吏部歌」，指其事也。嘗以事請假，王以韓律詩馳賜，詩云：

㐌罰𦈘銅補磊朝，吏罰𦈘銅補少鈎。嗯吼翁𪀄衛擬帝，駭群罰女𧩙催兜。〔三〕

蓋以外朝及内釣魚，公方在假，不赴，各罰五錢以戲之。長公叩和以答：

徬佛朱钺沛告朝，番朝群告怒番鈎。钃恩罰典羅傷典，意貼茹耒畧貼兜。〔四〕

王甚嘉之。一日，家宴茗飲偶缺。適中使以事至其第，不暇具啓，手書：「臣侃乞茶一兩。」馳進王，特賜茶葉一匣。未幾，陪從府堂。司徒公方以重臣領參從，父子同居相府，古今所未有也。

長公第在碧溝之南，西屬仙迹寺。王爲黃正妃追進所作也。每御駕臨幸，時乘小舟，由龍鱗渠出仙迹湖抵其第。見妻子，蒙慰問，寵幸無比。王元子棕郡公出居，内傳炘郡公阮芳挺私第，長公與李公陳坦充左右司講官。李公卒，遂專爲司講。長公正室徽夫人卒，王顧寵衰，居司徒公喪，命從武班例起復。會庚子密案，元子家臣遵生侯、溪忠侯，皆死於獄。長公與炘郡公連坐堅監。王出乞茶帖示府僚，明其素慢無禮。壬寅冬，三府兵作亂，殺署府琠郡公，擁立端南王，王親卿郡公、參從泗川侯、監班棪郡公各得罪。長公以國師擢吏部尚書參從，賜爵纘郡公。弟次公條，擢權都督府事、佃嶽侯，同居政府。犨情不協，三府兵復亂破。長公及王舅署府事。中威諺管楊侯第，殺首號造士霑忠侯。王不得已，出長公兼領山西、興化二鎮。遂與山南鎮碩郡公黃馮机謀，募四宣義士誅驕兵，三府大譁，將不利於帥府，謀復寢。丙午，國變，昭統登極。西兵既歸長公，以勤王兵入覲，得病卒於京。時次公歿已久矣。

司徒春郡公，嘗歸乂安，夜夢一婦人乞命云：「方娠未娩，倘得母子團圓，皆相公賜也。」明日，有大鯉魚來獻。公見魚方孕，立命放之。復夢婦人來謝。今仙佃阮族不食鯉魚，蓋遵公戒之。

春郡公兄僡，仕至參政卒。穀祖西征時，夢見文官一員，凉巾青吉衣，率家丁五百餘人拜謁。王問之，對曰：「臣故參政阮僡也。聞大駕平西，請率家丁扈從。」王頷之而悟，賜王爵，褒封中等神。

阮公侃酷好聲伎，期功之喪，輒隨服之輕重，以錢贈孝子替之，不廢絲竹。及丁司徒公憂，暇日，命家伎度曲，謂之「藍詩」。戚畹子弟多效之，幾於成俗。按公之風流富貴，福履可謂厚矣。乃方管兵，時屬下兵譟欲殺之。竄于内府，王爲之易管，得免。後復見辱于驕兵。而其他得喪窮通，亦爲倚伏。意者有以致之歟？抑亦造化之忌盈也？藍詩俗號疎藍〔五〕

庚子客案成於吴公時任，以功升工侍。時人爲之語曰：「殺四父而侍郎，忠安用孝？」遂不爲公議所容。弟時佉簽知刑番，嘗撰《一統志》，雖於密案一節略加彌縫，然所載宫府之事，源委多得其詳，不可概議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時海内承平」，「内」字，底本無，據内文補。

〔三〕「㐌罰𨋣銅補磊朝，吏罰𨋣銅補少鈎。𠰘吼翁𩯀衛擬帝，駭群罰女𡥵催兜」，喃文，大意爲「五錢已罰不來朝，又罰五錢未赴鈎。寄爾回家清夜思，再三繼罰每來朝。

〔四〕「徬佛朱𨮎沛告朝，番朝群告怒番鈎。𨑗恩罰典羅傷典，意貼茄弄𡥵貼兜」，喃文，大意爲：徬佛私家必告朝，番朝猶闕况番鈎。望恩受罰王親愛，此是王頒每就朝。

〔五〕「藍詩俗號疎藍」之「疎藍」爲喃字，意謂「喃詩」。

榕樹〔一〕

吾邑神廟榕樹，每邑中發大科，樹間輒送小枝條，周回自繞如束帶。然景興壬辰，榕樹復出帶，僅遇其樹之半。是科，武公宗香登第。

按武公原姓陶，其先嘉林之古碑人，客於吾邑，至今公纔三、四世耳。聞古碑有古木棉，邑中有發科者，樹始花。壬辰歲，曾開一朵。以草木無知，而報信不爽如此，亦奇矣哉。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PDG

土星〔一〕

吾縣亭祖市村之東，有一土星，左右金星對拱，風水師家稱爲雙童講書。其地接吾邑西界。吾邑人相傳，清夜嘗聞童子讀書聲。景興丁亥、戊子間，聞之不見，將出而傳世耶？抑氣之聚者，時而復散耶？蓋不可以理測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PDG

祀典

古者之有天下者，備郊廟雩禜、海岳山川之祀。其次，有一國者，祭封内山川。至於閭里之民，則不過里社之祭而已。所謂里者，合十五家而責之有守望友助也。所謂社者，祀土穀之神而已，勾芒、后稷配之也。至於先聖、先師、明神、靈祇，以及名臣良將、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祀，則享之有時，奉之有所。蓋有舉者，莫敢廢之；而無者，亦不必强使之有也。我越自貉、雄建國，中間附於漢、唐以及丁、黎、李、陳之世，郊廟山川之外，其列於祀典者，陳人《越甸幽靈録》二十有九祠。其後代有增益。光紹、統元之間，籍於祠部者，百有十祠，非國家正祀。與夫有功於國，能去大災捍大患者，不得與於兹也。光興之間，世宗皇帝恢復中都，追録先朝名義之臣，立祠致祭，凡二十有七，其他顯靈効順、確有功狀者，以次褒封，故祠祭之。版籍日繁而條分縷晰，然亦未至於謬亂也。

承平日久，民俗寖訛，豪斷之民，居積之户，醵飲賽神，自鳴得意，葩冠儷服，争似驕奢，行貨求封，無所不至。於是神人雜揉，祀典混殽。習於尚鬼者，下趨而不自知；利其苞苴者，恬然而不知禁。使樗

櫟之鬼，謬被絲綸；牛犬之妖，濫頒華衮。而正直之神，或累經兵久，碑碣罕存；或久歷已庚，傳聞寢舛。欲質之書籍，而刊行有禁，梨棗無徵；欲訪之閭里，而避諱成風，黄鰭失考。非得遜敏之士，搜刻之功，則正祀之與淫祀，將無所别矣。可不爲世道之嘆焉。

吾邑西南有野寺岡，俗名「楝厨」。曠野中突起一堆，如銅鏡形，小水繞之，鏡柄即脈來處，青鳥家所謂入脚脈也。古傳，牧兒戲構小寺，長者因而成之寺，頗靈。庚申、辛酉之亂，燬於火，今惟頽然土阜。暇日遊陟，逸思遄生，不禁今昔興廢之感。水中有溺死牛鬼，風月之夜，時或戲浴波間，田夫野老，往往見之。夫溺鬼有之，至如牛溺而爲鬼，則稗官野乘所不載。可見宇宙之間，無物不有也。寺前隔水有田間小陌路，南通亭祖之如陵村，北通亭祖之祖市村，官路在寺之北，約一箭許，抵黄蛇岡，如長蛇蜿蜒。西北峙金星一堆，或指爲黄蛇聽蛤，俗名「同處」。南寺半里，有卧象岡，俗名「琨獨同」〔一〕。故蓋青鳥家所謂「貴人出帳」形者也。

吾邑坦倖之西，有大岡名塢楊〔二〕。舊吾邑地中，聞以普光寺故，卻歸楊舍，遂以楊名其岡，從楊舍之俗號也。週回十數畝，其形如獨鯉化龍，魚腮凹如蓮花開辨，中突平頂金一堆，如蓮蓬然。古塚累累，正中二墓爲楊、武二家發富地。景興庚申以來，二家各寢衰矣。腮之西南，爲魚眼，刓金一突，探花武公晟祖墓在焉。墓前小窪，爲内明堂，方圓五、六尺。又其南，則初龍來處。堪輿家以爲「面前八字水分」，故公之後人，多離祖而蕩産者，未知是否？余謂此説果然，則倒騎之地，皆不聚財。驗諸墳，不能盡合，恐未全信也。武公祖墓前小窪，夏溢冬涸，俗傳有魚鬼，清夜每聞騰躍聲。車水以求之，則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校勘記】

〔一〕「俗名𤞑猧同」，「𤞑猧同」爲喃字，意謂「象子處」。

〔二〕「有大岡名堣楊」，「堣楊」爲喃字，意謂「楊塚」。



喪禮

喪自初終，至遣奠，古人猶用「事生」之禮。惟賓客吊賻，始有賻狀祭文。近代飯含設靈座，成服以及上食、七七，率用祭文。其祖父有功業德行者，過辭誇誕，已不合禮，乃有起於貧賤，無一可道作文者，亦捃摭平生行事，填入對偶，以爲切當，而不知自詆其親也。可勝嘆哉！

葆神禮[一]

葆神禮，御前殺饌，循藍京俗，惟用牲肉、炙胾及時品菓食，全不加文。謨師喃喃用哀牢語祝釐，大約遍請皇上、年命、臟腑之神，以祈聖壽。祝訖，用牙錢二，一兩肩、一兩背，擲地，以代環珓，蓋狄青之遺意云。

內殿內從民例。五百社率多山海，貧瘠逋欠者多，故需用不給。太廟至敬殿諸忌辰，牲牢瘦小，殽饌菲薄，糖餅用梔子汁，密餅用南茶汁，皆有色而無味。余少時，過太廟門，值列聖忌辰，曾見一衛士擔二牛，或一人擔粢盛四盤。想周、魯衰削之時，亦不至此。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內文補。

臣禮

裴公輝璧嘗云：鄭氏自仁王以前，猶執臣禮。王府僚屬止設户番、部兵番、水師番、令史内一番，六部猶未失職。百官啓事，稱「愚」。府堂視政，百官用平頂帽、青吉衣，參拜侍立，府部大臣則拜訖就坐，蓋用相府廷參之禮也。擇閤見客，百官用凉巾、燕尾巾、青吉衣，拜畢以次就坐，欵接芙茶，蓋相府賓之禮也。

王府朝見，雖已免拜，然嗣王即政，受册之後，必親行朝拜。熙宗皇帝八十壽，仁王具朝服，立龍墀之右，親率百官拜賀。皇上命於拜位，設七重席，以表異之。及順王嗣政，始置吏、户、禮、兵、刑、工六番，以奪六部之權，以掌署參陪，爲政府大臣，而朝堂遂爲虚設。啓事易「愚」稱「臣」，府堂視政稱「視朝」，擇閤見客稱「客朝」。府部大臣須有旨賜坐，謂之「坐堂」。而王府朝拜内殿之禮，遂廢不講。王府指揮，舊稱「令旨」。其後，惟歸一日、春首開璽日，粘新令旨於府堂閤門。及武階出身，六宫勾稽，該合有全旨。其餘，則稱「旨傳」、「旨諭」，而凡事稱「御」，稱「聖」，與内殿無異矣。

拜禮

古人有九拜，其數或二或四，或六或八，惟禮之大小是親。《左傳》：「齊桓受胙再拜。」《文獻・禮考》：「侍中傳制，侍制官再拜。」是朝賀有二拜矣。大禮百官舞蹈四拜，則朝賀有四拜矣。司馬公《家禮》：「時歲慶賀大禮，前四拜，後四拜，或中間獻酒祝釐，兼用二拜。」則人家平居，有二拜、四拜矣。喪禮未葬之時，遣奠四拜。既葬之後，虞祭逐節皆用二拜。則二拜、四拜，非以此爲未葬、既葬之別也。若夫朝賀之五拜三叩，始於明初；三跪九叩，出於滿俗，則非古人之禮云。近代朝賀專用五拜，而祀前後，仍用四拜，最爲可疑。至於二拜，正和會典朝禮或猶用之，而民間則以爲喪家未葬之凶禮，或至賓客吊賻從而用之。有問之者，輒曰：「從主人孝子。」初喪，括髮辟踴；既殯，斬齊泣哭。而吊者，於初終則免裼；既殯，則素服，未嘗與主人同也。此不之從，而惟拜之從，果何意乎？

嘗按古禮，喪自初終至祖奠，皆用二拜，而無祝辭。蓋家庭事親之常，以事生常禮事之，不忍死其親也。遣奠之祝辭曰：「靈輀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味此數言，則遣奠不得不行四拜。譬

之親在將有遠行，子孫臨別，而行大禮也。虞之祭，雖云已葬，而孝子之心，皇皇兢兢，未忍全用事鬼之禮。故有獻祝文，而逐節猶二拜。堂禮卒哭以後，始全以神道事之。「降神」、「辭神」各用四拜，大禮矣。若夫賓朋之情與父子異，故賻儀必用四拜，所以致其別也，而何從主之云乎？

古人祭酒，所以祀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一席之中，惟長者爲然，卑幼不與禮，所謂君祭，臣先飲者，是也。未葬之前，奠而不祭，孝子不忍死其親而代之祭也。既葬以後，則以神道事之。故三獻之時，鬼神不能自祭，而主人爲之代祭。禮意井然有條，世人不此之察，而顧以二拜、四拜爲吉凶之辨審。若有之，則吉祭之獻何以亦有二拜？况葬而未祥，猶從凶禮，何可以爲吉乎？

官名

前黎之時，以司馬、司徒、大都督爲真相之位，五府都督次之。行遣文臣，但備顧問，行文書猶明永賴間之學士爾。洪順以後，始有平章軍國重事。是時，朝政不綱，因事不置，未嘗載之官制。光興以後，則文班首官班及參預朝政兼掌六部，皆爲文相之任，與五府都督、六部尚書並爲朝堂大臣。王府雖以文官參從府堂，陪從府堂，然亦只辦王府公事而已。其後，政歸王府，武階以都督掌府事，署府事，權府事，爲重臣，而五軍都督乃爲加官。文階以參從陪爲真將，而六部尚書爲散職，世變各自不同。至於六番、添差、知番，用進士文臣；副知、僉知，用監生文屬；蓋與六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實同而名異也。乃監班内臣亦有知番、僉副者，甚以掌署秉鈞衡。此則中國之漢、唐，我國之李、陳所未有也。史載順王總政時，置武班、文班、監班爲三班，誠曠古所未見，但不知朝會時分班侍立，等級如何？惜不得其詳云。

喪下〔一〕

《禮》載：「孝子三年，君命不過其門。」是公家之事所不及，可謂不奪人之喪也。近代喪家，惟文班得棄官終喪，武班雖無金革，亦援起復之例，班朝治軍，略無愧色。其餘士庶之在官府者，雖居重喪，而在公辦事，無異平日，惟服青吉衣，略減火明色，稱爲「角色」，蓋即葵色之制，而稍異之也。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曾是之謂乎？

喪禮三日而殯，四日而成服，三月而葬，週年而練，再週而祥，中月而禫。蓋三年之終喪，所以教民之中也。然自初喪至禫，首尾纔二十七個月。孝子之心無窮，故有終喪，援之琴而不成聲也。近代乃有卜日擇月，踰年而成服，是二十七月之中，披麻守孝者無幾。可慨也夫！

《禮》云：「臨喪不笑。」《傳》云：「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世俗有喪，奠祭之後，大召鄉鄰，廣陳食品。喪者既忘憂親之心，食者惟肆口腹之欲，非仁人之所忍聞也。亦有窮閻下里，薄俗相因，羣聚喪家，肆爲飲啖。自初終至于喪日，稍不如意，輒援鄉例，賣田園以供其口腹。累經條禁，而此風猶未盡

革，亦可怪也。

喪禮成服，蓋既殯之後，喪者各服其服，而守喪於亡者，初無預矣。世俗於成服之日，廣爲饌品，大陳奠儀，爲之鄉鄰者亦至日羣會，撰祭文，講儀節，泛青浮白，與廣會無異，果何心耶？喪禮惟祖奠、遣奠有奠虞祔練祥，遷禫有祭。其餘則朝夕上食，歲時嘗新而已。近者有七七、五十日、百日，告夏、夏奠、送夏，陳冥器、中元焚冥器諸節，蓋出於釋氏，而非古人之禮也。其説謂死者逐七日閲案於閻羅天子；夏，冥府以盛暑，録繫囚，故必設齋飯，轉僧求福。至於七月十五日，釋典以中元、地臘之時，冥官閲定罪案，故作佛事以度亡，焚冥品以資用也。愚俗於此等日，殺牲陳饌，大會親賓。如以其説爲幻，則非禮之祭，非所以事親，臆或有之，則閲案録囚之日，戕殺生命，以滋其過，無乃未之思乎？

【校勘記】

〔一〕此題目原置於文中，現移至文首。

祭禮

古者奉先之祭，如禘祭、祫祭、四時之祭、時物之獻，自天子至於庶人，以次第減忌日，則追遠感時，至其哀思，初無祭饗之禮。《禮記》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無一朝之戚」是也。

永平間，佛教入中國，事佛者於忌日延僧持經，以資冥器。至唐，忌日，天子若宰相，率百官詣寺行香，聽僧講經，長跪佛前，以炷香爲度。士庶化之。宋人忌日，致祭于景靈宮神御，飯僧百人。士庶之家好佛者飯僧求福，否則設奠將誠。蓋世道既降，情文日繁。故問於伊川曰：「忌日有祭可乎？」先生亦不之斥。其後，朱子始因人情，爲立儀節。然明人忌日之祭，但行於孝敬殿，而未嘗以告於廟，亦以其非出於古禮也。

我國俗於忌日，極力經營，或至假貨以供盤饌，飲客宴賓，曾無哀戚，蓋去古愈遠矣。謹案朱子之意，參以我國之俗，則忌日致哀於禮，亦可以義起。況我國四時之祭，既不復講，若忌日無祭，則除俗節嘗新之外，所奉先追遠者無幾。不妨循俗而行，但不盛饌延賓，而忘忌日設祭之意可也。忌日延賓，近代習爲往還之禮。夫往還誠不可闕，然娶妻、生子、除官、遷職，以至歲辰嘗新，皆可以爲宴客之地，何必拘於忌日乎？

拜禮

《周禮》有九拜，有肅拜。蓋就位而揖，揖畢而跪，每一拜則俯首，而兩手拱揖至地。拜畢，起立一揖而退。婦人之拜似之。其所以異於男子者，婦人以二拜當男子之一拜，謂之俠拜是也。婦人惟初歸舅姑及喪夫稽首，其餘皆用肅拜，雖見君亦然。近代婦人之拜，半坐半跪，傾身而合掌，蓋俗之流失也。古者，君之於臣，翁之於婿，長者之於卑幼，皆有拜。載在《尚書》、《儀禮》、《禮記》、《左氏》，可考也。秦人尊君卑臣，天子始無拜臣之禮。宋度宗拜賈似道，江萬里面叱似道於庭，蓋古今不同也。鄉士以下，猶循古禮，或卑幼固辭，用肅拜答之。至於所謂揖者，自是周旋之節。《禮》稱三揖而進，亦泛言相接之禮而已。

我國公堂相見，下官亦揖長官；册封候接陪臣，亦揖册使；卑幼之拜尊長，禮畢亦揖而退，周旋揖遜，禮固然也。近代喜事者不究古典，專以揖爲尊長臨卑之禮，卑者不當施於所尊，拜畢挺身而退。直情徑行，且揚揚以好古自許，每念及此，不禁爲之噴飯。

PDG

黎祖〔一〕

黎祖在藍山時，與明人戰，少卻，部曲星散。田間一老翁及其妻郲水而漁，帝鮮衣入泥偕作。遣兵至問：「翁黎某曾過此否？」翁答：「不見。」帝傾耳而聽。翁叱曰：「癡兒何不捕魚，干汝何事？」追者不疑而去。及暮，翁請留宿。家畜一猴，殺之以供饌。盤間鯽炙及猴肉湯餅，意甚虔。其後，太廟饗祀，以翁嫗侑，俗稱「猴翁」、「猴嫗」。牢盛之外，具魚炙猴湯，如當初享帝之饌，以旌其功。中興以來，有司或不能給，每用黄牛肉以代猴肉云。

先朝自政歸王府，内殿朝賀，呵禁頗疏。余少時，嘗於龍墀見武班之上，設護國夫人位神像：人首，貍身，貌甚美，蓋少女而簪髻者也。心怪之，歸以請於家大夫。先承大夫談及太祖起兵時，爲明人追迫，途間見一女尸，拔刀瘞之，祝曰：「卿能陰佑，他日當有以報。」既而追者甚迫，上隻身入叢樹中。敵縱獵犬覓之，犬向樹而嗥。敵注槊叢間，中上股，上以御衣接其刀。敵見槊刃無血，而犬嗥不已，持疑不決。忽叢間一物，人首貍身，突圍而走。犬羣逐之。敵怒斬其犬，曰：「畜汝爲獵乎？」後，帝得天下，即

其處建祠，敕封「護國夫人」。清廉一邑亦奉之，稱「護國狐神」兼「大王公主」之爵。蓋累朝加封，祠部失於考訂之過。余常代人作褒封神敕及之，文載别集。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册封

先朝册封，凡事必經朝議。館伴侯命，亦妙選能臣，然每於理外求勝。如叩跪之禮，既行於康熙，而龍德、景興，往往欲講踐五拜三叩之禮。余嘗見明圖、周燦，往復議論，載在《殊域周諮》。及景興辛巳，《伴接集》載册使德保、顧汝修議禮咨文，談及拜跪一段，有云：「既雍正六年遵循時典，令又改易，礙難從教。王如欲據情陳奏，可否出自聖衷。今日之事，使者不敢擅專。」又云：「以王恭順之誠，凛遵朝廷之禮，益表䏲衷，何須另議。」其議迎接一段，又云：「至於迎接龍亭，必在國門之外，王既佇立，使者降輿相接，而升階至階下，觀瞻既肅，豫順彌昭。」其議演禮一段，有云：「竊恐使者隨從人役，與王之人稍相齟齬，以王大慶之期，豈容更滋旁議。意欲於前數日，使鳴贊人役，詣王殿庭，演集儀節。王亦親臨，俾知贊引云云。」味此數語，開曉反覆，不憚辭費，而言意之外，隱然可見。蓋我之所争，每以自高，而不知適以自卑也。《安南志》以四字蔽盡南人，且曰：「銅墻鐵壁，牢不可破。」每讀至此，不禁爲之掩卷。柄國者每每置之度外，何耶？

喪祀

喪禮自阮公全安之後，遂弛妻妾孕婦之禁。蓋仁人之心，而亦廣孝之一端也。然此時爲嗣續未廣者，開此一路耳。至於與此異者，亦冒而行，吁可怪矣。



喪志

成周以前，青烏之術，未行於世。孝子之喪其親，必於國邑之北，慎擇爽塏之地，以藏其親之體魄。且必稽之鬼謀，或卜或筮，望其異日，不爲城郭，不爲道路，不爲水火盜賊之所犯而已矣。商之中微，而成湯太甲之墓，不改卜於武丁。周之中衰，而文武成湯之墓，不改卜於宣王。降及春秋，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乃葬其父於五父之衢，後始合葬於防，而孔林之兆，亦未嘗先爲之壽藏之計。今載在《闕里圖志》，數百里間，山川廣邈，求之風水家「牛砂蝦水」、「官鬼龍虎」之説，全不相關。則古人之所謂卜兆者，可知矣。

近代惑禍福之説，卜玄堂於絶地，藏貍首於異鄉。有廟主未祧，家聲未艾，而歲時祭掃，已弗知其處者，曾是以爲孝乎？古人之葬，銘石於壙中，謂之志，立石於墓前，謂之表。志字，古今通用；表字，後或稱爲神道碑。冉伯牛墓後陷而爲沼，墓前之寢訛爲牛大王廟。好事者斢水求之，得其墓志，始正其誤。曾子之墓，後人已失其詳，或得懸官古籀石碣於嘉善山中，乃表於世，此則墓志之驗。孔子手書「殷

太師比干墓」六字於妹都，至今瞻者起敬。歐陽文忠公爲其先作《隴岡阡表》，曾入水府，而復出於蘆陵，至今「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八字，朱圈如昨。以至王文正神道碑之類，皆墓表也。

近者，喪者多無表志，日月無何，而封樹已改，累世之後，見之者無從追考。舒池一邑，奉欽天大王，墳寢失考。其後，掘由芽竹根，而得銅棺，意爲王墓，始加封植。使用木棺，不幾於見毁乎？興道王囑其子興武王以火葬，藏骨環器密埋安樂園中，載在陳史。而舒池有興王墓志表鑑，近歲爲河水所嚙，邑人扦之高原。使無碑表，不幾於陷水乎？人子之欲孝於親者，可以悟矣。

祭相君〔一〕

古人之祭相君者，天子用辟公卿士，諸侯用卿大夫士，卿大夫用邑宰家臣，士用子弟僕隸。降及後世，天子之祭，則百官各供其職；官府州縣之祭〔二〕，則有禮生樂生。若夫家私饗，外事用子弟，内事用婦女而已。近代，每邑有斯文會，非科目紳宦不得預。家人私祭，必請文會相之，蓋爲庶人無官者，不得輒用冠履故也。然捧爵薦饈，皆家人子弟所執之事，今以責之顯貴縉紳，及雍泮袂曳之士。以朝廷之公服，供私家之賤役，毋乃未之思乎？

公家之祭，詳見典禮，未暇贅談。姑即士庶言之，蓋與生事者，甚不相遠。主人進饌，則主婦進羹；主人侑酒，則主婦插箸加匙。祝板、酒壺，皆在東階之下。東階之東，則爲東厨。臨時，婦女親司烹飪，逐節牲饌殽胾，隨熟而獻，壺合盤盞之奉，卑幼者任之，甚得平生饋食之意。今卻預設殽饌，全無羶薌苾芬之氣，然後行禮，進退周旋，彷彿優孟，如在之義果何居乎？且祭時陳設多不合禮。中古食案香案，其高與生人所用無異，祝畢，執事捧祝文，置香案之右，即主人之左。祝板用方木，尺有二寸，無木鐵也。

近代，香案高而神座卑，內外全不相見，奠祝之時，用有鐵木板，側立案上中央，背神主而向主人。設使復用古人迎尸之禮，當座之前一物不可見，一步不可行，不知成何模樣？又案前拜位兩旁，各設小桌，安置酒壺、香盒、祝板之類。鳴贊者依桌而立，主人跼蹐周旋其中，望如牛欄然，又不知出何經典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內文補。

〔二〕「官府州縣之祭」，「縣」原作「懸」，據文意改。

夙緣祠神〔一〕

天施士黄黄公平政，以山西承政司左虞，登景興乙未科進士第，官翰林。時居河口坊宅，嘗夢一美人，宮妝治服，時來欵合，如人家夫婦然。初疑其妖也〔二〕，久之，體益康强，起居無恙，亦弗之怪。無何，夫人病，增減靡常，如有憑焉者。伻人往萬劫，禱於興道王祠，換取祠中席，歸以薦諸寢榻，病少殺。尋復如故。公夜夢美人曰：「妾非人祟者，興道王其如我何，所以小瘥，爲王體貌地耳。雖然，夫人病行將愈矣。來月有命公當司臬於海陽，妾請陪侍巾櫛。」已而果然，公遂之海陽憲治。次夜雞初鳴，夫人語長公子璉曰：「夜來夢一美人，如妃主狀，據宅之内堂，婢妾羣從甚多，命治行如海陽，或請留守舍否，美人命皆隨行。已而夢覺，想吾病當愈，今忽思食，兒可具饘粥以來。」公子如其言，病果瘳。歲癸卯，朝議以公充謝恩，賜部正使。濟河之夕，夫人夢美人從宅中登輿出門，謂其從者曰：「此行相公當偕我留北，不復南來矣。」是夕，公宿嘉橘驛，忽遘暴疾，三日不省人事。及略醒，召其兒，語以平生之夢，且曰：「昨夜夢人來道前生事，曰：『公前身爲洞庭湖扁山夙緣祠神〔三〕，與妾有夙緣。降世以後，妾幽居犖

獨，支用弗給，至命侍婢賣花以供脂粉。今國事不可爲矣，謫期已滿，公盍返其初乎？』某以王事爲辭，請得復命。美人曰：『如是又一年矣。然公既必欲復命，妾亦何敢强邀。來朝將有餽鳥者，食之當自愈。』言訖而覺，想覲還之日，未必能返城都，凡事惟兄料理。」隨命公子設告於夙緣祠正氣神及公主位，大略求濟國事。如夢中所言，次早内該魯溪社民餽鳧鴨及黄雀鳥，公命烹以薦，病體頓健。及泛洞庭湖，泊舟扁山之下，命隨人以香幣上山。見山間一廟，匾題「扁山夙緣祠。」旁有某公主位，與所夢符。是夜入江，夢一婢致辭，餽二鯉魚。及早，開船中流，魚躍入舟(四)，得鯉魚二尾。甲辰南返，過扁山時，水漲風烈，舟不得泊。忽然暴風櫓折，船擱沙上，幾危而僅濟，乃換舟而行。至諒山城，夜夢美人賀曰：「國事濟矣。」公復力請復命。是夕病暴作，復瘳。以乙巳正月二十九日，抵都城，居晡。而余嘗聞諸長公子云。

我國前輩，多爲内地之神，亦多在洞庭者，如阮公仲瑋之事，余既載於《桑滄偶録》，與此所傳黄公夙世因緣，皆事之甚怪者。又嘗聞阮公世既没，其同年有奉使如北者，將泛洞庭湖。夜，阮公具道「爲神於此，來日湖中有小劫數，勸勿開船」。及覺，托故停船。是日湖中果有風濤之變。意者，洞庭之與我國，自涇陽王以後，世爲友邦，故人神因果，往復循有，非山川之所能限歟？然此皆不可以常情測也。

先外舅尚書公，吏侍都臺，充丁酉貢部正使。時公年踰耳順，登朝四十餘年，奉使之舊例之所不及，舉朝莫曉其故。既而盛王昭入中和堂，密授以奏書，表求封副國王，且曰：「事濟之後，當與國同休。」公知王意已决，不敢固辭。戊戌六月，泛洞庭湖，忽得疾，要副使胡公士棟、阮公仲鐺，屬以公事，繕寫遺啓遺禀，且出帥府密表，對二陪臣焚之，以十日没于舟。次遺語無得用水銀斂。胡公挽詩有云：

皇華兩度賦諮詢，淵德耆年更幾人。共羨邦交閑玉帛，証知仙骨壓風塵。
生芻淚洒同舟客，載筆名歸狗國臣。惆悵太湖秋月色，夜來猶照屋梁頻。
蓋有所爲也。其後，吾邑人時夢公從北回，騶從執事皆内地服云。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初疑其妖也」，「疑」原作「旋」，據文意改。

〔三〕「公前身爲洞庭湖扁山夙緣祠神」，「祠神」，底本作「神祠」，據文義改。

〔四〕「魚躍入舟」，「入」原作「俠」，據文意改。

PDG

改換〔一〕

偶見《別録》所載：先朝光順七年，改六院爲六部，置十二承宣，改路爲府，轉運爲知縣，巡察爲縣丞，江北道爲京北承宣，梁江府爲紹天府，應天府爲六譚府，椽吏爲社長。洪德二年，改天長承宣爲山南承宣，清潭縣爲常信府，應天縣爲彰德縣，崖州爲瓊崖州。三年，置各道清刑憲察使司。四年，改上洪府爲仁洪府，下洪府爲天雄府。六年，仍復上下二洪之名，以中都永昌縣爲中都奉天府、永昌廣德二縣……改書科爲吏科，濫科爲户科，東科爲禮科，南科爲兵科〔二〕，西科爲刑科，北科爲工科。皆此，史所不載。

嘗見洪德間詔獄，御製判文及諸司判文，皆用駢麗，與中土同。其間援引禮律，斟酌人情，最爲曲暢。近代决獄判辭，率意下筆，全失古人判文之體。有略用對偶者，則相與非笑之，始有曲直、少曲、少直之例。鹵莽滅裂，奸弊日滋，誠可慨也！

【校勘記】

〔一〕此題目底本無，據内文補。

〔二〕「南科爲兵科」，「科」字原脱，據文義補。

高伯適　張國用◇撰

敏軒說類

孫軼旻◎校點





提要

［越］黃文樓　［中］陳慶浩　撰

《敏軒說類》，高伯適、張國用撰。今知見抄本一種，現藏于河内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 1072，共91葉，頁面尺寸爲28×20公分。爲20世紀初法國遠東學院所抄録。

據越南文獻學家陳文玾（見《越南作家略傳》第一集，河内：社會科學出版社1971年，第407—408頁）考證，《敏軒說類》是高伯適的作品。越南出版的《高伯適詩文》（河内：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三版，第49頁起）也把《敏軒說類》列入其中。

高伯適，字周臣，號菊堂，又號敏軒，1809年出生於嘉林縣富市村，即今河内市郊的嘉林縣決戰社。他乃是高輝講的兒子，高伯達的孿生兄弟。從小以「神童」出名。1831年鄉試取第二名。但經禮部考閱後，卻名列榜末。其後會試，連考不第。1841年，因負有才名，除補禮部行走。在京期間，結識許多著名文士，成爲馳名當時的綿審、阮文超等詩人的唱和詩友。同年，任承天試場的初考，因考場舞弊牽連被革，嚴鞫獲獄。三年後，經洋程効力，方得復回昇隆，官復原職並晉升主事。1847年，補翰林院。不久後

又調補國威教授。1854年，推黎維巨爲明主，自稱國師，起兵於美良縣，反抗朝廷。同年，舉事失敗，被擒處死。高伯達亦受牽連被捕，在解京途中自殺身亡。

高伯適是著名詩人，民間稱之爲「適聖」。還傳有一對聯云：「文如超、適無前漢；詩到從、綏失盛唐。」超指阮文超，適指高伯適，從是從善王綿審，綏是綏理王綿貞。由此可窺高在詩文領域裡的威望。可惜的是，他遇害後，作品受到了牽連，頗有失落。現存者一直未得收集鑒定整理。據知，高伯適有以下作品：《高伯適詩集》、《高周臣詩集》、《菊唐詩草》、《敏軒詩集》、《敏軒詩文集》、《敏軒説類》、《高伯適詩集》、《周臣詩集》。

而其中，《敏軒説類》只存孤本，出處不明，書中有些敘述，頗與其生平不合。略證如下：

本書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有傳記10篇。各有標題。涉及黎末阮初一些歷史人物，結構嚴謹，寫法一貫。其中《鄭尚書遺事》云：「時，邑中段公光容在禮部，阮公輝潤在兵部，吾先公陽濯在户部……」按，是邑即指富市；陽濯即高陽濯，曾中進士，官至尚書。可知其作者是富市出身的高氏。

在《方庵先生遺事》有此一句：「吾師紅桂公爲之(方庵先生)説……」紅桂公指高輝燿。《方庵阮先生傳》(現藏河内漢喃研究院，編號A. 3141)有此一注：「受業邑人解元高輝耀拜撰。」與〈方庵先生遺事〉作者的敘述相符。

又據阮才書《高伯適及其爲人和思想》(河内：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考證，高伯適是高陽濯的後裔，是高輝燿的門生。因此，《敏軒説類》第一部分是敏軒高伯適所撰無疑。

第二部分以「古蹟」爲總題，列舉名勝古蹟178則。第三部分以「人品」爲總題，臚列46個歷史人物。

第二、三部分均無分段標題，其和第一部分，顯然並不出于一人之手。譬如第一部分《方庵先生遺事》和第三部分阮輝謹都是有關方庵阮輝謹的敘述。可是此兩篇不僅在寫法上不同，連人名也不一致。《方庵先生遺事》寫作阮輝謹，而《阮輝潅》裡又寫成阮輝潅。又有些敘述，不符合高伯適的生平，如説「愚按察廣義……」，「愚爲新平知府曰……」。高伯適從未曾擔任過廣義按察和新平知府。

「人品」述及與作者同時代且有交往者有黎元中及張明講。黎元忠條謂：「愚爲新平知府日，黎方協理嘉定城户曹。」又云：「黎嘗布政廣義，後在平順，以事被徵。月餘，愚道過廣義，吏民往往寄問，皆爲垂淚云。」《大南實録正編》第二紀明命十八年丁酉（1837）二月記黎元中任廣義布政，因過被革職發軍旅效力，此時改命任良政州知州。張明講條謂：「明命丁酉，愚按察廣義，伯來京瞻覲，因遇留宿……其後遂坐事佝參佐云。」按《大南實録正編》記明命十八年丁酉正月，廣義按察使鄧金鑑犯罪革職，帝命户部侍郎張國用署任廣義按察使，七月又補授張國用廣義按察使職。以後未見提及。可知此時任廣義按察使者爲張國用，故張國用應是《敏軒説類》「人品」部分之作者。

張國用撰寫並主編過不少考訂史實的著作，其中有《公暇紀聞》亦列在本集成中，可相參考。該書包括制度、封域、征記、雜事、人品、古跡、物類等部分。比較本書「人品」部分與之大致相同，排列次序亦無差别。其「古跡」部分亦無甚差别，但《敏軒説類》是按地域編排，《公暇紀聞》除按地域編排外，又再分爲子目，如高山、大河、大潭、北圻大堤等部分。很多跡象告訴我們，《敏軒説類》中的「古跡」和「人品」各項，可能是《公暇紀聞》中相應條文的稿本。

張國用，曾名慶，字以行。1799年生於河静省石河縣豐富村。明命十年（1829）中進士。曾任户部

侍郎，廣義按察使、新平知府、刑部尚書、國史館總裁等職，卒於1864年。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越南學者黃文樓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一輯。本次整理，徑以抄本迻録。在整理過程中，黃寶華、孫遜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雞子盜案……二九一
慈山命報……二九三
鄭尚書遺事……二九五
方庵先生遺事……二九七
附：阮灞父子……二九九
陳進士奉使……三〇一
栢三郎忠義……三〇二
吳霖罵賊……三〇四
湛田武族……三〇五



潘文奉兄弟……三〇七
古迹……三〇九
人品……三五五

雞子盜案

黎朝添差知刑番某公，性廉明，遇事不苟且，莅職之始，人視爲龍圖包老云。

客有素所親者，餽雞子一籃，公憐其誠，强受之。時羣僕適他往，公自起收置户下。

次日，厨人薦食，公徐問雞子來數，令點視之，九十九枚也，公怒聲曰：「豈有靳人一枚者〔一〕？吾爲天下執法，汝輩乃敢當面骫法耶？」命鞫之，羣僕五六人皆不承訊，至三次，痛楚備至，内一悍而健者，厨中老紀綱者，自誣伏，問其殼，曰：「埋之。」轉從三掘皆不驗。再訊，復謬招曰：「初，掇入手，適夫人過，急納之口而不下，驟碎而吞之，以此無留殼。」時僕中某見知，業賄他不發也。」以問某，某自證有之。公命羣吏取狀詳確結擬，一老吏即奮筆曰：「老紀綱係是幹家，縱有何人私蠹别情，亦惟主守是問，况乃染指乾没，罪復何辭？該犯應擬監守自盜，依律計贓照治可也。見知某，係與該犯同功一體，臨時不合無辭諫阻〔二〕，事後不合受賄保姦，照這情理，確係同情關通，豈應以知姦不訴律，輕從科擬？况如該犯慌急納口時，見知某一向視同膜外，即使信口便吞，或致扼喉卒斃，豈不主罪家主，延坐同儕？則該

名的係用心不良，罪浮於盜矣，請應從重加等處治以昭允當，其應得從重結處之處，伏候憲審。」

詞上，公反覆閱讀再四，乃喟然曰：「吾然後知鞭撲之濫也，吾然後知深文巧法之害也。」徐於書篋中出雞子一枚，曰：「吾試爲之，吾自取也。吾備位法曹，不依法，獄無了期；必依法，法曹爲屠肆矣。今而後，吾知免夫，〔二〕三子！」明日謝病，解印綬去，厚賜其僕。

公，龍德間進士也，官迹如此，惜姓名不傳云。

【校勘記】

〔一〕「豈有蕲人一枚者」，「蕲」，取也。原文作「薪」，據文義改。

〔二〕「臨時不合無辭諫阻」，「時」，原作「辰」，避阮朝皇帝諱今改正，下同。

慈山命報

景興中，驩州陳某翁以鄉貢累中，調知慈山府，性貪險，習吏事，在官汚鄙無善狀。黎時，仕無常廩，官食於事，事有恒例，士夫敦尚名節，苞苴十貫以上無有也。某翁挾其智，賄取無忌憚，士民苦而畏之，呼爲「餓象」。

有一貧士，館於其轄内之某村，課童以餬口，歲暮謀歸省。村之巨猾某，虎而翼者也，與隣邑之豪某隔争，將甘心焉，邀生於途中而殺之，舁置隣邑。事稍洩，不得遂，乃以情謀於翁，翁爲之悉力經紀，索三百緡，捏病死狀，付埋葬，事竟不發。俸滿歸，私囊鉅萬，心安焉，遂息意進取。

翁素不育，是歲忽舉一男，秀穎異常，七歲能文章。翁璧之，曲意奉承，過於師父。兒善病，恒腹痛，所需琦璃、肉桂、白荳蔻諸藥物，不知紀極，以故，日就貧耗。後妻妾則繼没，婢僕亦無。翁與兒孑然獨處，窘益甚，從親黨假貸，久之，人不能堪。翁父子相與他徙，至無所容，遂丐於路，而兒病轉篤，非父扶之不能行也。存庵裴公入督乂安日，兒纔十五六歲，翁蓋七十餘矣。歲大饑，相公請於朝而賑之。丐籍

中，翁父子與焉，相公憐之，別貺十數倍，而兒病蓋劇，所得僅足藥餌。冬天寒甚，屏臥旅舍中，兒捧心而啼，翁悉力奔走，不效，泣謂兒曰：「爲兒破家十餘年矣，病猶如此，今當奈何？」兒忽厲聲恚曰：「慈山一案，翁獨不能記耶？料三百餘緡，終當用盡，冤債無了時也，翁實爲之，何與我事乎？」遂不食而死。翁始大悔悟，一慟而絶。

此事得之吾業師儒醫老人云。或言翁歸職日，巨猾餓於安常橋，坐前嘔血而死，理亦有之，附載於此。

鄭尚書遺事

同邑富市邑。鄭尚書伯相，其先乂安東城人，世寒賤，素不識字〔一〕。大司馬阮公輝潤未第日，文名大噪，鄭翁以公囑焉，曰：「我家衣食幸足，有子已十六歲矣，不通契券，他日爲人所欺，請以託君，幸能執賤役外，略丐一二唾餘，冀免券末押兩指足矣。」

時阮公在學館，頗勤學，日試課藝，公每見必搘頤坐觀無言也。忽一日，尊師場出策問，題意頗艱，阮公輾轉未能就。公時數來取題，目視之，出則以手畫地作字勢。阮公怒其擾，揮走之，則又笑曰：「吾能爲兄代之，但苦不能書耳！」因略誦數句，靈警可駭。阮公異之，使悉焉，居然傑作也，即爲手寫就，納尊師呈正，尊師驚曰：「非爾作也。通篇結構尚遜爾雅馴，然牀頭捉刀人，真英雄也。」阮公始以實對。尊師大奇之，曰：「此神童也，氣格大不尋常，將來事業不減於爾，但問他家福力何如耳。」因欲收爲弟子，公否之，獨從阮公遊，稍習筆硯，學作字，泛及文章。然有所作，無著草，人不得知也。年二十餘始應舉，即領鄉薦，連舉進士第，累遷秋鄉，即刑部尚書。賜爵澍郡公，而終身不以文章顯，世罕見其

文焉。

時邑中段公光容在禮部，阮公輝潤在兵部，吾先公陽濯在户部，與公皆以進士位至尚書郡公，旁邑金山社名。范公益謙亦以探花掌吏部尚書，升郡公，嘗入朝，鄭帥府鄭主。戲謂曰：「五先生來會，總邑事耶？」科宦顯赫，照耀閭里，人稱同朝四尚書，爲吾邑盛事云。

【校勘記】

〔一〕「素不識字」，「字」原作「學」，據文義改。

PDG

方庵先生遺事

世稱辭進士者，吾邑方庵先生阮公輝謹也。祖輝潤舉進士，累官大司馬、肇郡公。父輝胤，以文鳴天下，亦中進士，仕至太原參政，謝病歸。

先生少穎異，讀書一覽便記。六七歲，文章驚人，邑中稱爲神童。及長，美鬚髯，容貌魁岸，舉止閑雅，性沉重方潔，不偶俗流。二十歲，屏居獨寢。夫人佛迹，阮尚書進士。之女也，以事勸令歸嫁，終身斷欲，所居別築一室，四壁惟圖書，自奉儉素如寒士。時阮族榮盛甲吾邑，父介庵先生，素豪貴，屢以聲樂勸令自娱，悉謝屏之，而砥礪愈苦，遂以博學能文名冠天下，與延河榜眼黎公等。

年二十餘，中會元。及殿試，文在第一等，以失格，置之榜末。不久，謝病歸，抗疏自陳家世盛滿之故，力辭進士。景興間累徵，皆託盲疾不就。與父介庵俱家居授徒，里中傳爲美談，四方之士來受業以千計，程文發題，皆取歷代衰亂時事。

及僞西初，以安輿就聘，託疾不赴。居常不苟言笑，遇事多前知，人謂其有白雲先生程公。之學云。

臨没時，取生平所爲文，并家藏書籍悉焚之，屬弟子歸葬文溪山頂。吾師紅桂公爲之説，記其事云。

吾觀先生出處進退，雖古之名儒，清風高節，殆不過是，蓋不但以文章稱也。世稱先生不中狀元，故不屑取一第。淺乎，窺先生者哉！惟其不事妻妾，爲身後計，此意殆不可解，或疑其仙風道骨云。

附：阮灞父子

吾邑解元阮輝灞，黎末五凶之一也。父輝滿，中進士，與堂兄輝潤、堂弟輝㴨相繼登科。家門榮盛，爲吾州冠。

灞幼有才敏，而性極狡獪。時邑中阮、鄭、高、段號四大世家，率以名檢相視，而灞獨以貴介自居，不事學問，見柳溪超郡公之女，謀室焉。郡公曰：「今科必得省元，吾選汝矣！」

時從姪方庵公以文名天下，即請於公爲代草，得首鄉解，而公自居第三。遂壻柳溪氏。復亟意進取，以門地累遷太原督同。居常陰結宦官妃妾，以固其寵，甚至出入宮府，醜聲與仙田人阮儷匹，而鄭帥府不之疏也。

自鄭森誣構黎皇太子維禕之後，森篡心日熾。灞與吳時任等，內外交結，媒孽黎短，嗾成逆謀，將有御櫪之變。海安黃甲段公維靖上疏直數其罪，乞斬灞等。天下薄之。及三府兵亂，典郡被殺，鄭之黨翼，或死或遁。時任詐稱北走清界。灞亦變服，去髮爲僧，謀遠竄。驕兵偵得，要於路殺之，而剖其胸。

物論稱快。

子輝亮亦有才名，少年取鄉薦，而輕薄無行，頗有父風，專習國語詞曲，委婉艷麗，索名流輩，言語衣服皆學婦人，以媚其室。又嘗欺陷其友，厭棄家婦，事事穢惡，不可殫舉。事僞西，仕至户部左侍郎。國初大定，再入京謀仕。世祖高皇帝素聞名，薄其爲人，不果用，竟以病死於旅館，無人問視。所棄婦者，改適僞西某都督，時孀居寓邸下，親見之，猶念舊好，不忍棄之，親爲之埋送。人謂其報復有天道云。

長子亨，得癩疾早夭。次子鼎，復無嗣，以貧故，旅死他邑。余長成，親睹其事焉。

陳進士奉使

鄭十二府靖都王名森。最稱暴逆，自黎太子維禕死後，簒心益烈。自以先世累舉不遂，皆無清帝命，無以鎮壓國人，日謀於其左右。適歲使，因附一表，内云：「黎氏子孫，無有存者。」陪從楊進士之詞也。時丹輪進士陳公爲正使，面命密囑焉。

公平日最謹飭，至洞庭，乃託疾不行，召二副使，謂曰：「我病甚，今只覓一死所耳，但袖中一事，獨關我身上，不可以付公等。歸啟鄭帥府，我病已亟，焚之矣。」遂仰藥而死。後鄭主知不合人願，竟不再發。

陪臣某，便捷多智巧，美髯鬚，善容止，鄭帥府行，必騎馬前導，與仙田阮吏部名儼。最號親密。後裴存庵、范立齋二先生，每聞人道其名，必閉口不語，若弗聞也。

其子僅有識字，而窮苦至爲盜也。余親見其事云。

栢三郎忠義〔一〕

三郎名山俗人呼𠰘栢。〔二〕

神溪栢村某三郎，故黎憲副某公之子也，性剛果，有氣略，才兼文武。黎亡，屏居授徒，見西山之亂，義不忍屈，起兵村邑間，遇敵敢鬥，小大數百戰，聲振四郡。後以兵盡力屈，轉戰而死，臨難慷慨，有詩曰：

斬馬長淮渡，捨舟茶里門。英雄從此去，天地昏復昏。

時僞大司馬吴文楚擒獲黎故臣，各放歸以收人心，及得三郎，亟殺之，慮再發不可制也。

北江大將陳光珠最善戰，敵人畏之，及聞三郎死，嘆曰：「吾終不得此人，天下事去矣！」其見敬服如此。

近得《後黎節義録》一卷，内十四人，無三郎名。嗟乎！古今忠義之士，不幸埋没如三郎者多矣，豈不慨哉！惜其姓不傳，姑志於此，以待知者。

【校勘記】

〔一〕「栢三郎忠義」，「栢」爲喃字，係村莊專名。

〔二〕「俗人呼𠀧栢」，「𠀧栢」爲喃文，意即爲栢村三郎。



吴霖罵賊

前黎鄉貢吴公名霖，和樂嘉林縣。人，性敦樸，有古風，吾家君少受業焉。公故不仕，家居授徒，鄉黨服其信義。

明命丙戌間，南定僞鍱煽逆，所在盜賊蜂起。匪渠逆汸以兵數千，略吾郡，挾羣匪羽翼横行嘉林、文江間，所至徵兵糧。

和樂，一鉅邑也，以公之故，悉力防備，匪不得逞。乃出其不意，白日襲破和樂，以温語致公，誘令必從。公拒之曰：「諸君不幸失脚，遂爾詿誤，成敗尚未可知。先事擾民，徒速敗耳。我以七十之年，一死何惜？即可釋我，我必不從；如必殺我，民胥不從矣。速爲計，無擾我老翁也。」匪目羣誘之，堅不肯。賊不得已殺之。公至死罵不絶口。

余少親見其事，惜地方不以聞，事竟埋没云。



湛田武族

湛田武族，故盜賊之淵藪也。其先姓朱，祖文岑，乘僞莫之亂，竊據諒江，及莫奔高平，畏鄭松聲勢，遂內附。

諒江上接諒山，下達海陽、廣安，外隔浚川，內倚林麓，險要富實爲北寧諸郡最。黎中興後，莫之餘孽未盡撲滅，稍事招撫，如宣光武文淵等，雖名藩附，外實羈縻，久而因循，遂成李唐藩鎮之漸。武氏見漸積弱，侈然自恣，私其甲兵賦税，襲稱郡爵，不復禀命，鄭亦因而授之。兄弟子侄，裂地分據，布滿數縣。民俗獷戾，不復知有朝廷矣。

其後諸宗日強，招納亡命，各立渠帥，争相殺戮，如同仇讎，慈順之民，逃逸者多歸之。常出剽掠旁縣，浸不可制，或爲勢逼，則復檻致一二逋犯，以塞兵端。反覆詐巧，不知紀極。天下世家名族，排擯不相與者，幾數百年。庚辰會試策問「諒江一帶，總是盜淵」，正謂此也。黎亡，陳光珠等倡義，稍稍收用，漸以外通。壬戌以後，仍存故習。

我聖祖仁皇帝深燭諸鎮積弊，痛抑土司之權，而省臣勦捕無狀，不免假虎以翼，是故金沙、古法諸武，其勢復熾，日尋於兵，丹會山徑間，白骨蔽野矣。及阮德潤清化人，才兼文武。出鎮〔一〕，四岐土匪逆香俗呼𣴓江〔二〕煽動。順安同知府裴順譽失機被殺，官兵四下緝拿，急投丹山。德潤偵知其情，移檄古法，武氏智窮力屈，乃始縛送，以贖其子之罪。後香爲德潤所擒。迹其服叛去來，亦勢然耳。

【校勘記】

〔一〕「及阮德潤出鎮」，「德」字原作「𢛨」，爲越南俗體，今改正，下同。

〔二〕「俗呼𣴓江」，「𣴓江」爲喃文，意爲江老二。

潘文奉兄弟

故宣光按鎮潘文奉，白鶴日昭人也，少落魄，習武事。僞西之亂，公起兵山陽、雄關間，與僞人百餘戰，出没如神，名震興、宣，林中稱爲大王。壬戌大定後，乃解兵歸，自以久負大名，慮蒙不白，竟隨召仕矣，出入奇衛兵事，及出鎮，威信著外地。

時諸土酋承黎氏故習，往往跳梁自恣。農文雲、劉仲璋、宋文峩等偃蹇不法。前鎮守陳玉當得罪後，其勢益横。公在鎮數年，邊民以寧，後以老病乞歸，將終焉。及青山賊丁公進擾動興化，時以宣、興舊多潘家部曲，詔起討賊，賊以公衰老，不復憚，竟爲飛炮所中云。

余在部時，聞公名，往謁之，偉狀雄概，如百戰之馬，雖老猶欲昂首萬里，令人旁觀爲之氣豪也。晚節竟不免死其藝，識者惜之！

前勝公潘某，文奉之兄也，性率直，勇敢善鬥。奉每與僞西出戰，必爲之先鋒，多致克捷，因自稱前勝公云。僞西之初，北城豪傑四起。西嶺侯丁公貞，永同世將也，擁兵萬餘，與雲谷碩郡公黄馮基。之子

澤優侯黄馮澤相與犄角，以抗僞兵。僞大司馬吴文楚頓兵寧山下，以書招之，且云：「聞西嶺名素豪，今且虚席奉屈。」西嶺懼不敢赴，前勝時在左右，毅然曰：「敵眇我也，請公單騎而往，小弟以死奉公。」即擐甲從之，拔劍侍立西嶺旁，努目視文楚，兩眦血溜不復瞬。時帳中裹甲以竢，文楚手慓不敢動，竟徒步送出界首，語其徒曰：「彼壯士者，五步之内無强將軍矣。」其驍勇果決類如此。

文奉在緑林時，最善出没，雖標下親密，夜間莫測所在，而前勝無所爲備，自若也。又多爲人助戰，遇險不避，而終不言其勇。文奉既貴顯，獨自徜徉園林，不尚榮利。及文奉出鎮宣光時，子侄輩多驕侈肆横，公一繩以軍法，門庭肅然。惟聞疆事，必慷慨請往，皓首不變，而人莫之與也，更老死牖下云。

近一友人爲余歷説其事，蘄有所志焉。余謂：「如翁者，豈屑屑然從人以功名富貴爲事耶？直癖於鬥耳。史稱霍去病不死，爲有天幸，諒哉！」友人曰：「傭鬥不論直，其心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古之愚武夫也，抑今世之異人也？」

古迹[一]

天姥山在承天府香茶縣，相傳昔人遇天姥於此，故名，今建寺。

林邑故城有遺址在隆壽岡之東，俗號來王城，國朝於此立占城國主廟。

思賢海口，古號思容，在承天府富榮縣，内爲河中海兒，周百餘里，海口迂迴最險，曾不容刀。右岸有垂雲山，聖緣塔在焉，又有靈蔡山在其北。左岸爲福象山，黎聖宗南巡至此[二]，喟然嘆曰：「壯哉山河，後世必有英雄割據！」即其地也。

三江海兒，在承天府廣田縣，廣數十里，中多暗沙，風濤頗險，舟行戒焉。相傳舊海兒中，濤神有雌雄，屢作風浪，極惡。後，官射殺其一，餘一不復作，自此人始利涉焉。然海兒今亦就淺矣。

瓜瓜江在廣治登昌縣，我太祖嘉裕皇帝誅立暴處。

廣平關，舊號柴壘，我熙宗孝文皇帝年間，弘國公陶惟慈所築也，西起兜鍪山，東際日麗海門，歷朝修理，最爲天險。蓮池在廣平麗水縣界，旁有蓮館，因名爲池。相傳國初北巡，議自河渠浚港，引蓮池水以通於日麗江，有老人某甲進言：「此地皆沙噴，恐後治必無成功。」命詰之。甲曰：「倘不如言，請伏法。」既開治，旬舊港成。甲遂受死。及師還，則沙已噴起，而港塞不通。朝廷追念其言，命祠之日麗有大海口。[三]。

橫山在廣平、河静之界，即古林邑王范文求、晉交州刺史朱蕃以爲界處，山上有林邑故城，裴存庵詩曰：

東瞰重溟盡，南迴一障橫。古城林邑築，陸路子安平。
誰畫桐溪限，長看燕海清。山河歸有德，何用苦經營？

子安者，黎大行世吴子安，官輔國，興統四年，奉命起徒三萬人開陸路，自南界至地哩桐溪者。盤慶橫山嶺有二路：一由近海，永館黄牛堆；一由山凹，木棉溪。鄭氏嘗於木棉溪增築壘是也。桐溪路險仄，行迹漸塞，今行人皆由永館路。國朝因古城舊迹，修設橫山關。

仙井，在奇英縣盤慶山，山上有潭，昔嘗有人望見仙女自潭中出遊石上，故名。黎聖宗詩「水仙潭上

風煙古」指此。

火號山，在河清府城南數十里，南北交兵初，鄭人於此設火烽爲警，故名。

瓊園山，在南界海門之左，亦名南畝，古仙人褚童子棲真處，庵趾猶存。愚嘗登其山，至世人所傳仙庵處。山腹凹平，背靠高頂。前、左、右三面，上下山岫環繞。草樹中起大阜。上有横脊三，相隔丈外，隱約類基遺址，不可辨也〔四〕。山之東北爲龍吟山，黎大司馬武穆公魁嘗鎮乂安，後征占城，凱還至此卒，州人追念，立廟祀之，號昭徵祠，最著靈響。光順中，詞臣阮如堵奉勑撰廟碑，有曰：「天佑皇家，賚之良弼。贊武功於乾坤草昧之初，弘治化於方國安寧之日。真文武全才也。勳業存乎社稷，威名振乎殊俗，恩信結乎人心，蓋極舉也。」廟門前華表勒對云：「三朝鍾鼎平章事，萬古關河上等神。」又曰：「英氣凛如生，動乎風雷，皓乎日月〔五〕；餘靈長不死，峙爲山嶽，流爲江河。」黎聖宗南巡過海門，詩曰：「遺廟漫傳今武穆，名山猶説古瓊園」，指此。

天琴山，在讓海門在奇羅海口。之右，雄王嘗遊此，夜聞山上天籟，皆琴瑟之聲，故名。

兵部尚書海郡公范廷重進士。墓在奇英縣乾春山，舊有祠。黎朝行參從尚書裴存庵《輝璧詩》云：

文武全才迥出倫，曾於史館見名臣。未言死後長如在，即是生前已自神。

一副胸襟横宇宙，十年琴劍定風塵。何哉亦戴儒冠者，僅僅尋行數墨人。

兵火後，祠壞，土人掃地，歲節修祀。

鴻嶺山，在天祿、宜春二縣界，黎之世，仙人范圓嘗棲迹處。相傳山有九十九峯，其最高者，東爲香積，西爲仙象，香積峯下有莊王庵，不知所始。

度遼川，在天祿縣，黎朝都御史裴擒虎所鑿也。擒虎，天祿人，紹平中，遊學升龍，會有一獄〔六〕：其夫遠出始回，婦爲供饌，食畢而死，其家以爲婦意，送官，婦亦誣服。獄上，御史臺疑之而不能辨。裴適在客店，有臺吏言其事，裴問所食何異味，吏曰：「鱔臛。」裴方半醒，猛言曰：「恨不爲臺官耳。若臺官不能辨此，豈不爲人笑耶？」吏具告臺官，延裴至，初遜謝，固問之，乃曰：「凡鱔頭頸有赤紋昂頭者，食之殺人。」令取鱔數十，中有一赤紋者，放水盆中，果昂頭，烹以飼犬，犬立斃。獄遂白。臺官以事聞，召對，自布衣拜御史，後以風節稱。鴻嶺山舊有溪，北流，裴陂鑿而南之，灌於此川，溉田數百頃。方民賴之，立祠在川側白鼻山下。

禹門山，在香山縣界之西，一名開帳山，極南峻，山腰有瀑布，數百里望之如匹練。每四月八日，常有迅雷風雨，相傳鯉魚以是日溯瀑而躍〔七〕，能上者化爲龍；否則傷額損鱗而退。每先期旬日，漁人相戒此溪下流不攻魚也。裴存庵詩曰：

地輿千里闊，天帳一屏開。驩演藩翰壯，牢丸寄象來。

遠通舟海闊，近障火風頽。最有魚龍化，祥雲遍九垓。

按：《唐書》：「驩州、林邑西界、真臘，皆以霧温山下作霧濕。爲阻〔八〕」；《李史》：「真臘寇乂安，亦由霧温山山道，是自開帳以南至慶和、平順，總名温霧山也」。

浮石浦，在羅山永代社於浮江渡口，浮出渡磐石，四望清曠可玩，人士遊覽之處，陳代范遇有詩曰：

昔年曾作浮石遊，童顔垂髫陪親娱。今年重作浮石遊，江山如故人白頭。

勝遊邂逅那可必，塵土重來又何日？悠悠身世倚欄杆，天外客帆征鳥疾。

鄧悉陳代名臣。故里在天禄社。

藍城山，在興元縣，一名銅柱山，山上有城，黎太祖初圍明將於此。城既陷，城主死之，黎太祖嘉其志節，封宣義王，故亦名宣義山。城中有坎，相傳馬援所立銅柱之一。明人郡縣我國，怒其不服，以援有「銅柱折，交趾滅」之語，故掘去之。

按：銅柱有二，一云馬援所植。考范蔚《後漢書·光武紀》、《馬援傳》並不載。章懷注及《廣州記》云「援至嶠南，立兩銅柱，爲南極之界」，不詳言所在。《南史·林邑》：「漢日南郡象林縣〔九〕，北接九德郡，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所植銅柱，表漢界處〔一〇〕。」《水經註》：「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返，居壽泠岸南，對銅柱山，名曰『馬流人』。山川流

易，銅柱今没海中，正賴遺民識其故處〔一二〕。」《隋書》：「劉方伐林邑〔一三〕，度闍黎江，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國都〔一三〕。」杜氏《通典》：「林邑南，水步三千餘里，有西屠夷，馬援所植銅柱表界處也〔一四〕。」「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海〔一五〕。」《新唐書》：「林邑南奔浪沱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如倚蓋，西重巖，東涯海，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者，纔十户，陳末蘖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一六〕。」《晉書・地理志》：「日南郡有銅柱，後立此爲界〔一七〕。」《林邑記》：「援植兩銅柱於象郡南界，與西屠國分漢南疆〔一八〕。」宋白曰〔一九〕：「援自日南西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又南二百餘里，至西屠夷國。援至其國，立銅柱於象州，與西屠夷分境。」《嶺表録異》：「伏波銅柱在愛州境，刺史韋公幹嘗欲摧取，都督韓約移書辱之，乃止〔二〇〕。」《異物志》：「馬文淵築石爲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明一統志》：「馬援銅柱在欽州〔二一〕」。《外紀註》「在欽州古樓洞」是也。

一云馬驄所植。《唐書》「元和中，驄爲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處，用著唐功德，且明已爲伏波之裔〔二二〕」是也。其在愛州者，劉恂説他無所考。在欽州者，胡氏以後没北地。《芸臺類語》：「欽州距本國海東今海寧府。之西三百里，分茅嶺中有銅柱，大一尺許。」欽州乃漢交趾、合浦之界，援之所立不當在此。至唐元和，郡縣南止驩州，則驄之所建，意非援舊，故黎代桂堂先生以爲馬驄立。

惟《隋書》載馬援銅柱在林邑北〔二三〕。《林邑記》、《南史》、《通典》、《唐書》及宋白則又云在林邑南。而酈道元所引俞益期牋在林邑岸，北對壽泠者，與《隋史》近。蓋《南史》「林邑北接九德」，九德本漢九真地，孫氏柝置林邑，嘗寇九德道。四會浦，當即今之會海口。壽泠則晉所置，其時林邑已強。俞益期，晉

以後人，則指壽泠當在日南郡北偏，而非林邑南之極界也。惟《林邑記》出於劉宋人，與俞益期不甚先後，而所説互異。又參之唐貞元宰相賈躭記「唐州入海路，東南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行二日，至象石，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勞山，在環王國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行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州」。今廣南之大占嶼，俗號「劬勞占」者，正在古環王國之東，商舶自粵東來，皆以此山爲準。南行四五日，當富安界，富安之南境有沱瀼江〔二四〕，南爲大浦，號海湖。浦之西南石碑山，周可十里，山形正如倚蓋，西接大嶺，重巒叠翠，東臨海。山頂一石正方，數百里外望之高削如築。俗語水中島嶼曰「劬勞」。「濃」、「浪」、「劬」、「不」，音相近。《通典》、《唐書》所云「在奔浪沱州南」，蓋指此山。

然又安興元之銅柱山，相傳此名已久，自此南至古林邑，日程與《隋書》合。《隋書》成於魏徵等，多隋舊臣，《劉方傳》當有耳目所接視〔二五〕，與李延壽、杜佑等，或在隔世。及林邑復分之後，聞見自當有大別。且援破二徵於禁溪，今興元有禁谿地，而南塘古號石塘，與興元接壤，意其縣名，亦採《異物》之説。又援進追都陽等，往來九真，最用兵力。唐之愛州雖非盡得漢九真地，而亦名九真郡，故劉恂遂謂銅柱在九真境。若《唐書》邊界郡縣多設虚名，所載銅柱兼採《林邑記》及李延壽、酈道元、杜佑之説，而綴以「與林邑分唐南境」之語，不覺自爲牴牾。至杜宗等言銅柱，有云兩，有云三，有云五，各不同。或援所立非一處，或亦據海客所望富安山上石頂言之耳。至《明志》言在欽州，清李綏亦言在鎮南關，即《清一統志》所云在憑祥者。《李史》「太祖順天三年，蠻人過銅柱，至金花步，及謂龍州貿易擒獲，其人及馬萬餘匹」，意亦指此。但他蓋從我國前史外紀之説而將就之，猶北使往弔祭鄭氏假墓之類耳。《清志》又

志在左、右江各一。考五代世，馬希范據湖南與南漢争土，亦謂伏波之後，復立銅柱，或是希范立亦未可知。

夫銅柱果援所鑄，亦出人爲，原非天造地設，豈能使千百世之後，以一塊頑銅限南截北耶？即今本國提封兼古交趾、越裳、扶南、真臘之地，有德即有人、有土，誰其限之？惟伏波自是功名之士，當初立此，蓋亦杜預沉碑襄陽之意云耳。若夫「銅柱折，交趾滅」之語，則交趾在漢世設刺史、守令，與荆、豫不殊，援之所誓，果何謂歟？此特好事者爲之，固不待辨。但傳載既久，略檃括其同異以竢夫博古者之考訂云。愚淺以當富安之説爲是。

暮夜山，在東城縣丕福、香藹、香舍三社，昔安陽王乘金龜入海處，遺迹尚存，有廟在焉，三社奉祀最靈異。林多孔雀，人莫敢取，而孔雀亦不害禾。廟門櫺門對帖句云：「輿圖廣漠天南北，山水蒼茫古帝王。」

三座廟，在南塘縣白糖社，李太祖第十八子威明王日光鎮乂安，有善政，没後，人建祠焉。今通省皆祀之。

枚黑帝祠，在南塘縣雄嶺山，山下玉磴村祠，乃其故里，故城在沙南市。其傍盛樂社，即古萬安衛之地。

乾海門，在瓊瑠縣，元人襲宋於崖山，楊太后溺海，泊於此，人爲之封其墓。後陳英宗征占城，舟至此，夢神女曰：「妾趙宋妃子，困於波濤至此。上帝憐其節，命爲海神久矣。今王師弔伐占寇〔二六〕，但願助將天威。」此行海不揚波，王師利涉，及凱還，立廟致祭，號「大乾四位」，廟最靈響。神座側惟童女侍灑掃，俗人不敢徑至。今自定、安以南，訖於南圻，皆祀之。

磨崖碑，在襄陽沉香社山，陳明宗徵哀牢，命阮忠彥勒石紀功處，懸崖臨江，去水數丈，字大如掌，畫深寸許，其文曰：「皇越陳朝第六帝章堯文哲太上皇帝受天眷命，奄有中夏。溥海内外〔二七〕，罔不臣服。蕞爾哀牢，猶梗王化。歲在乙亥季秋，帝親帥六師，巡於西鄙。占城國世子、真臘國及蠻酋道匡、葵擒、車勒、新附杯盆、蠻酋道聲、車酋諸部，各奉方物，爭先迎見。獨逆俸執迷畏罪，未即來朝。季冬，帝駐蹕於密州、巨屯之原，乃命諸將及夷蠻之兵入於其國，逆俸望風奔潰，遂降詔班師。時開祐七年乙亥冬閏十二月□日勒石。」

六年城，在清漳千仞山，黎太祖初起義，駐此六年，畜聚士馬，故名。

黎功臣崗，國公阮熾故里，在真禄縣上舍社，今社民奉祀。

立石山，在真禄鄧田社，平沙中屼起一嶺，山不甚高，脚有小洞，中有石刻「陳朝」二字，不知所始。

前有潭，廣數畝，旁有一石，如人箕坐，號「仙人石」。

金顔山，在清漳縣偈場社，高起峻削，狀如酒壺，人未有至其巔者，洞口往往有流星入焉，亦名收精山。相傳人死，精神必歸於此。笠峯居士阮浹詩曰：

孤高雷縣册，平地起金顔。神筆冲霄漢，仙壺落世間。
雙條山界緊，數里石根盤。收盡精靈氣，安南小泰山。

演州古城，在東城縣東壘社，亦名石賴城，土石堆疊，遺址猶存，世傳明將所築。古又安一處分爲驩、演二州。

黎太祖故鄉，在瑞原縣藍山鄉，黎家於此立都，號藍京，黎氏諸帝陵寢在焉，廟在東山橋代社。

安鑊山，在東山鋭村，一名契山，晉豫章太守范寧遣人採石磬處。

姜公輔故里，在安定縣錦棣村，祠址蕭疏，碑字漫滅不可辨。

銅鼓山，在安定縣丹泥上社，亦號可牢山。相傳昔雄王討胡孫，駐兵山下，夜夢神人告曰：「願得

銅鼓，拜揖助王制勝。」及戰，隱隱聞空中金戟之聲。遂大捷。既凱還，封其山爲銅鼓大王，故名。歷朝加封上等。

冰音碑，又碑切。山，在弘化縣，李朝上將軍黎奉曉名將。擲刀處，今有廟在其山麓。

徐式洞，在峩山縣治内社，又名碧桃洞，徐式遇絳香處。山自三疊而來，千峯石立，青潤如滴，皆自平地卓起，不相牽緣，洞口臨江，有兩重，中皆文石，左右隱起仙人琴瑟之狀，中有石磐，裏又有小洞口，人不能入也。榜眼黎貴惇詩曰：

海上羣仙事渺茫，碧桃洞口大荒凉。乾坤一褐窮徐式，雲水雙蛾老絳香。
石鼓有聲敲夜月，沙鹽無味浧秋霜。世人苦作天臺夢，誰識天臺亦戲場。

徐式，陳世爲仙遊知縣，棄官求道，入山採藥，遇仙女絳香於此，留歲餘，思家，遂辭歸，及至鄉里，已數世矣。

壺公洞，在永祿水域社，有費長房遺迹。黎聖宗登覽詩曰：

神錐鬼鑿萬重山，虛室高窗宇宙寬。世上功名都是夢，壺中日月不勝閑。
花陽龍去玄珠墜，碧落泉流白玉寒。我欲乘風凌絶頂，望窮滄海有無間。

金山洞，在永禄金山社，亦名芃山，其地有潭，周數里，潭中湧出一石山，廣一畝餘，孤峙如削，下有巖洞，水穿其中，深不可測，舟行可通前後。山上别有一洞，廣如數間屋，洞口有桃數株，四面俯瞰蛟窟，最爲奇絶。古《廣輿記》云：「尾山下有巖洞，水穿洞中，可行舟。」

陳渴真故里在永禄河梁社，渴真，陳朝三代爲上將軍，謀誅胡季犛，不克，遇害，人立祠祀之，今在西街城南門外。

西街城，在永禄西街春街、東門等社莊，古安孫洞，胡季犛所築，甃文石爲街衢，城身皆砌青石，最厚大石片長六七尺，約數百人方能撑曳。今遺址尚在，以所砌石至大，人亦不能移取也。

花閭洞，在安慶縣，丁及前黎故都處，有祠廟在焉。

寧平省城東北護城山，古號水山。陳朝張漢超改名浴翠山，晚居於此，有詩刻石云：

山色正依依，遊人胡不歸？中流光塔影，上界啟巖扉。
浮世如今别，閑身悟昨非。五湖天地闊，好訪昔漁磯。

陳范師孟《扈從登覽詩》云：

扈蹕鴉頭浦，尋舟水石巖。鯨波天上下，鰲背水東南。

蓬島連僧塔，瀛洲上客帆。行年六十四，六度訪伽藍。

山上古有伽藍，黎朝移之，建行宫焉。黎聖宗有詩曰：

三折流邊浴翠山，孤高如削玉峯寒。尋來廢寺凌風上，覽盡荒碑帶暝還。

穿密頓疑天地小，登高仍覺水雲寬。山光不改渾如昨，回首英雄一夢間。

山背懸崖，下臨潤江，即喝江下流。有洞，別水面，洞口上石刻「瞰蛟亭」。山之西別有一峯，曰鶴山，背江面地，脚緊腰闊，頂旁有洞，洞口石刻「靈光洞」。又其西之城外數里曰笛弄山，湧起江邊，四面平曠，山上有洞，洞中有寺，景極幽迥。

逋姑捍，在嘉遠縣青蕨江，陳末鄧悉破明將沐晟處。

大羅城，在河内，包壽昌、永順二縣之界，唐太曆年中。人張伯儀所築。後趙昌、張舟增築〔二八〕。都護李克素初移府治於此，節度使高駢唐咸通中。大築之。李太祖自花閭徙都焉，有黄龍見於御舟，因名升龍城。歷陳、黎皆都之。珥河環其三面。黎魏揖川詩曰：

萬頃依稀珥水微，潮平風止布帆歸。不殊玉壘來天塹，卻作金城壯帝畿。

南國文章忝斗璧，西園詩酒噴珠璣。流風餘韻升平際，猶見黄龍白晝飛。

蓋一大都會也。今爲河内省治。

西湖，在永順縣省城之西，古名浪泊，漢馬援望飛鳶站站墮水處。唐高駢以此地爲鳳凰飲水格。李名霪潭，黎改名爲西湖。相傳昔本平地，有名山在焉。山有九尾狐爲妖，居人患之。龍肚神訴於帝，帝大怒，命龍王誅之。山陷爲湖。唐高駢欲鑿爛柯山脊，忽有金牛自山中走出，南入此湖，湖水忽變慘色，腥氣逼人數夕。其後湖之東，嘗夜見一牛食草，人近之，輒入湖。旬内，一夕雷雨，及曉，有牛迹出自湖，至於珥河而没，後不復見。今湖畔居民湊會，寺觀宏麗，洵一遊覽勝景〔二九〕。

布蓋大王祠，在永順盛光坊。唐貞元中，州人馮興以都護高正平政暴，起兵攻陷正平，據府治十一年，没後，人立祠祀之。

延祐寺，在永順縣省城西南，屬清，寶村。李太宗龍符元年建。湖中竪一石柱，上安紺殿，如蓮花出水之狀。環柱泥中，鐵針極多，意當初修建，投針不欲人移動也。

真武觀，在永順縣瑞璋坊，河内省城西北。黎正和年，鑄銅像重六千六百斤，高八尺二寸，圍八尺七寸。周左手按劍，柱龜背上，蛇遶之，製極工巧，神最靈應。鄧公瓆奉撰碑文勒石。

還劍湖，在河内省城東南。黎太祖嘗遊此湖，有大龜浮水出，以寶劍指之，龜含劍而没。一云黎太祖初得神劍、神璽，乃起兵，因傳以爲世寶。及黎淳皇帝登遐之夕，神劍、寶璽皆失。後人見其劍首浮於

湖中，頃之復没，故名。後以爲簡閲水軍之所，亦名水軍湖。

玉壺寺，在壽昌縣婆吴村。黎聖宗嘗登覽，與神女賦國音詩，因改名仙福寺。

李翁仲故里，在慈廉瑞香社。翁仲仕秦，爲司隸校尉，鎮臨洮，匈奴不敢犯。唐趙昌爲鎮，夢與翁仲講《左氏春秋》，乃即其故里立祠，最靈異。祠前正當珥河之衝，洪流湍激，終不潰決。

白馬祠，在壽昌河口坊。唐高駢築大羅城，一日遊東門外，忽見雲霧晦冥中，有彩衣異人駕赤虬，執金簡，隨雲逍遥。駢驚異，欲壓之，夜夢神人曰：「我龍肚之精，聞公築城，欲來相見，何以壓爲？」駢以爲怪，乃埋金銅符以壓之。即夜，雷雨大作，金銅符皆碎爲塵土矣。駢懼，因即其地立祠祀之，封爲龍肚神。李太祖徙都昇龍，因以都城隨築隨圮，令禱於神，忽見白馬從祠中出，遶城一周，隨地落痕，入祠而没。依其迹築之，城遂不圮，祀爲「昇龍鎮君城隍之神」，歷朝褒封爲「廣利白馬最靈上等神」。

君臣洲，在慈廉上、下葛二社，後李南帝與趙王光復講約分界處。

烏鳶城，在慈廉下姥社，後李南帝與趙王光復並都於此，唐武德，四年。因舊名，置烏延縣。

三山，在城北門之側，今土山是也。山有三頂，故名。黎聖宗常登此看閲武，又名看山。

香積山，在懷安縣。山有洞，可容千人，洞中石皆彩色，左右隱起，如龍、蛇、書桌、衣架之狀。有片石方丈許，平坦如砥，其旁突起小石，人號燈擎。石乳一條，水滴下，自成窳鐏，掬之不竭，深數寸，俗號仙井，中有古寺，景極幽。洞口石刻「天南第一洞」五大字，旁鐫洪德年號，其前山徑窈窕，奇石森矗，外有溪，號解冤溪。長白橋跨焉。

東望一山，曰梅林山，皆紅梅，無雜樹，目前勝覽，愈深愈奇，爲此方諸山之冠。又西爲白雪山，衆峯叢翠，其中卓然一簇白石，孤削如築，故名。樂史《地志》云：「一峯聳峭。」山下兩石夾立如門扇，中有路，前有石磐，寬廣可一畝。山溪流出，水甚清冽，相傳此爲黎朝皇帝御沐之所，有行宫在山側，名寶臺。故址猶存。山畔刻「白雪山」三大字，上有洞，洞口刻「玉龍洞」三大字，洞中有石乳，皚白如雪，號長雪樹，叩之成聲；石佛石座，銅鼓銅鍾，建置猶昨。古木陰森，峯巒上下，溪澗樵影，山裏漁聲，自有煙霞之趣[三〇]。《太平寰宇記》：「交州雪山，在縣西南界，有蠶崖，路險，人罕得到。又外爲馨蓮山，長江縈迂，兩岸峭壁排立，石乳懸珠，景色如畫。又外爲仙山，石屏豎傘，景致蒼幽。」

龍隊山，在維先縣，黎大行皇帝耕籍於此，得黄金一甕，故名金田山。有寺及延齡寶塔，李仁宗築建，碑記尚存。黎聖宗登覽詩曰：

千仞層巒古化成，攀緣石磴叩禪扃。李朝怪誕碑猶在，明人幽殘寺已更。
路少人踪苔甲緑，山多春雨燒痕青。憑高眼界無窮著，萬古茫茫草樹平。

卷山，在金榜縣珠江之右岸，山甚高聳，相傳嘗有白雲擁其上，多産蓍草。下有龜窟，天晴霽，羣出於山旁。

章陽渡，在上福珥河津次，陳日燏破元帥唆都處。陳上相光啟詩曰：

奪槊章陽渡，擒胡鹹子關。太平須致力，萬古舊江山。

黎末進士范貴適詩曰：

扁舟曉發章陽渡，但見沙鷗浮洲渚。欲尋陳元古戰場，端在中流湍激處。

鹹子關，在河之東東安縣，其關不知何代廢，後爲鹹子州。

青池縣龔黄社陳大儒朱安講室講學處，縣人即其遺址，立祠祀之。

阮廌故里，在上福縣蘊溪社。李常傑在永順太和坊。

青威縣古覽山寺，黎初陳判官歸隱處。判官，史傳失其名，從黎太祖起義，爲判大理正，屢參謀議。

黎既得國，陳自言疏狂，辭官歸，留之不可，即削髮託爲僧，去住此寺，後不知所之。

翠靄津，在上福珥河南岸，節婦潘氏狗夫處。潘氏字舜，石河爪牙人，夫吳福收者，黎中興名將吳景祐之後，同社人也，黎末管前澤隊，與僞惠戰於翠靄，陣没。潘葬祭畢，臨流爲位，哭拜其夫靈，又南望拜其母鄉，自投於江而死。後人贊咏有云「珥河鋒鏑綱常淚，翠靄波濤節義身」是也。

三星山，在金榜縣，山腰有白石三片，圓樣。每於清夜，光芒如曙星。

古弄城，在青廉縣，今在南定省懿安縣。明人所築。陳破明軍於逋姑，沐晟走保此城，遺址尚存。黎末，村民耕治，猶有得劍者。明兵之遺器也。榜眼黎貴惇詩曰：

荒壁頹垣四百秋，瓜藤荳蔓放春柔。碧波已洗陳王恨，青草難遮沐晟羞。
黄犢雨餘耕古劍，寒蟬月下噪殘樓。封疆何事勤開闢，堯舜當年只九州。

使君城有二：一在青威縣保陀社，杜景碩據杜洞江築也；一在白鶴縣扶立社，名汴山，矯公罕據峯州築也〔三二〕，皆當吳王末，遺址尚存。

保陀又有吳兵斗。潤胡末，明人攙占，兵死疫疾。甚衆，乃築土爲斗城，以量其數，遺址亦存。

雄王山，在扶寧縣，一在山圍縣，名義岡山。山作金形，蒼秀特廣。雄王故都處。

義嶺，在白鶴縣越池村，相傳涇陽王嘗都其地。

白鶴祠，在白鶴江上。唐永徽中，峯州都督李常明夜夢神人，自稱土令，遂依所見，立祠塑像祀之。

傘圓山，在不拔、明義二縣界。貉龍君五十子歸山，其一治此山。圓山與三島對峙，乃北圻之鎮山也。

二徵王祠，在福壽縣喝江社。

矯公城〔三二〕，在錦溪縣洩舍社一作，張舍。即古回湖，吴王末，矯君順所築。遺址今存。

阮家灣，在安樂縣永慕一作姥。社，吴王末，阮太平據此，因名。一名獨耳山，一名汴山，平地突起土堆，下臨深潭。

李服蠻祠在丹鳳縣安山縣。服蠻，李南帝之將，李太祖夢見之，爲之祠。

柴山，在安山瑞圭社，一名佛迹山，又一名蒲陀山。古名捕蛇落，四面平田，山上有寺有洞，李高僧徐道行尸解落處，石壁間有頭跟，凹痕尚存。按，山面臨平地，背照江水。山巔有平坦一處，可坐數十人，俗號爲天市。山脚有天福寺，上有巖洞。山前有池，俗號龍池。池之左右，有日仙、月仙二橋。景物清麗，爲一方勝概。

馮克寬故里，在石室縣馮舍社。克寬，黎中興名臣，中進士第。年已七十餘，無異強壯，嘗因事謫居襄陽，或云因留守西都失火，或云因爲我朝太祖嘉裕皇帝屬南歸。未幾，召還，官太宰，爵上公。公事能前知，嘗於碑陰預勒百年後阮晛及里人官銜姓名。

錦山，在先豐縣古都社，上有神祠，下有伏石，連江培沙露出分明者，邑中必有登科。

古法社有松山，丁先皇討十二使君阮寬。嘗駐蹕於此。

龍珠潭，在安山縣龍珠社，潭上有山，山有洞，亦有溪通於喝江。黎嘗建行宫於山上，因開湖以舟。水甚清，景亦幽雅。山上有陰陽石，俗傳陽石鳴則晴，陰石鳴則雨。一名爲紫沉山。

螺城，在東岸縣古螺社。古封溪地，安陽王所都，盤繞如螺形，故名。一名思龍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謂其城最高也。前吴王權亦都此。

七曜山，在安豐縣安阜社。土山聯絡，突起七堆。初，安陽王築螺城，纔畢輒壞，王患之，乃齋禱再築。一日，有神人至，告曰：「待清江使來。」即辭去。次日早，王出城門，見金龜浮江而來，異之，祈焉。龜作人言，自稱江使，王喜，盛以金盤持歸，問以城崩之由，對曰：「此前王子附山精欲報仇，今隱於七曜山。山中又有古伶人死葬焉，化爲妖。山旁有魔雷館，館名悟空者，家有一女、一白雞，皆妖氣所化。行旅夜宿，多死，鬼害之也。相與附比爲祟，故城壞。」王乃微服，與金龜往除妖怪，索雞殺之，其女亦死。又令人掘山中，得古樂器及伶人骨，燒棄之，其妖遂絶。城築半月而成。

鎮天真武祠，在安豐瑞雷古云春雷。社武當山，山有一巔連七曜山。亦號武當元君祠。以有祠故以名山。蜀安陽王築螺城，與金龜江使往除妖怪，還至山，見巨人迹，問之。江使曰：「此乃上玄降鑒，爲國除邪。」及趙武帝遣劉揆典交趾，揆見妖氣，即於此山設壇祈禱，忽見一大人曰：「我乃武當元君，上帝使我降除妖怪。」言訖，乘雲飄去，自此，妖怪絶。後感其德，因壇址立祠祀之。《明史》：明成祖世，黄毛塔子反，明兵敗走。忽空中有人持劍，驅動風雷，殺破黄毛賊。成祖詢之，知是北方真武之神，乃詣武當山塑金身，起峻殿祀之，賽謝大醮。其顯靈助順有如此。今邑州人多有祈者，必應。

貴明神祠，在安豐内鄴社函山上。神乃貉龍君之子也。没後，顯迹於此，民祠祀之。黎洪順年間，旱，令探花阮有嚴禱於扶董神祠。夜夢神告以今獨函山神司一壺水，可往祈之。嚴往禱之，果得澍雨。乃賜大鼓一面，龍磚五千，以供祀事。今存之。

李太祖故鄉，湯沐邑。在東岸縣亭榜社，有李朝八帝陵廟在焉。

蕉山，在安豐蕉山社，山有寺，李太祖母范氏夢與神遇處。夢與神人交而生帝。

天德江，在東岸縣，乃珥河别流，古名廷盪一作延蘊。江。李太祖以古法爲天德府，因名天德江，又曰東岸江，即安陽王與趙尉陀所分平江南北界處，與日德江、月德江三江流下，均注於六頭。此州有二恒三德之謡。

月恒今改爲月常。山，在仙遊縣回抱社，一曰白色山，亦曰茶山。李聖宗幸此賜名，山産松，下有神祠。

日恒今改爲日升。山，在桂縣縣雲每社，一云木凡山。北朝謂我國有日月鎮山，此故中國不能并封其地，即此。

佛迹山，在仙遊佛迹社，又名爛柯山，古樵夫觀棋爛柯處。山上有石獸、龍池、石室，頂有石棋枰。相傳樵夫王質入山，見二老坐松下圍棋，倚斧而觀。迨局殘，不覺斧柯之爛，故名。山下有寺，名萬福，景致幽雅，李代所造。《史記》「趙陀與安陽王戰」即此。《傳奇録》「徐式解裘贖仙女」亦此。

伏象山，在嘉林縣古碑社。黎築古碑故城，此山爲之表鎮。

董天王故里，在仙遊扶董社。雄王世有北兵，其鄉有兒子，甫三歲，告使者請於雄王爲鑄鐵馬騎乘以拒敵，破之，至衛靈山在金英縣衛靈社，一名朔山。騰空去。李太祖封冲天神王，今扶董社及衛靈山皆有廟在焉，最靈應。董天王生母祠，在武江縣市梂社。母履迹後有娠，住居市梂調山寺，居期而生。及後，邑人立祠祀之。

士王廟，在超類，墓祠在嘉平縣三椏社。王姓士名燮，蒼梧廣，信人。字彦威，後漢靈帝爲交州太守，封龍慶亭侯，教民以詩書、禮義，國人愛之，號曰士王，在州凡四十年，壽九十卒。治嬴陵，即其地也。高駢往交州過其境，遇一異人，衣冠端雅，接駢與語。忽不見，詢之，乃士王墓廟所，大驚。

按：前此東漢之初，錫光、壬延皆以禮義爲教，文風漸起，故李進以州人入仕，還刺本州，歷一百年，至士王而大著，故我國言儒書，推王爲祖云。

法雲寺，在嘉平縣萬斯社。相傳士王爲太守日，有女無夫而育，抱入山，置諸大樹，樹開腹納之。後其樹爲風雨所拔，流至其鄉，鄉人斫樹，中得石佛，因立寺祀，祈雨輒應，故名。與法雨云最爲靈應〔三三〕。

東究山，一名天台山，一名東皐山〔三四〕。在嘉平東究社，一峯卓立，土石崔嵬，傍羣峯，下臨江流，頗稱佳趣。上有寺塔，唐高駢所建。

延應寺，在超類姜寺社，有法雲、法雨、法電、法雷四佛像，稔著靈應。

金牛川，在嘉林金牛社。唐節度使高駢欲鑿爛柯山脊〔三五〕，忽見金牛自山奔出，由地中行，向大羅城西湖中潛焉，所過之地，開成川渠，故名。

普賴山，在桂陽普賴社。上有寺，唐咸通中，高僧楊空路卓錫處，俯瞰六頭江，景致空闊。僧鑄巨鍾，後流於寺邊岸，相傳爲墮鍾瀨。

覽山，亦在桂陽縣，唐高駢作石柱以壓之。山中有寺，俯臨天德江，松栢青葱。四月初八日，士女嘗會歌於此。陳人有詩曰：「俗多變態雲蒼狗，松不知年僧白頭。」黎桂堂貴惇小號。詩云：「攢雲緑送三千樹，盤嶺青環十六鄉。」山羅列一總内。如月江，在東岸、安豐、仙遊等縣界。江口有張將軍祠，其神兄弟二人兄名呌，弟名喝。皆趙越王光復名將，後隱扶龍山。李南帝召之，不應，仰藥卒。吴南晉王討李暉，夢二張來助，賊平，立祠於此祀之。封兄爲大當江都護國神王，弟爲小當江都護國神王〔三六〕。

李仁宗世，李常傑拒宋郭達於如月江，軍士夜聞祠中誦詩，言宋人必敗，果大破宋師。祠中吟曰：「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書。如何逆虜來侵犯，汝等行看取敗虚。」

明珠古井，在螺城。安陽王爲趙佗所敗，奔至海濱，今乂安。聞江使之言〔三七〕，斬女子媚珠，血流水

中，蚌蛤含之，化爲珠。仲始抱媚珠尸歸葬螺城，悲慨不勝，投井死。後人得東海明珠，以井水洗之，色愈光瑩，故名。井，安陽王所鑿。仲始，媚珠之夫。

昌江故城，在保禄壽昌社，明人所築。黎太祖命名將攻破其城，並市橋故城、在武江縣界。刁鵶一作鴞。故城在嘉林縣界。皆拔之，明將戰死及争降。今城已墾爲田。

女學士祠，在金英縣扶魯社。按：安樂梅溪人阮蕙，字瓊香，乃金花扶舍社符叔宏之妻。工詩文，有《題衛靈山神祠詩》。黎聖宗巡幸過此，見詩詞騷雅〔三八〕，愛之，召使教授宫中，賜號符家女學士。後鄉人立祠祀之。即其家立祠。

讀書石人，在鳳眼縣郢淵社，舊有土阜，草木叢中，有一石似人，夜聞細細讀書聲，社人因建先賢祠址於此。

申仁忠故里，在安勇寧江社。公父子祖孫科宦，榮一世。

杜潤故里，在金英縣金英社。

昌江，在鳳眼縣，黎太祖擒明都督崔聚、尚書黄福處。

陳太宗故鄉，在美禄縣即墨社，有陳諸帝陵及十二帝廟在焉。

陳太上皇、太宗、聖宗陵廟，皆在興仁縣今屬興安。大堂社。明宗陵，在舒池洞探社。

自然洲，在東安、永興等社，古褚家津，即褚童子飛升之所，亦名一夜澤，李南帝、趙光復皆與陳霸光相拒於此。

柳杏公主祠，在天本縣安泰、雲葛二社。夫人姓陳，雲葛人。俗稱雲葛神女是也，天仙降世，稔著英靈，歷朝封上等神。封爲「制勝卻敵柳杏公主」；第二妹「瓊宫維仙夫人」；第三妹「廣宫桂花夫人」，均封中等神。

憲南故宫，在金洞縣仁育社，前黎前山南鎮莅，凡外國來商，俱湊集於此，謂之「來朝灘」，風物繁盛，瓦屋蟬聯。北圻一大都會，惟昇龍與此耳，故有「第一京畿，第二憲南」之語，今則非復舊矣。

范使君十二使君之一。祠，在金洞縣藤洲、赤藤二社。吴王末〔三九〕，范防遏據藤州，後歸丁先皇，爲親衛上將軍，没後顯靈，人立祠祀之。李太祖巡遊，舟行藤江，風雨大至。帝密祝，忽見半江雨半江晴，異之，命增修祠宇。

祠在堤外，爲河水所激，人見有車馬侍從，若防護者，故其堤雖塌而水不爲災。黎統元移祠於堤上，將成，縣吏與匠人宿於堤下，聞隱隱鞫錘聲，若工作之狀。

阮使君祠，在東安縣。東結、樂水、中洲三社。阮超據扶烈，與丁戰敗，一劍一馬化於沛川江分，三月不朽，顔色如生，人以爲神，立祠祀之。

宋狀元祠，在芙渠縣安棣社。世傳宋珍安棣社人。生而穎異，六歲通詩書六藝，八歲中狀元，奉往北使，被留十年，得歸，尋卒，封福神。紹治年加封俊良亮直之神。

海潮江，在興仁、仙侶縣界，陳渴真擒占主。蓬莪處。

徐節婦祠，在金洞泮水社。

按：徐蕊卿，金洞彩睦人，徐達官之女也，嫁於僉書馮立言之子仲逵。在昇龍城同春坊。未幾，立言外補乂安守，逵往從之。蕊在夫家數年，立言卒於官。逵縱酒博，宦橐一空，徒手而歸，問之，具言其故。然逵故態不悛，復日與賈人杜三，青沔慈烏人雙博。蕊常常泣諫，逵不聽〔四〇〕。一日，杜出錢百萬，逵貧無所出，以蕊爲賭。逵三擲三北，乃使蕊歸於杜。蕊請回家，與諸兒一决，逵許之。至家，撫兩兒背曰：「汝父薄情，殊無聊賴，死亦不難，徒以爾曹爲念爾。」乃自縊。後逵往歸北府今興化。覓故交干貸，途中渴

睡，假息丹楓樹下，聞空中有聲曰：「果馮郎否？某日可就徵王祠下相見。」逵怪訝，如期至祠所，偃臥於橋梁破板，三更末，聞哭聲自遠漸近，及前半丈，可目之，乃蕊卿也。逵因詢始末，蕊曰：「妾没後，上帝憫其女命，加恩旨隸嚴祠，職掌牋奏。昨因行雨，暫爾驚喚，否則，無日可逢也。」逵但自認罪責。蕊曰：「妾嘗侍奉左右，竊聞諸語，謂胡訖籙。丙戌年，兵革大起，有真人姓黎從西南方出，勉教子堅心追隨，妾雖死不朽矣！」言訖不見。逵醒覺，遂不復娶，撫育二子，至於長成，聞黎太祖起兵，往從之，有功烈。

陳朝阮忠彦故里，在天施縣土黃社。爵國公。

安子山，在東潮縣南畝社。山極高，爲海陽諸山之祖，漢安期生得道處，見《地輿□經訣》云：其開如蓮，其飛如鳶，雙出不齊，多生忤逆。昔陳諸帝以爲參禪住庵名地，法螺、玄光亦卓錫於此。山上有紫霄庵，一云紫霄峯，一作卧雲庵。陳仁宗所建。；解冤溪，自山頂發源，水碧清冽。所謂虎溪即此。玄光詩曰：「庵逼青霄冷，門開雲上層。已竿龍洞日，龍洞寺在山脚猶尺虎溪冰。抱拙無餘策，扶衰有瘦藤。竹林多宿鳥，過半伴閑僧。」爲溪景而作也。解冤寺，面溪背山，有長松千樹。花煙寺，左右起浮屠院，鍾鼓樓，養僧宴客，堂甚清好。卧龍庵龍洞寺。阮廌詩「宇宙眼窮滄海外，笑談人在碧雲中」，武瓊詩「巖幽松老洞天寒，赤槿花開珠露滴」，即此。山腰有半棟寺，達清凉處，中極幽僻。陳朝每春御醫登山搗藥，即其處也。化龍竹塢，石骨崚嶒，樹木茸翠，望之如一簇雲錦。龍頷溪，自山巔引派，如瀑布形，水色如銀，溪流屈曲，復與解冤溪合。庵丈寺。前木犀花盛開，香氣襲人。蔡順詩「一聲秋在木犀花」

即此。左有庵椿庵、雲霄諸寺，陳英宗詩云：「亭亭寶蓋高摩雲，金仙宮闕無凡塵。絶峯更有佛堂者，清風明月相爲鄰。清風迎地無休歇，明月當空雜水雪。此風此月與此人，合成天下三奇絶。」寺大靈異，山僧以朔望焚香，即下住花煙。一夜，夢山神謂此間天府清虚，非凡塵憩息之所。其後，衆僧拜掃，以晨雞暮鍾爲度焉。天市處，花竹交護，市左有蓮池，八七月間，花開，芳馥可愛。銅寺，鄧妃以銅爲瓦。石棋枰。俗曰仙枰。棋子皆青石，鐫刻字道美，不知始於何代。憑高眺遠，萬景在目。唐孫光庭《洞天福地紀》：「安山在交州，七十二福地之一。」或云即此山。宋海岳《名山圖》以此山爲第四福地。

鹿頭山，在東潮縣安子社，陳仁宗嘗過此(四二)，民以鹿頭獻膳，故名。

石門山，在荚山縣陽巖社，古名敬主社。一名串珠山，亦曰敬主山，上有三谷，中有洞，谷深，上達天光，一名暘谷，又名石門，亦名陽巖峒。水深無底，直通大江。

陳仁宗伐元，住師山上，縣人范師孟築室於此，後閱兵登山，題詩云：

行設登家山，翹首萬里天。睹鵬南溟外，賓日東岳前。
安阜天一握，象頭仞九千。層層紫霄雲，會訪安期仙。
洶洶白藤濤，想像吴王船。憶昔重興帝，妙轉坤旋乾。
海口千艨艟，峽門萬旌旆。反掌奠鰲極，挽河洗腥膻。
迄今四海民，長記擒胡年。

范師孟者，陳朝左僕射，嘗使北，明人以其名師孟，問《孟子》篇義，范暗寫《孟子》七篇爲答〔四二〕。峽山敬主其故里也。其詩刻石，今存。

倚山有寺，黎駙馬都督黎權石刻曰：

菜江江上訪瑶岑，萬緑煙中紺宇深。花磴蟠空無俗迹，拂苔倚石聽幽禽。

此山北望安子，東望白藤江，西瞻安阜山，在峽山金源社。雙峯聳峭，爲一縣山之祖，其最高峯曰擎天柱。下有池，曰天池、天井。水清，四時不涸。南顧象山。在安老縣仙會社。形如伏象，山谷多石乳滴下，如懸珠然。

天奇山，在東潮縣，陳諸帝出家以爲登覽之所，范師孟題詩曰：

東潮多有好山水，苦戀明朝敢乞閑。緑暗錦田今再到，雲深龍馭杳難攀。

風軒水檻蒼苔古，竹徑花溪錦石斑。曾是先皇遊覽處，春歸愁思正相關。

屯山，亦在東潮縣屯山社，屹立江津，對岸羣峯羅列如象馬。

淡水山，在東潮淡水社，上有池水不涸，又有靈慶寺、玉清觀，洞崗回抱，花木敷榮，與安子山皆稱勝地。

博馬山，亦在東潮博馬社。自安子發來，突起一尊山，山下有池，水清徹底，池上有福至寺，與瓊林山在東潮河雷社。前後對峙。山下平崗有寺。

鳳凰山，在至靈縣傑特社，陳文公隱居處，羣峯拱立，兩臂開張，如鳳舞形。有洞，即鳳凰山之一峯，亦名鰲山。陳初，道士玄雲至靈人。煉丹處，因名此山。陳朝大儒朱安文貞公棄官歸隱處，陳世嘗建紫極宫、流光殿於其上。遺址尚存。近爲麗奇山，又有寺，儷奇寺古。相傳土人嘗聞寺上隱隱有鐘磬聲，登視之，禪關寂然，惟鳥囀松鳴而已。山鳳凰。下有井，底有好硃，軟如泥，曬乾成硃。傍有鼈池，彎曲縈抱。陳元旦有詩曰：

春日早移花影動，秋風遠送鶴聲來。流光殿下松千樹，盡日擎天一手栽。

朱文貞詩曰：

萬疊蒼山簇畫屏，斜陽倒挂半溪明。綠羅徑裏無人到，山鶴啼煙只一聲。

山有朱文貞公石碑，黎行參從存庵裴璧立(四三)。《安南志略》云：「此山清泉漱石，幽谷號風，倏然世外之佳景。」

崑山，在至靈縣支碍社，山狀如麒麟，上有清虛洞，陳司徒冰壺公陳元旦所建，以爲退休之處。後致仕居焉。下有池塘，號龍目池。山前後溪水縈流，有漱玉橋，又有白雲庵、資福寺，陳高僧法螺築壺天、清真樂諸庵居之，玄光李道載亦卓錫於此，洵有一方勝景。

抛山，在至靈縣抛山社，上有古城，明人所築，與藥山在至靈藥山社。北斗相接。

剡溪山，在水棠縣，土石相間，俗號石壁城，昔僞莫聚兵於此。

斗山，在安老縣柯林社，四圍高聳，中央獨凹，形似斗，昔僞莫量兵於此。

塗山，在宜陽縣，塗山、塗海、玉川三社地。九峯聳起，號九龍山，涌出清泉，水甚甘，八頂聯絡，間水一條，一頂獨大，號母山。阮秉謙。狀元。詩云「中流一砥柱，障得百川東」即此。

六頭江，在至靈縣，在左爲至靈界，右爲北寧、桂陽、嘉平界。江之上流自北寧天德、日德、月德三江來，湊會於至靈縣里陽社，合注於青林縣樓溪三岐江，是爲六頭江也。別號抛江，中有一帶沙洲，號大灘洲，風水家以爲六龍爭珠；東南有孕沙，如白雁形，近望如鹽，遠望如冰。北人訣曰：「白雁生毛，産盡英豪。」北寧武江縣阮族祖墓在五圓山下平崗，以此雁沙作案，繼出進士十八人，衣冠大望族。

樓溪江，在青林縣。上接北寧三德江流入，分三派。

清涼江，在至靈縣。平原有一山突起，上有古寺，下有墨洞渡，一名滈渡，登臨一望，荆門諸縣山河，

皆在目中。朱文貞公詩曰「獨立清凉江山望，寒光颯颯漱潮生」，即此。此江與守真、安田、寧關諸江相接脈。

九瓢江，在安老縣。源從金城縣同舍江，分流東北，轉爲一小支，入縣内，徑安論社津次，至萊市杜乂津，凡十五里。水勢屈曲，號九瓢。

九曲河，在永賴縣。源從興安延河、耕農江來，沿扶舊，抵漢里，縈迴灣抱，望之如九曲行龍，故名。陳朝陳國峻兩卻韃兵（四四），出鎮洪路軍民，後退居净邦之封邑，今永賴縣安廣社是也。改爲萬年村，自號慧忠上士，嘗泛舟九曲河，有吟云：「萬年村兮賦考槃，九曲河兮歌滄浪。」今河岸有興隆寺。

舊雪江，在永保縣。莫狀元阮秉謙歸休，築中津館於江岸，今已湮塞。

雷泉，在東潮安生山中，水清徹底，深不可測，旁有石門，天將雨，有聲如雷。

白藤江，在水棠縣、安陽等縣，北岸爲廣安省安興、堯封縣界。受六頭江下流，吴王權擒南漢師劉弘操處，陳興道大王又擒元師烏馬兒，昔戾王基等於此。

瓊林寺，在東潮縣河雷社，瓊林山下。陳英宗爲高僧法螺禪師建之，營構宏敞，景趣清閑，爲海陽諸寺之冠，今存。

范廷重相公故里，在峽山輕徭社。相公以文臣立武功，勳烈炳著，世所共欽。

安仁故壘，在唐豪縣安仁社，李末，段尚據洪州築以自保，遺址今存。

鬼門關，北人云「鬼門關，行路難，十人去，一人還」，言惡地也。在温州，北客立馬伏波將軍祠於此。支棱關，亦在温州，黎太祖擊斬明將柳昇處。又有母子山巖。

三清峒，在脱朗州。石峻景幽，左爲望夫石，右爲二清峒。二清峒，黎代督同吴世禄名時仕，左青威進士。所創。此去數里，有惡水溪，水泉極惡，故名。

巴山，在石安縣石澗社，山高草茂，何年盛夏日，自然有火焚烈，必有豐年。

濾山，在石安扶萬村。下臨江口。相傳舊有村人李尾，家有女，姿色殊絶，未嫁。一日，尾他往，女在閨業織，忽見梁上一男，自稱金龍下來，女怖走，男子化作蛟形遶抱女身，洩從濾江津去。尾回，追尋見

織絲一線，從連至江津没迹。因氽水，見水邊一石竇寬廣，中有重樓架屋，儼若宫府，聞絲竹聲，有賀新婚之樂，乃從舊路上水，作一竹筩，盛以焰硝火器，包以黄蠟，氽下放於屋後，急上水津，見火從地起，瀍山爲之崩墜，山崩處，烝烝如有伏火。村民試以枯柴投下，火即炎上，三日方止。事見黎朝保泰年間。故《奇録》有云：「蛟精奪娶於人寰，罪汙漢劍；李尾復讎於水國，焰舉秦灰」，即其事也。今山下猶有土炭云。

那侣城，在石林縣那侣坊山分，唐張香所築。李通瑞年間，儂存福據城以叛。黎順天四年，土酋閉克紹叛，太祖討平之，駐兵於此，因覽山川之勝，命立生祠。有詩勒於石碑，今存。

復和城，在石安縣東南復和社，晉代馬容、張稷所築。黎永壽年間，莫氏竊據高平，復和人農貢虎不從，集上坡、復和二總民，自稱天和王，據其城與莫相拒，爲莫所殺，棄尸於野，化爲鳥。今城址見存，多有鳥鳴無常聲，人不知其名，因呼之天和鳥。城内有花園、蓮池，故號。

崇福寺，原名崇慶。在下琅縣令禁社，在山上，下有潭。有銅鐘忽一夜落於寺側之潭，僧窺見蛟遶鐘身，載沉載浮，潭水沸動，俄復回故所，夜夜如之，八九日後，失鐘所在，而此潭亦無蛟患，因號鐘潭。事在黎朝永祚年間。正和中有太平北國。州人來商，具言前有銅鐘，從龍州江逆流，至太平黑河津州，官令匠銷之，其鐘流汗如雨，怒聲如雷，懼不敢毁，懸之别祠。土人隨即到處細認，的是崇慶寺鐘。景興年間，令詞臣

撰碑文，略述其事，今存。

亭山，在司農縣朝陽社。昔有北國人來相地，嘆曰：「奇哉司農！有此騰龍，疊疊重重，王者之宮。」前黎建省城於此。

玉山，亦在司農，玉山社。北有大江縈流，南有重山環抱，蓋形勝要地也。黎初討逆芳，阮文芳，山西安樂人。嘗駐兵於此。

獨尊山，在普安縣葛泥社，自三島山盤結而來。山峯特立，上有西天寺。黎永佑年間，逆芳竊據此山，修造宮室，貨寶山積。攻之，累年不克。又據玉佩山，故城今存。

玉佩山，在平川縣清泠社玉佩村，山峯重疊，灣俯如垂旒，又名掩耳山，俗號岃雯聰。山上有唐高王廟，山中甚爲峻險，故逆芳亦據焉。

化石山，在洞喜縣化中社，山有洞，洞中有石柱，前後各開一竅，出入相通，旁有一竅通天，一竅亘地，寺在其中。山之南有同姥江，山景殊絶。

按：明《安南志》：龍泉巖在洞喜縣〔四五〕，寬廣可容三四百人，内有佛殿。東有一竅，清泉噴薄成池，游魚不可勝數。人有秉燭以遊者，誠敬則肆意盤桓，不然風起火滅，不知歸路。其泉由地中行，約二里許，通於灑水江。今考之省志並本國圖本，均無此巖，惟有石山，形勢較與此巖相似，並録備考。

篆山，亦在洞喜縣。

晏挺山，在白通州晏挺社，峙立江同姥。邊。相傳黎中興後，僞莫出奔，駐兵於此，兵多帶橘而食，厥後，山橘成林。頗爲佳景。清夜嘗聞山閒喧鬨，如人馬鉦鼓之聲，最爲靈異。民祠祀之。

點山，在富良縣洞達社，山前片石起伏如龍驤首，下有雙巨石，如象拱朝，頂上腰間，各有祠寺，相傳李朝駙馬楊嗣明顯靈處。

按：楊嗣明，富良觀朝人。《史記》：李英宗大定三年，遣富良府首領楊嗣明如廣淵縣名，屬高平。招集州民。四年，詔嗣明勾管陸路諸沿邊溪洞等公務。以韶容公主嫁之，封駙馬郎。既而宋妖人譚友諒入寇廣源，即廣淵。楊率兵討之。友亮奔歸宋，方民以寧。後入朝，與諸公謀誅姦臣杜英武。不克，死。後顯靈，民祠祀之。

崑崙山，在白通高峙社，孤峯壁立，人迹罕到，中開大洞，可通舟筏。洞之西北有盤，盤上有石，如人

形，會坐洞壁兩邊，石文如畫。

三海，在白通州憑州、仙海、南畝等社。西有石嶺一條。水從山洞中流出，至南畝社，廣開一泓，約六百餘畝，深五丈，俗呼爲「岫海」。沿至高上社又開一泓，約三百餘畝，深二丈，俗呼爲「艚海」。沿至上教社又開一泓，約三百餘畝，深二丈，俗呼爲「淮海」。每海皆有土石山環遶。旁有民居，水石錯落，樹木森茂。海之中，重峯疊嶺，隱現波濤間。每風静波恬，漁舟泛泛四出，景致最佳。相傳古爲平地，一日，居民方設無遮大會，觀者四集。有一老嫗，癩病臭惡，衣服敝縷來乞食，衆嫌其穢，争呵逐之。嫗去，途遇是社一婦人與其子，憐而食之，嫗喜謂曰：「推食與我，甚是仁慈。」及暮，嫗又告以道遠無依，乞投其家一宿，婦許焉。夜間聞睡聲如雷，點燈視之，則蛟也，形甚長大，大驚不敢動，但閉户屏息。及旦啟門，婦與其子向前施禮，嫗乃曰：「若既知我，知非常人。當依我教。適來會中人，一場喧鬧，皆口佛心蛇，不久必有沉淪之厄。惟汝家一點慈悲出衆，我爲汝開諸覺路，濟了迷津。如今見有異事，宜先疾走高崗，庶免禍害，勿反顧也。」嫗既去，會向未散，忽平地水湧出，初僅一夕，俄頃漸潰爲沼。婦聞之，即携其子走過三百里許，至山脚依焉，顧觀其地，已大陷爲湖，不日之間，化成三海，凡三眼，廣各數里。其餘衆人驚走皆不及，盡没於水。波瀾瀕渺，故謂之海。那婦人即依山脚築室居之，後生育繁盛，成一大邑，即南畝社是也。黎初功臣劉忠、劉澍故里，在大慈縣名。雲煙社名。也。陳末，胡氏篡逆，明人來侵。忠與其子澍共擔油販賣。至山西三陽縣關外社錦祠，日暮，遇大風雨，留宿焉。夜初更半，聞有聲問曰：「兄有登朝天否？」聞答曰：「今日有客，倘有某事，敢煩返來報告。」至五更，聞來報云：「今者，天庭榜賜清化路梁江縣可蠻册如盎村人黎利爲王。」忠父子心知其爲神説，遂潛往藍山臣事黎太祖。父子均能領兵討賊，多有克捷大功。太祖

即位，定功，封起義第二功臣，爵國公。本朝嘉隆列爲黎開國功臣，蔭其後一人主祀。

石山寺，在洞喜化中社。山有洞，土人因洞爲寺，依石爲壁，以石爲座，清幽迥異。

大同屯，在收物州，黎初武文淵初牧此。莫氏既簒，諸鎮皆從。文淵獨守宣光，兼控端、臨、高平諸府，奉黎正朔，供輸兵餉。黎中興後，其子孫猶數世作鎮。武文淵，原海陽嘉禄縣巴東社人，與胞弟武文密俱有才勇。避居宣光，聞大同社邱亥笘有富翁，因往依焉。翁以女妻密，遂居於邱亥。叫聚黨與，殺收州土酋，自稱都將。文淵初據誼郎城，與莫相拒。淵卒，密據大同，稱嘉國公，遣使詣清花行在歸順，黎帝封爲安西王。滅莫有功，仍守大同，準其世襲。以其初自邱亥起，人呼爲主亥。凡所築城，皆以「亥」呼。今大同有祠在，稔著靈應。誼郎城，在陸安州梁山社。草木秀茂，磚石尚遺。土人每於清夜，常聞鉦鼓之聲。

聚隆山，在永綏縣聚隆社，産南針石及紅銅，亦有雜銀砂者，因謂之銅廠，亦號銀廠，山上有碑亭。碑面刻「安南國宣光鎮渭川州界址，以賭呪河爲界。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

賭呪河，在底定縣，岸側有碑。聚隆碑亭。黎朝保泰年中，大清雍正年號。左侍郎阮輝潤、祭酒阮公宷奉命立，與清國分界處。

母子相隨石、夫婦重圓石，皆在宣光。其石峙立江側，急流觸石湍洄，舟楫多損。鄭森嘗令炮士擊落水中，數日復起立如舊。

五行山，在和榮縣東北海際。其山方圓尖豎凹曲，每峯異狀，故名。有應真寺及洞天福地諸勝，皆先朝所創。

闍槃城，在平定符吉縣占城故都，遺址猶在。城中有十塔，占城所建。國初懷國公武性、寧江郡公吳從周狥節處。今有祠在焉。

石碑山，在富安、慶和之界。黎聖宗伐占城(四六)，封其遺裔於此山之西，曰「南蟠國」，勒石爲界。山自大嶺西來，重峯疊嶂，至此，別出一峯，東臨大海，西北有潭，號海湖。其山圓如倚蓋，頂上碑石，方如射棚，石色濃黑。黎景興三十六年，山上雷震一聲，石忽變白，後復漸黑。

按：此山蓋古林邑南極界，說見前。

大嶺最高，石路崎嶇，多犀、龍、象、牛諸惡獸。

牙莊，在廣福縣。黎聖宗征占城至此，作詩勞將士，命從駕諸詞臣賡和。狀元梁世榮詩曰：

公義私情鮮得無，可憐隻影鏡中孤。誰知壯志馳驅日，翻作柔腸契闊秋。
蝶夢三更隨處有，雁書一字到家無。休賡別鶴離鸞曲，自古男兒志九州。

帕幢塔，在慶和虬動海門之右。俗傳吴國太子求娶於占城，乃以家人女號帕幢公主妻之。女既嫁，常不樂，後因歸寧，遂留焉。吴王子使人迎之，女自刭〔四七〕，以頭授使者持以歸。吴王子還之，葬此山，築塔於其上，塔甎皆蛋字，不可辨〔四八〕。塔之東有甎柱八，列爲二行，兩兩相對。按：陳英宗征占城還，有詩曰：

錦纜歸來繫老榕，曉霜花重眕雲蓬。山家雨脚青松月，漁國潮頭紅蓼風。
萬隊旌旗光海藏，五更簫鼓落天宫。船牕一枕江湖暖，不復帕幢入夢中。

結句似用乾海門故事，抑別有所指，或因詩而訛爲此説，未可知也。今其塔乃祀天依阿那演妃神。

梅寺，在新隆縣福臨社。昔真臘國尚佛，其國王所築浮屠處，今有寺在，其遺址滿丘墟皆臘梅，無雜樹，故名。

仝門屯，在隆城縣，五屯犬牙相錯，國初攻僞西所築也。

孔雀原，在新和縣。國初，懷國公武性築城，以孤軍獨與僞西相拒三年於其地。僞西由此勢力日

蹙矣。

迴水淵，俗號，渃熾。在豐登縣永治沱，與後江合流，江水漣洄，故名〔四九〕。我世祖高皇帝回鑾初，自望閣回本國。駐蹕其地。

翁掌汎，在安川縣前江西南前江後江屬安河地。所出小沱口。國初，統掌奇阮有鏡功臣名將。略地高蠻，駐兵於此，故名。今有祠在焉。「汎」，平聲，南圻土語，大水與小沱分合處之稱。

翁哄涇，在久安縣。我世祖高皇帝駕幸嘉定日，縣人號翁哄者，願以家貲助軍餉。遂疏渠自所居達於新隆江以運之，因名。後反正優給之。

仙川洞，在河洲縣芙蓉山之西。洞中可容數百人。有寺，河仙鎮都督鄚天賜所創立也。洞口上有石垂如鼓，撞之，聲甚清喨。其旁石上有窊鏬，深一寸許。水自石中滲出，以手掬之，盡復滿。外有江水縈回，羣峯列峙，景趣幽雅，洵南圻一名勝也。

瑞山，在安江巴川縣，俗名垃山，古屬番界。旁有東川港，嵯峨特起，活動如神龍戲水，彩鳳臨江，真天地之秀鍾也。嘉隆丁丑，奉賜名瑞山，有石碑志其事。安江督學高輝濯撰，明命三年壬午立。

【校勘記】

〔一〕「古迹」，下原有批注：「以下疑非商周臣之筆。琇謹志。多從輿地志奪出。」

〔二〕「黎聖宗南巡至此」，「宗」原作「尊」，避阮朝皇帝諱，下同。

〔三〕「日麗有大海口」，此句原爲大字正文，置於段末與前文文意不接，蓋補充性文字，今改爲注文。

〔四〕「不可辨也」，「辨」原作「办」，據文義改。

〔五〕「皓乎日月」，「乎」原作「于」，據下文改。

〔六〕「會有一獄」，「會」下原有一「一」字，衍文，徑删。

〔七〕「相傳鯉魚以是日溯瀑而躍」，「魚」原作「里」，據文意改。

〔八〕按此段見《新唐書·南蠻傳》，文字有較大出入，不贅改。

〔九〕「漢日南郡象林縣」，「日」原作「曰」，徑改，見注〔一〇〕。

〔一〇〕此段見《南史·海南諸國·林邑國》，文字稍異。原文爲：「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

〔一一〕此段見《水經注》卷三六，文字稍異。原文爲：「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返，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一二〕「劉方伐林邑」，「伐」原作「代言」，「言」爲衍文，删；劉方本書訛作「劉方代」，下一處同，徑改。

〔一三〕此段見《隋書·劉方傳》，文字有異。原文爲：「師次闍黎江……既渡江，行三十里……又擊破之。徑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

〔一四〕此段見《通典》卷一八八《邊防四・南蠻下》，文字稍異。原文爲：「其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焉。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柱處。」

〔一五〕此段見《通典》卷一八八「林邑」下雙行夾註引《林邑國記》。

〔一六〕此段見《新唐書・南蠻傳下》，文字有異。原文爲：「（林邑）南抵奔浪沱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也，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

〔一七〕此段見《晉書・地理志下》，文字有異。原文爲：「日南郡：秦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焉。……象林自此南有四國，其人皆云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亦是漢置此爲界。」

〔一八〕此段見《通典》卷一八八「林邑」下雙行夾註引《林邑國志》云：「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境。」

〔一九〕宋白，宋太宗時人，奉敕與李昉等編撰《文苑英華》。此句不見宋白文，而見於宋人樂史撰《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一，疑爲作者誤記。文字有異，《太平寰宇記》原文爲：「（馬援）至日南郡，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夷國。援至其國，鑄銅柱於象林日南界，與屠夷分境。」

〔二〇〕見《嶺表録異》卷中，文字大異，不贅録。

〔二一〕見《明一統志》卷八二。

〔二二〕見《新唐書・馬驄傳》，文字有異。原文爲：「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鑱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

〔二三〕「惟《隋書》載馬援銅柱在林邑北」，「隋」原作「惰」，據文意改。

〔二四〕「富安之南境有沱灢江」，「灢」原作「濃」，徑改，下同。按沱灢今稱峴港。
〔二五〕「《劉方傳》當有耳目所接視」，「劉方」原作「劉方代」，徑删。
〔二六〕「今王師弔伐占寇」，「伐」原作「代」，據文意改。
〔二七〕「溥海内外」，「溥」原作「薄」，據文意改。
〔二八〕「後趙昌、張舟增築」，「舟」原作「周」，據《新唐書》改。
〔二九〕「洵一遊覽勝景」，「洵」原作「詢」，據文意改。
〔三〇〕「自有煙霞之趣」，「自」下原文衍一「自」字，徑删。
〔三一〕「矯公罕據峯州築也」，「矯」原作「喬」，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三二〕「矯公城」，「矯」原作「嶠」，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三三〕「與法雨云最爲靈應」，「法雨云」三字，原訛作「法雲」據上文改。
〔三四〕「一名天台山」，「一」字，據文意補。
〔三五〕「唐節度使高駢欲鑿爛柯山脊」，「脊」原作「瘠」，據文意改。
〔三六〕「弟爲小當江都護國神王」，「江」字據上文補。
〔三七〕「聞江使之言」，「言」字原無據文意補。
〔三八〕「見詩詞騷雅」，「詞」原作「祠」，據文意改。
〔三九〕「吴王末」，「末」原作「未」，據文意改。
〔四〇〕「逵不聽」，「聽」原作「咱」，爲「聽」字的越南俗體寫法，今改正，下同。
〔四一〕「陳仁宗嘗過此」，此句原作「陳仁尊當過此」，「尊」爲「宗」字的避諱字，見前注；「當」據文義徑改爲「嘗」。

〔四二〕「范暗寫《孟子》七篇爲答」，原文「孟子」之上衍「七篇」二字，徑删。
〔四三〕「黎行參從存庵裴璧立」，按裴璧又名裴輝璧，「璧」原文作「壁」，徑改。
〔四四〕「陳朝陳國峻兩御韃兵」，「陳國峻」原文作「陳國顙」，據《大越史記全書》改，下一處同。
〔四五〕「龍泉巖在洞喜縣」，「洞喜」，原文作「洞嘉」，據上下文改。
〔四六〕「黎聖宗伐占城」，「伐」字，原文作「立」，據文意改。
〔四七〕「女自剄」，「剄」原文作「頸」，據文意改，下一處同。
〔四八〕「不可辨」，「辨」原文作「辦」，據文意改。
〔四九〕「故名」，「名」原無，據文意添加。

人品

本國文獻，北朝所推，但公私記載，大抵寫本，自黎以前，屢遭兵火，典籍缺略，然名公巨卿，載在遺史，播於人口，正復不少，其卓卓然者，如陳朝興道大王陳國峻、黎朝崗國公阮熾，求之北朝漢唐以後，亦未易多得也。

興道大王安生王子，以才名，處嫌疑之地而能致誠動物，匡濟世艱，屢敗元兵，擒其首帥，奠安國統。觀其去杖錞，怒國峻王長子也。及檄諭將士，以紀信代漢高，由子蔽楚子，誓必梟韃靼頭，腐雲南肉，蓋不獨將略過人，而其善處嫌疑，忠誠懇惻，真百代殊絶人物也。

崗國公初從黎太祖，但以勇略聞，及誅屯、般，立聖宗，規模沉密，人莫能測。宜民之將篡也，崗國公以盲疾乞休歸，既歸，行止必依妾婢，對客亦然。

一日，有侍妾扶腋如厠，既闔户，妾偶從隙間窺公方手披一小册觀看，妾私自語曰：「相公不盲也。」公佯不聞，頃呼妾入，抽懷中利匕首刺殺之，自閉户，至夜乃出，告其子師回埋此妾，秘之，人不知也。屯、般又令親信人投爲小茶童，伺其動静。一日，在嵩國公坐前，故與侍妾戲，有窸窣聲。公問童輩何爲，童以搗茶對，則曰：「搗訖，好瀹與我飲。」彼遂歸告屯、般，以爲真盲，不之疑也。後乃自陳桑榆無幾，心戀闕庭，乞令其子扶腋入覲。既至，遂與諸大臣黎念、黎列等密謀，區畫已定，立靖内難。

昔人詠史詩，有「天下未平目未瞑，如何不見搗茶聲」之句，乃知成大事者，常在重厚縝密之人，非輕鋭浮躁者所能辨也。

按：公少有大志，年十餘歲，初販鹽。從黎太祖，令養獵犬百餘，每飼犬，必左右行列，無敢先後；又嘗指揮羣犬，令分佈隊伍，無一違者。太祖知其才可將云。及爲將，每孤軍遇敵，轉敗爲功。太祖大奇之，寵尊益至。

陳世，元兵屢侵，國方多難，大王陳日熽以王室懿親，身都將相，規劃施設，動合機宜，功業與興道大王相伯仲。陳氏公室，多有親勳列烈。

黎左丞相陳元捍，故陳大司徒元旦之孫也。憤家國失柄，聞黎太祖起兵，往從之，願爲故家復讎，屢薦大功。約事平後歸農，後果踐其言，志義蓋可尚已，而卒不免於禍。讒説之中人，甚可畏也哉！

陳、黎初，武臣多讀書，蓋韜略原義理上求。如范五老出身戎行，爲殿帥，史載其詩曰：

橫槊江山恰幾秋，三軍貔虎志吞牛。男兒未了功名債，羞聽人間說武侯。

黎念、黎弘毓皆將家子。念官入內都督，知東道軍事。黎聖宗愛其詩，每作，常令賡和。弘毓初官都督同知，後爲尚書，明使錢溥稱其學問淵洽。都督黎權詩文亦工。黎末無此風也。

鄭檢起自微賤，爲我肇祖靖皇帝所識拔，授以兵柄，卒扶黎氏立功業，中興元功。才謀幹略不負主知。子松亦有才幹，然專弄威福，棄命奪嫡，迫殺兩主，其惡浮於操、懿矣。

阮秉謙，海陽永賴人，當閏莫世，年四十，應舉諸場皆第一，狀元。爲尚書，爵程國公，後致仕，居家授徒，別號白雲庵。秉謙雖仕莫氏，而黎朝有大計議，每使人訪焉。「秧稻」一言，續黎氏重興之統；「橫山」八字，開興朝前代之基：橫山一帶，萬代容身。蓋深明於數學者也。

黎之末造，鄭氏專權，往往迫黎帝內禪幼君，利其易制。寺卿經縷裴士暹進士。獨直，啟鄭主檯，痛詆其非，勸以勿蹈既往之愆，遵不易之常經，以回狂波於既倒。檯大怒，奪其官，放歸田里。蓋當日諸臣，敢斥鄭氏之惡者，惟暹一人而已。黎末強臣迫制，其弊固有自來。

黎中興後，阮文偕、范廷重、段阮俊皆進士出身。皆以文臣立武功，朝野倚以爲重。廷重於黎代最有名，及鎮乂安，年四十一，無疾暴卒。仕尚書，海郡公。人謂廷重之死，亦士燮、叔孫婼祈死之意。其同官爲文哭之云：「相公何以死爲？」又云：「相公非可死之時。」又云：「病不及醫。」蓋微辭也。重所至，民畏威懷德，皆以「生神」呼之。

陳渴真死於季犛之難。裴伯耆艱難告訴，志存陳祀。阮表罵張輔而死。黎前光紹統元年間，黎俊茂進士。袖石投莫登庸僞莫主。而死。韶龜齡進士。罵賊而自投於河。武睿狀元。、吴焕、以下皆科甲人。譚慎徽、杜岳、黎俊傑、阮自強、黎孝忠、黎無疆、阮敏篤、賴金榜、阮泰拔、阮宣勤、阮文運、阮有嚴、阮紹知、鄭顒、鄭昂、鄭惟僚、一作燎。潘正誼等皆以身徇國，不負皇王教育之恩矣。後黎中興，皆追封節義大王。今仍封福神。後黎之亡，惟陳案、黄甲。阮廷簡、以下皆進士。阮輝濯、阮輝宿、黎炯等數人，餘不多見。蓋鄭氏專權，高尚之士大抵韜晦遠引，其或名位素微，雖有卓立獨行，如阮勵等，又未有表而出之者，所以久而湮没耳。勵居里失詳。

鄭森既廢黎帝太子維禕，幽之，官屬皆散。有鄉貢武儆與其故官數人謀脱太子，逆黨黄五福令人告之，辭連阮勵，逮問，勵曰：「太子，國之儲貳，無罪迫辱。謀出之，是義舉也，但實不得預其謀，祇此心未死，不能附逆黨陷太子耳。今迫於拷掠，誣服，非勇也；以無爲有，非信也。且此事謂勵等自謀或有之。太子被幽，妻子尚不得出入，勵等何從見太子而白其謀乎？有死而已，不知所言。」拷訊之苦，身無

完膚，至死不變。節義類如此。

陳名案，寶篆人，尚書寀進士。之子，舉黎昭統進士，官御史。出帝昭統。北還，公案追至關上，不及，返。作詩有云：「人於鳥獸不同羣，蜂蟻雖微尚有君。」又曰：「天如無意扶生木，案亦甘心作死神。」遂不食死。又云：「北窗處士猶書晉，東海先生不帝秦。」

阮廷簡，弘化永治人，黎末進士，昭統帝立爲副都御史。僞惠再陷昇龍，招黎朝士，縻以官職，惟簡與黎惟亶香羅進士。、阮惟洽三人不赴。簡後歸清化起兵討賊，不克，死之。惠之初陷昇龍也，使其黨嗾黎朝進士作勸進表，衆尚依違，阮輝濯毅然不肯，仰藥卒，事亦止。

黎侗，超類大卯人，黎侍内，封長派侯。昭統帝北遷，從亡數十人，皆爲福康安兩廣總督。所騙，令薙髮從北國俗，惟侗與李秉造、黎治、鄭憲不肯從，怵之，則曰：「頭可斷，髮不可薙。」遂送燕州幽禁。嘉隆三年，昭統帝喪還，乃得歸。朝廷嘉其節，欲官之。惟憲就職，官主刑部參知。侗、造不肯復仕，各歸田里。康安嘗曰：「黎氏之亡，節義者此等人，蓋可尚已！」

黎之亡，有海郡公者，黎宗室也，率其屬以拒僞惠，戰敗，爲僞所獲，問之曰：「昔微子去殷歸周以存世祀，今何必爾？」曰：「武王，聖；微子，賢，故如此。今眼前看不出武王，如何肯服？」遂死。

范搗謙後改阮攸，石洞進士。嘗勸鄭氏還政，不從，及爲乂安督同〔一〕，西山之變，避賊清漳。阮整乃其妻弟也，使人說之，謙曰：「我豈從賊耶？」賦詩有云：「已矣英雄無用武，果然天意喪斯文。」遂入山不食死。

人有謂鄭氏專權，范不知引去，非知幾者。其責備誠然。要之當此之際，除非高蹈丘園，既食其禄，不可苟免，不猶愈於易面變辭，甘爲名教罪人乎？陳芳昺，玉田進士，給事中陳名倣之子。西山之亂，僞耀鎮乂安，方造丁籍，盡索村邑人，給以牌佩帶，以爲識認，謂之「信牌」。昺不肯佩，耀亦聞其才名，迫致，欲誘以官，不肯，拘脇之，昺作詩示賊曰：

滄桑底事大紛披，苦節終完此百罹。河漢不曾淪弱骨，雲山漫自鎮愁眉。
寰區荼毒三生在，鼎鑊飴甘一死歸〔二〕。誼斷在前天在上，景純一命打何期。

賊乃釋之，延設賓饌，不肯食，於席作詩云：

地覆天翻六載餘，故家公子又何如。衷腸暗惜乾坤恨，面目明慙日月居。
賸得有身貞苦節，不辭無米煮甘藷。憤同虀靡長凋沮，莫問東君幸發舒。

賊知不可屈，禮遣之。既歸，結豪傑謀應義。賦詩有「寶臺山下海門濱，每得南來便問君」之句，爲賊所覺。遂率子弟鄉里與賊拒戰，敗，自刎於鴻嶺山下。事雖不成，志可尚也。

延河榜眼黎貴惇聰悟過人，多所著述，有學識，觀所作《撫邊録》、《見聞録》及《芸臺類語》論區寰一

段可見。仕至尚書，及門成達者衆。

公，世家子也。先有金減尚書榜眼何勳者，幼歲，其父令持錢就市鋪買曆，勳就鋪取曆看一遍，徑將持錢去，盡以買餅啖之，空手而歸。父問曆安在，勳對曰：「已熟了，以爲不必買也。」問錢，以食餅過訖對。父怪之，更使人買曆回，試令背讀，不差一字。貴惇聞此，試效之，不及也，然亦能背寫道旁醵錢修石橋人姓名碑。

阮輝瀵，嘉林富市人，世家子也，黎末中宏詞，又舉進士，辭不仕。既歸里，獨居一室，以文史自娱，不履城市。及父輝𠊚進士。致仕歸家，晨夕供養，相講論經典，門庭晏如也。終養後，屢徵不起，亂後卒於家。

弘化渤上人阮瓊有才名，黎末舉鄉貢，以行文多嘲戲，故會試不中，遂不求仕進，優遊自由。嘗帮官伴接北使，言語頗自矜負，客意多不滿。因觀畫，令其佐與瓊較勝負，約以打鼓一聲，畫一動物。瓊答曰：「鼓一畫十亦不難，況一物乎？」客怪其大言，遂置筆紙於前。瓊令人磨墨一大硯，既鼓，客畫一禽略具，瓊乃以兩手十指並染墨描紙上，則舉紙曰：「此乃十蚯蚓。」客愕然，拱揖嘆服。

瓊出，見商客五六人從船上岸首，各負寶器，瓊乃叩首斂揖，客人守禮，不得已各合手答叩，器盡墜破，客大含怒，思杖殺而不能得。

瓊傲物肆志，氣蓋一世，王公諸貴要皆斂裾下風，人比之東方朔云。瓊最惡宦官怙勢，多以事嘲笑之。

黎有薰，海陽人，故名家子也。黎季，鄭氏專權，避地隱居於香山之福禄，才學富贍，器宇豪爽，常作詩，有曰：「善亦懶爲何況惡，富非所願豈憂貧。」因自號「海上懶翁」，尤遂於醫。

本縣黄斤阮翁，與家尊往來甚熟，家富贍。愚年十六七，翁已七十許。人言翁中年常得一疾：初患腹痛，便道不常，久之遂不復痛，但半餐即裏急走圂[三]。醫治數年不效，詣師祈療，見堂挂扁，戒病人來者勿言症，待師診脈，揣症不差，乃能治，不然則是見識未到，别求明醫可也。翁乃出就館，暮詣堂宿。夜四更，師出診畢，曰：「此症不載方書，亦異疾也。此乃大腸下段虚，故半食則便道急耳。」翁遂驚喜，下拜，師曰：「此症亦不甚難，但服藥費八十緡即愈。」翁即唱喏。師令且休，時已牌來取藥吃。翁在持糯、猪及錢如數，依期再詣。師授以膏藥一大碗，曰：「此加味八味丸也，服盡則愈。」翁喜持歸，一服半劑，劑覺腹微脹，不思食，及暮，未消，試服，則微痛不復急，存半劑，服一，五日而盡，病亦止。乃烹豕粢糯，持銀子一笏來謝，師曰：「昨所取費不及半，但子亦有力，兼以清貧無酬者耳。」卻其銀不受。翁因請尚須調理否，曰：「此回三年内無病，但須求虎鯊魚肝食之，則永不復發。足三年，當患目痛。可服八味地黄加菊花枸杞丸[四]，一劑便愈。」後果如言。

師所著有《懶翁醫案》行於世。後人但知以名醫稱，而不知其爲一高士也。

阮衡，字南叔，才學高邁，故黎名家子也，西賊求索，艱關逃遁，嘗賦《杜鵑詩》曰：

鷓鴣鳴山南，杜鵑鳴山北。一鳴曰家家，一鳴曰國國。彼鳥猶有家國聲，孤臣至此心何極。衡古詩沉鬱，所作《觀海》、《鳴鵑》諸集，皆憂世憫俗之語。我國朝大定，衡年未老，亦不復應舉，終身窮約而卒。

阮浹，字啟顓，羅山月澳人，黎末鄉貢，爲知縣，及亂，棄官歸隱南花山六年城之側，號「笠峯居士」。所居齋奉考亭先生，每旦焚香，常終日危坐，士至者，蔬菜供焉。僞惠陷昇龍〔五〕，迫致，不受官，復還山。後僞札延至，問以國事，曰：「不可爲也。」及西山滅，浹在京旅蒙召見，優詔勞遣歸家，尋以老終。

弘國公陶惟慈，清化玉山人也，避地南投，寓居平定。運籌决策，翊扶興運。廣平鐵壘，公所建也，遂爲萬世邦畿天險。所進阮有鎰、阮有進，皆爲名將。國朝佐命文臣，推公爲首。

按：公有才略，以唱優子弟，不得用，遂南投。國朝開國功臣第一等者四人，而阮有鎰、有鏡父子居二，真卓絶也。

鄭玖，故明僑客，避地南投，開拓河仙。我先朝授以總兵，爲西陲保障，可謂善於擇福。子鄭天賜繼襲，綽有父風。阮居貞參謀嘉定，邊籌商略之暇，以詩文往來酬答，招致南北文人，優遊唱和，有《河仙十咏》、《樹德軒》諸集行世，艮齋所收有《溟渤遺漁集》。遐方僻壤，蔚起夏風。及暹丕雅新來侵，以寡敵衆，嘉定諸將遲回不接，遂致敗衄，退駐鎮江。未幾，僞岳干常，天賜年已七十餘，奉迎車駕，

志圖報國，每以手握無兵，拊膺惋嘆。賊既猖獗，勢力不支，卒以旅死。志雖不就，風流節義眞可嘉也。

懷國公武性，娶公主。寧江郡公吴從周守闍槃城，今平順。賊合衆圍之三年，官兵屢援不解，及食盡勢窮，城將陷，吴公詣武公計事，武公指城中八角樓曰：「吾計在此矣。」吴公歸，具朝服，望闕庭拜曰：「臣力竭矣！」遂仰藥死。武公聞之，往憑其尸曰：「吴公先我一籌矣！」親視殮葬畢。後二日，武公作書，令人持付僞耀，僞西少傅。云：「將軍死綏，自我等事；士卒天民，不必屠害。」遂登樓召部曲至面前，慰諭之，令其自便，士卒皆大哭。公縱火自焚，有部將阮進暄者亦投火死。闍槃城迫賊窟户，賊悉衆攻圍，故不敢捨去。公又疏請直道進取舊都，富春。不必留援。因此，天兵直搗富春，賊不敢還救，遂一鼓蕩平。

此二公眞所謂殺身成仁，非獨節義可敬，而其功在國家尤不小者也。後擒僞耀，殺之以爲牲，祭二公於城中。

阮黄德最有盛名，世目爲虎將。平城伯張明講言：開拓之日，我世祖高皇帝駕在嘉定日，黄德艱關攀附，出視行陣，入侍寢御，夙夜匪懈，可比之季文亮。聖祖仁皇帝嘗稱阮黄德於武臣中最知禮。

黄德總鎮北城，黎質爲協副總鎮。歲首點兵日，五更半，黎詣總鎮官廳，廳卒或睡或醒，更番如常，室内寂無聲響。黎意公睡未起，故作聲喚使驟卒，欲醒覺之，久亦寂然。頗悟焉，令人於門隙潛窺，室中明燭，左右皆露刃，黎大懼，下堦，庭前席坐。遲明，公啟户出，據案坐。黎前拜，公不動色。黎言粗鹵唐

突得罪，望憐憫命。公乃曰：「將府自有制節，子夜來將何爲者？我與若皆郡公，豈謂我不能斬若耶？」黎拜祈不已。屬城文武，皆爲之謝。良久乃解。

嗣後，黎見公嘗惴慄，而公甚加款密，事事皆委决斷，無所回異。及公還朝，黎留鎮，步送至城外甕門。公令卻回，黎手攀輿涕泣。既別，公謂部曲曰：「汝等知此淚何所從耶？幸吾去以當笑耳！」蓋他慴公威嚴故也。公行兵有法，戰未嘗敗。

鄧德超家居京輔，有物望，遭西山之亂，賦《潦詩》以見志。賊聞之，求索頗峻，匿迹林藪，間關南投，遂逢興運，官至禮部尚書，贈少師。德超學問頗富，而孝友之聲聞。

阮得清化人。見僞岳猖獗，黎政日紊，數千里避地，毓海依光，屢有戰功。後官至掌營，卒贈少保。

此皆明於擇棲者也。

世祖高皇帝收復京師，擇一裨將從間道北去，掣賊肘，以逗其兵。劉福祥以典軍奉命，從手下數十人，假道蠻牢間，誘借牢兵數千下乂安，屯於香山之歸合。賊聞，合衆來拒，前後數十戰，屢破賊兵，殺獲無算。賊方調北方兵勇南赴，旅拒王師。至乂安，因祥爲梗，皆留禦戰。數月間，乂安上游，烽火不息。牢兵亦多傷亡，有怨言，將潰去。祥知之，乃爲歸計：凡所殺賊，結芭蕉爲桴，置尸其上，順流放之。賊船在下流，見

桴近者輒以篙力擺去，慣以爲常。祥乃與手下自臥桴上放下，既近賊船，突起，躍過縱擊賊出不意，不及措手，棄舟涉走。收獲數十艘，半焚之；留十一艘，整治篙檣；其十艘，縛草爲人；一艘，祥與手下乘坐，順流而下。賊素怵其威，但於兩岸遥射相望，退避不敢逼。祥暮至興元潮口昭徵神祠下，詣祠頂禮，召集耆老慰諭，以奉命進取乂安，可召工樂歌唱，爲我祈禱，立功報國；又言兵行威嚴，戒人民不得近江岸觀看，疑爲賊偵，或致俱焚。衆畏其威，不敢犯。祥乃將所設偶人船十艘，並張燭，中流放下，而已與手下一艘，暗從明良江道直趨南界海門去。辛酉年九月初六日是也。迨旦，賊始覺，追之不及。

祥他事一無可取，獨此可謂有機略者。乃知雲從龍、風從虎，不特將相大臣、腹心干城之多，即偏裨中材幹亦不少也。裨將如祥者，當日正不少矣。

國朝文臣，如阮居貞、黎文德、阮登楷、阮公著皆號知兵。居貞似循規矩，登楷每多機權，黎與公著大略相似。但黎淡易渾好，著倜倘不拘，多圭角耳。

按：黎公以舉人出身，易歷朝郡，所至茂著聲績。明命年間，南有逆儴，北有逆雲，煽變數年。公獨當一道，多奏捷功。賊畏其威，民慕其惠，聖祖稱爲國家名臣。又能容人恤衆，故多得死力以立功者。登楷亦似此而機權勝矣。二公官爵皆協辦大學士。所謂天生才以爲國家用，如此夫！

平城伯張明講清勤周慎，奮身爲國，不顧利害，有大臣風，故能以文臣伯中舉人。立功業。國朝文臣，生當官至一品者，自平城始。位望既崇，漸有避謗自全之意，遂致隳損。功名信難處也。

明命丁酉，愚按察廣義，伯來京瞻覲，回遇留宿，謂愚曰：「鎮西會須分作數路。」愚云：「未審蠻人能心服否？」答曰：「若憑仗朝廷威德，何患不濟？今數路分治，人各專力，且互相維策，不愈於一身獨領兵權太重，又顧此失彼乎？」其後遂坐事徇參佐云。

官兵攻藩安日，諸部多有縱掠，惟新隆侯阮春名位素卑，部曲守法，所在人不知有本軍。春無他技能，而其心謙退端雅，有儒將風，與同官商略，每自處卑下，所以能立功績者在此。

新慶伯范有心初從左將軍宋福棵至順港。先是，平城伯與賊相持於此六七日，及左將軍至，問平城攻戰之宜，平城曰：「已定戰期，須分水、步並進。」左將軍又以問范，范曰：「彼衆我寡，兵分則力單。不若萃其中軍，破其舟師，則步營自望風潰耳。」左將軍從之。既戰，自旦至巳，不能克。范乃詣平城，請分軍向陸。平城許之，而有勵色。纔至賊營，戰數合，左將先退，諸軍從之，兵遂潰。平城獨後，力取范出乃去。范深畏服。及古泜之戰，左將病不能軍，惟平城在。范遂奮不顧身，卒以立功。

平城伯言協辦大學士鄭艮齋鄭懷德表字。器宇凝遠，嘗夜坐觀書，有二童侍側，相語瑣俗事，因角言，竟引出庭前共毆，頃之，復來故處。鄭安坐觀書，略不嗔話也。

逆雲圍高平，援兵未至，力孤不支。布政裴增輝、按察范廷擢與領兵范文劉相誓以死。及城陷，三

人各衣冠望拜。裴增輝、范文劉仰藥死。廷擢於廳前爲坎，自臥其中，令人築之。事聞，敕爲立祠，號「三忠祠」。范獨蒙御賜「從容就義」四字。

又有該隊楊廷質者爲賊所獲，設食不肯食。賊方圍高平，誘令呼城中使降。許之。至城下，乃大呼曰：「城中可固守，數日援兵當至，無憂也！」賊大怒，斷其舌而死。

南圻兵變，河仙巡撫范文璧、按察陳文琯既遇害。公有僕范文保，年十餘歲，陷賊中，與領兵范文禄謀燒賊火藥庫，竟爲所覺，亦罵賊而死。方賊猖獗，六省相繼失陷，官吏多奔竄；其一省同守死者，璧等三人而已，而璧之小僕亦知徇其主云，則其偷生降虜，如諒、平延撫黄文權者可勝誅哉！

昔人謂凡相人者，好於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使知其器局之大小。

明命壬辰，大學士黎登瀛、尚書阮忠懋、侍郎阮儻同在工部，因以奏事忤旨，上大怒，命拽出之。儻惴懼失措，忠懋少變色，惟黎公容止自若。後黎壽考福禄爲最，忠懋次之，儻終平順協鎮。

忠懋字淡軒，喜怒不形於色。初，爲平定督學。其先墳，相者以爲吉，會有人新葬遮障入限者，族人欲申於官，忠懋寄謂族人曰：「不犯壙塋便無妨。土地人所公共，此地不吉，何吝？若吉也，豈吾家所得私之耶？」乃止。其與物無競類如此。

閣老尚書何巽甫諱權。讀書數行俱下，作詩文援筆即成。愚嘗在何坐次，一日，適侍郎李文馥舉人出身，

素有才望。如東廣東。來告別，索何贈詩，何把筆便寫云：

曾觀溟渤難爲水，吟到滄浪始是詩。七度星槎三過粤，十年京邸九分岐。

文章有命關陶冶，歲月無情感盛衰。滿眼江山休惜醉，相看不復少年期。

詩成，終不改削，其敏捷類如此。

明命三年壬午，國朝初開進士科，何閣老以會元出身，久陪秘閣，甚承恩顧，亦奇遇也。惜年不甚永，視黎朝之申仁忠、杜潤位不相及，而迹略相似。紹治癸卯，又首得探花枚英俊。此二人，雖未及進大功業，而文章節行皆不忝科名矣。

清化石澗枚英俊，原名世峻〔六〕，奉御賜名英俊。故家子也，少以學行聞，温雅寬和，不與物忤而家庭孝友，識者共推君子第一流人也。

登紹治癸卯科探花，年二十二。入侍禁近，受兩朝知遇而隨事進言，屢有裨益。嗣德三年，諒山有邊寇，兵民斃病者衆，公日念不能佐帝籌邊，適有司以如東派請，疏力辨之，且請專意於諒。天子大怒，因出爲諒山按察使。月餘，大有施設，屢薦戎功。

一日，與阮掌衛率師禦賊。賊敗，掌衛窮追。公繼至，止之，而阮已深入矣，虜伏四起，公乃與衆力戰，爲所傷。年三十七。訃聞，帝震悼，贈翰林院掌院直學士，正三品。廕其子司務，敕禮部俟員子十八歲即録用。家有老母，錢帛粟米優給之，令地官存問。

枚公才學足高一世之名，智勇足禦萬人之辨，勢力足奪三年之帥，一旦當大事、臨大難而不易所守

者，非仁義忠孝之大能之耶？ 京中僚友吊文有云：「景星、鳳凰，天下不常有之物，既獲見之而不久者，天乎！」蓋愛惜之深如此。 枚公真不愧魁科而克追前哲者矣！

禮部郎中石庵阮登勳，謙退寡欲，與人言如不出口，登明命己丑科正進士。山西人，庭元。 初爲奠磐府知府，吏民信愛，以召、杜稱之。 一日，往訪鄰境昇平太守，有民訟田，方在對勘，彼此紛拏，互争曲直，石庵以一言開諭，遂各拜謝求解。轄民立生祠祀之，今立宦賢祠。 及丁父喪，吏民餽送錢數百緡，皆不受。 及居京職，舊轄民齎白金二十兩來贈，石庵固辭，強之，止受十兩。 家中清約如寒士，而寸心瑩潔如玉壺。

卒後，臺官上章言之，聖祖御批云：「可惜伊生前，無人提及。」命厚恤其家。 又命中外臣工有廉勤完狀，聽其同官或上官及言官保奏無隱，蓋本於此。 何芳澤權之别號。 以文哭之，曰：「良吏循聲，今之召、杜。」又曰：「知不能薦，雖悲何補？」蓋實事也。

武權，良才春關人，世家子也，端莊平淡，動遵禮法，鄉中舉人。 及爲海陽督學二年，乞歸養。 安貧守道，課子授徒，及門成達者衆。 海陽署督鄧德贍德超長子。 以其學行薦奏按察，武亦固辭。

朱謝軒允徵，東岸育秀朱進士故黎進士。 之子也，恬淡古雅，不尚華麗，事母孝，睦族和，學問該洽，文詞邃奥，而不事科舉，專務凈修之學。 其事業師立齋范先生左右服勤，及心喪三年如一日。 年外二十二十三。 而鰥，義不再娶。 以典籍池樹爲娱，教育二男，講授門徒，雖家用蕭然而受辭一當於理。 又爲醫以濟

人，不問金償，惟思命活。鄉鄰服其誠，聞見慕其義，有稱爲「博雅君子」，有稱爲「禮度善人」。謝軒坐前有對聯者衆，如云「希賢事業，思古襟懷」，類此。其處約而樂天者如此。年近七十，紹治元年，詔求遺逸，以疾辭徵，奉旨賜紅花羊酒以旌異之。

國朝中興以來，所謂徵召者，不在斯人乎！七十壽，阮契甫東作進士阮文理。賀文有云：「朱謝軒，隱君子流也，紹詩禮之家，得藏修之學；才高於世而不必聞，行過於人而不自足；養之者純也。」又云：「謝軒豈樂爲高尚之士乎？行乎其素而已。廉潔無求之節，微斯人其誰？」蓋其詞贊而事核者矣。謝軒，吾無得而間言。

尚書黃文演，廉介寡合，敝牀疏席，糲飯菜羹。在吏部日，有外官新轉，餽絹數匹，不受，其人再三勸之，黃大怒，令人斥去。常霖雨，厨饔不繼，從參知尊室帛貸粗米，帛送白米數升，黃曰：「本貸粗糲，今乃與此！我家從何得些米好還他？」遂卻之，竟從他人貸粗米。

平定延撫黎元忠，質直端厚，有古人風，與人交，見其過失，必規諫之，其人稍回護即面斥其非，不少匿怨，人亦不怒。周人之急，隨在致力。

愚爲新平知府日，黎方協理嘉定城户曹。遇鄉試，有一考官自北來，所帶從僕五人，至嘉定皆病。考官入場，留其僕在黎所，湯藥將養，其三人得愈，二人病甚，沉昏下痢。黎夜與一童，親自舉扶，爲更衣席，手灌湯粥。愚謂曰：「君不乏使？」黎曰：「我憐彼則自爲之，他人何預痛癢？縱勉強從我使，亦

苟且耳。」其不遺微賤如此。愚作黎墓志，中亦述其事，令其子知之。

黎嘗布政廣義，後在平順，以事被徵，月餘，愚道過廣義，吏民往往寄問，皆爲垂淚云。

潘伯達壬午科進士。廉介儉素，身爲卿士，又莅南定財賦之地，以刑部尚書調南定總督。而舍内蕭然，妻子不免饑寒。然疾惡太甚，頗涉刻核，不喜人款曲，卒以此誤。坐革。李若谷戒門人以清、勤、和、緩，能兼此四者，難矣哉！

逆儂既據藩安城，有阮成文者，自云乂安人，自少流落南圻，徑至蔡公朝所。公朝此次已降賊。公朝初未相識也，以儒生延之坐。語次，以義哨責，公朝愧謝，遂相定謀。文往定祥招集義勇，助朝反止。朝最是勇力人。戰，爲逆儂所敗，退至新繍江，僞黨歲截其後路。文以計賺歲，手刃殺之，賊黨潰，朝乃得免。後爲該隊，棄官去。

杜廷五有孝行，母病篤，寢食俱廢，病稍減，喜樂於色。居母喪廬墓之年，惟食蔬菜。喪畢，乃復。勇力過人，性頗磊落。家貧，後遂耐饑，亦善食。嘗赴京過瀰淪逆旅，令店主備十人之餐，食之盡。復行六七日，至京乃食。後中武舉，授該隊。

【校勘記】

〔一〕「及爲乂安督同」，「督」原作「都」，據文意改。

〔二〕「鼎鑊飴甘一死歸」，原文「鑊」下衍一「銘」字，據文意删。

〔三〕「但半餐即裹急走圂」，「圂」原作「圂」，據文意改。

〔四〕「地黄加菊花枸杞丸」，「枸」原作「拘」，據文意改。

〔五〕「僞惠陷昇龍」，「龍」原作「隆」，據文意改。

〔六〕「原名世峻」，「名」字原脱，據文意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１６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３７３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１２
ＳＳ号＝１２７７４２０５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５８０８９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
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０７６５８０８９＆ｄ＝ＣＤ８Ｂ２０４９７Ｆ１００２８４８Ａ２７Ｄ
１Ｅ８０ＡＥＡＣＣ５Ａ＆ｆｅｎｌｅｉ＝０９０４＆ｓｗ＝％Ｄ４％ＢＤ％Ｃ４％ＣＦ％ＢＡ％
ＢＡ％ＣＥ％Ｃ４％Ｄ０％Ａ１％ＣＢ％Ｂ５％ＢＣ％ＡＦ％Ｂ３％Ｃ９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